



# 野原的饒豐

行印社版出強自著蕪艾

# 野原的饒豐

一 九 四 六

自強出版社印行

# 豐饒的原野

著作者 艾 蕪

發行者 自強出版社

重慶臨江順城街二十二號

總經售 讀書出版社

北平·上海·重慶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元月初版(滬)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四月貳版(平)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大門外的原野，籠着薄霧，平平的，攤在天底下，潮溼而且帶着渴睡。遠處車房，草屋，竹林子的陰影。東一下，西一下，散綴起，迷迷濛濛地，彷彿沉在夢中。通過田野的溝渠，兩旁排有矮小榛木樹的，繞着院牆的南邊，一路微語着，低吟着，好像耐不住黎明的清冷和寂寞似的。東邊天空，接近地平線的地方，已經亮了，現出微紫與嫩黃；高一點，則呈鴨蛋殼的綠色；再上去，便全是半暗半盞的了，只有一些蒼白的星子，在雲着迷淒的眼睛。

大門前面的空地，這是用木樅花籬，全胡豆田菜田隔開的，拴有一條褐色大騾子，趙長生，那個癩癩頭，終年包帕子的傢伙，便從後面鞭着它，逼它不息地跑圈圈，整個冬天以來，和初春的早上，農人就是這麼着，訓練騾子的腿勁。——好準備夏季時候，用來車水灌田，因為到五六月，河水都乾了，大家須用牲畜的力量，去向各自的泉塘里取水的。

騾子渾身流着汗，一面跳，一面鼻子裏度度地噴氣。左右前後，飛濺起沙粒和泥土。

趙長生很有勁：揚着鞭子，時而跳在這邊，時而跳在那邊；尖下巴，小眼睛的臉子，陣陣地發着紅熱。

旁邊劉老九，裸着一隻棕色粗臂膀，現出犁田那樣的緊張神情，替龐大的水牛，籠着頸上和腋下的長毛。不時皺緊濃黑的眉頭，張大鼻孔，將籠上的蟻蚤，用指甲刮進烘籠裏去。接着烘籠裏便響了別別爆爆的低音；燒焦發臭的氣味，也就一股股地放散出來。

黑色水牛嚼着肚裏冒出的草。輕徐地搖着尾巴，但一窺到發熱處，便立刻挾尾後腿去。身上的皮子，也驀地打起顫來。眼睛却在身陡毛下，一開一合地。劉老九看見這樣子，覺得像是得了報酬樣，就翹起兩片嘴唇，愛撫小孩那塵地罵道：

「你倒安逸囉。」

一面拿拳頭的背面，揉一揉鼻子，這是給什麼東西弄癢，就要這麼做的。

紫紅的太陽，橘子柑一般，從東西地平線慢慢爬起。罩着平野的薄霧，便蘸着微光，轉成乳白色。一直淡下去，逐漸消散。圍着竹樹的各個院子，露着炊烟縷縷的草屋頂，就由近而遠地，漸次分明起來。蒼白的星，隱沒了，天空轉成青白的顏色。

邵安娃挑完了吃水，蹲在門前石獅子旁邊息氣，並想晒晒太陽。一面摸出皮烟盒子，慢條斯理地裏烟捲。臉上老顯得木然呆笨，彷彿從沒歡喜，也不發氣似的。

汪二爺披着馬褂走了出來，抹着黃油樣的臉上，給初出的太陽一照，便發出紅光。邊扣衣鈕，邊大聲嚷道：

「呵，好太陽！……今天要晒糧食，大家都到燒房去挑吧。」

黑緞面子已經發黃的馬褂，邊帶上露出髒污的羊毛，就在他那扣鈕子的胖手上，翻動着。藍布長棉袍。到去年冬天新做過，但左邊袖口上，却有一大片油漬。

趙長牛掠了一眼，不理他，只向牲口大聲威嚇，罵出各樣不好聽的話語；表示他做事的緊張和熱心。

劉老九却停住了手，冷冷地回答，但眼睛還是望籠子，並不抬起頭來。

「挑？燒房裏的人做啥？……今天要淘堰哪。」

汪二爺有些惱怒，但要責備他一下，又覺得道理似乎並不在自己這邊，只好伸起手指，朝頭髮裏戳着——紅結子，油膩烏光的緞瓜皮帽，便隨手偏在一邊了——然後這麼說道：

「淘堰……這樣早就去麼？」

聲音雖是嚴厲得很，但也不一定強迫他們。隨即將扣好鈕子的手，向身邊的邵安娃一伸。

「你去！你去！」

邵安娃不答允，也不反對，就把剛裝在烟袋上的烟捲摘下，慢慢放進皮烟盒子，然後探索似的塞進懷裏去，好像對於衣袋的位置，還不大熟悉樣。一壁緩緩站了起來。

「快一點，快一點！你就像隻身不遂的老人樣！」

汪二爺對於這人的叱責，總是搞慣了的，一下就溜出口來，但這一次，却是有意藉此要給劉老九他們一點點顏色。

趙長生這時停息着了，一面摸摸頭上纏的那條黃不黃白不白的帕子，看他那不體面的癩痢頭，是不是又乘其不備，出去丟醜了，（這是由於長久的小心，造成的習慣，）一面對汪二爺那邊，討好地喊道：

「等一下，我就來挑！」

回頭向那緩走下來的騾子，大聲地叱罵：

「狗頭，狡猾的賊，你是少不得一根鞭子的。」

騾子聽得鞭子響，把雙耳往後一倒，就趕緊朝前竄去了。

趙長生接着小聲咕嚕道：

「媽的，我才替你挑，燒房那些東西，在做啥？」

太陽已由紫紅，變成耀眼的金黃了。木樨花籬側那幾株馬桑，在沒葉的枝上還纏有蛾  
帽豆的枯藤的，就像水墨畫一樣，在微微潤濕的地上，繪着瘦長的陰影。越過籬柵那邊的  
一片田野，綠海似的龍鬚菜，麥苗，和胡豆（註一）以及快要開花的江西苕和油菜，都  
帶着朝露的光點，和淡淡的光霧，織成了春天大地的綺麗。院子上頭的天空，繞飛起了一  
羣鴿子，響着哨子的聲音。

劉老九刮着篋子上的垢膩和牛毛，斜起眼睛一看，汪二爺邵安娃已走進去了，就嘲弄  
趙長生道：

註一 胡豆即蠶豆，江西苕即紫雲英，油菜即芸苔，以上均依土名稱呼。



「我看你到該吃一鞭子……它狡猾，哪及得着你！」

趙長生刷了騾子一鞭，彷彿誇耀自己的聰明似的，向劉老九笑着罵道：

「你比它——指牛——還蠢，我說的。……你比它不蠢，你就不會在這兒替它篋蟲子了。」

「

劉老九剛彎下身子，便又馬上伸起腰桿，扭過頭來，將下巴朝前一遞，就拿拳頭的背面，擦一擦眼睛，譏笑道：

「咳，我到要看看，你發迹了麼？……吓，還不是在這裏經圍——註二——騾子！」

趙長生將手裏的鞭子一揚，笑扯扯地說道：

「老弟，我可早用的這個哪。」

顯顯威風似的，順手又給騾子一鞭，騾子加快跑，了起來一蹶不平地噴着粗重的鼻息。

靜靜站着的水牛，突然迅速地搖尾巴，耳朵一擡一擡地，眼睛翻呢哞哞抖了起來，現

出不安的樣子

註二 經圍，伺候之意。

「你這東西！」

劉老九。它一巴掌，一面抬起頭看：那邊菜田埂上，張家小麻皮（他每天早上都要走過這裏，對於汪家院子裏面那株是角樹上的鴉鵲窩落，看了一會，才能回聲，因為他老是喜歡爬樹子，偷雀鳥的蛋的。）正牽一條牯牛。註三。走着，那牯牛也在唧唧爾唧唧地回答過來，更罵道：

「媽的，你又在招呼你的野老公了。……你這偷漢子的傢伙！」

「怎麼不偷？跟你這蠢東西，有啥味？」

趙先生嗤笑起來，一邊把鞭子掙在臂下，一邊取出烟盒子來裝烟。

「滾你的！」

劉老九罵了一句，隨即向晴朗的田野望了一下，自言自語道：

「不早了，去收拾冤兜。註四。吧！」

註三。牯牛，公牛。

註四。冤兜，形類畚箕，竹篾編的，中繫硬竹圈，可以挑。有耳絆，可以提。

說着，就把髒手朝牛背上擦了幾擦，提着烘籠（註五）走了進去，一會便拿一把乾香的稻草出來。水牛看見食料，便不同那邊的牯牛招呼，連忙張開嘴，平豎起尾巴搶上前去。

劉老九翹起兩片厚嘴唇，像母親責備頑皮孩子那麼似的罵着：

「還是要吃喃，他看你就……」

一面把赤裸的粗臂膀，扯扯絆絆地，穿進袖子去。纏在頭上的藍布帕子這時鬆散了，就暫時讓它落在肩上。

趙長生從腰帶上摘下烟袋來，裝上烟，一壁嘲弄道：

「告訴你，不是要你的草，它怕你打爛醋罐子哪。」

「滾，不要儘放屁了。」

劉老九將藍布帕子重新纏好，見趙長生在叭烟，自己本不想吸的，也禁不住摸出他的烟盒子。

註五 烘籠，硬竹篾編的，中盛瓦鉢，可以裝火屑，農民冬季，卽以之禦寒。

這時圍牆上作巢的土蜂子，都鑽出來了，在暖日和的陽光裏面，順着麻臉似的牆邊，嗡嗡地叫，亂飛着。大門瓦簷上的家麻雀，吱吱啾啾地，一會兒嘈嘈嘈落空地，一會兒又嘈嘈飛上牆頭，顯出極端歡喜的樣子。

挨近菜園那邊空田裏，擺着許多條竹篾編的晒墊。邵安娃和燒房裏的兩個助手（他倆都圍有白布圍腰，穿着黑布鞋子）一家一担玉米包子，從大門側邊的角門挑了出去，就倒在晒墊上面。晒墊邊上幾隻啄着的雜色母雞，看見人來了，便連忙跑開，站在遠處，偏着頸子，現出偷瞧和驚訝的神氣。等到人都担着空籬筐進去了，就又呢呢地叫着。跑了回來，用嘴尖急急忙忙地啄取，有的哧噔着了，便伸長頸子，一邊聳動着，一邊發出嘶聲。另一隻紫冠紅羽的鷄公，却並不啄啥，只是站在鷄母的後邊，拖下一邊的翅子，像流氓似的胡調着。鷄母惹生氣了，總是回過頭來，啄它一嘴，再行吃它們的食物。

燒房裏的兩個助手，已經挑出四次了，邵安娃才三回，他就是這麼一個人，老是慢怠慢怠的。可也怪不得他，爹媽把他製造得太馬虎了：腰身長，足幹短，人家三兩步就可走完的路，他總要搖擺它四五下。但他不躲懶，事情也做得多。那兩個助手只担大半籬筐，

他却挑得滿滿的。

趙長生看見他走過，摘下烟袋，吐一口痰，笑他道：

「啓，這樣賣氣力做啥？」

他就把多肉的有點蠢氣的黑臉，從扁担上車過來，舌頭弩在嘴唇上，獃笑道：

「挑少了，只壓着肩膀。」

「傻瓜！」

趙長生輕蔑地罵了一聲，剛要把煙袋啣在嘴上，突然角門那邊送來了談話的聲音，這是汪二爺同烤酒匠人走出來了，便趕忙把煙捲捏熄，挾在耳朵上面，煙袋則胡亂地插在腰帶裏，一壁朝大門走去。

劉老九拿一鋤頭，扁擔，跳板，以及窰兜一類的東西，正走了出來，後面尾着兩隻一黃一黑的狗，跳跳躍躍，他嘴上翹着短短的煙袋，並不取下，只用舌頭一攪，移在左邊嘴角，與趙長生道：

「走，走，你喊聲邵安娃。」

一面便將扁擔，鋤頭，冤兜丟在地上。趙長生却不去拿，只回轉身子，向角門那邊望去。汪二爺一壁同那香白圍腰的烤酒匠人談話，他們正嘆氣着目前酒的跌價和酒稅的增加。一壁朝他望劉老九，劉老九，他就伸手搔搔耳朵背後，提高嗓子，猶豫地說道：

「唔，我打算去帶他們挑一挑哪。」

劉老九看一看汪二爺也大聲地回答道：

「你看一看太陽，……壞長家的人，都不先去麼？……我們還該去放乾堰水哪。」

趙長生一面望着汪二爺，一面回答道：

「還早，還早，去挑糧食吧。……公衆的事，那忙啥子！」

雖是這麼說着，自己却並不去做，只將忽忽落下地的烟捲，檢了起來，重新挾在耳朵背後。

在汪二爺看來，趙長生的話，是剛剛合着了心意，但這麼當面說穿了，却是不行的。因為無論那一個都要顧到面子，何況一向愛做公益事的汪二爺呢，便將惱怒劉老九的心情

，直對趙長生發洩了。

「公衆的事不忙，還忙啥人的？這真是……邵安娃，放着，你同他們去！」

趙長生本是討好的，但結果却挨了罵，便不好意思地紅漲着臉，一面粗暴地鬆鬆布腰帶，另行拴過：將衣衫的吊擺，胡亂地紮在腰上，烟袋掉落下地，也沒看見了。

汪二爺雖是那麼說，但眼睛還只朝劉老九輪了兩輪，馬起臉說道：

「一天到晚，就看着那根屎烟袋桿子，吃嗎，要有時候嘛，」……

劉老九還時才把烟袋桿子一摘，連頸上的青筋也漲了起來，憤憤地說道：

「你問問他，……他一大清早起來，還沒吃一袋呀。」

一面將拿着的烟袋，朝趙長生指了一下，隨即湊在嘴上，做出不怕什麼的樣子，一面就把自己該拿的一袋東西，拿着便走他的。

趙長生和邵安娃就將剩下的扁擔，窰兜，鋤頭和一條跳板，分拿着，尾上前去。兩條狗，原是跑到木樁花籬下，尖起鼻子，東嗅西嗅的，回頭來，一見他們走了，便跳着，追趕着，跟着跑去。

野草鋪着的村路，是沿着院牆南邊的溝渠的，正給棲木樹的枝影，和晨光一道兒，繪上了木炭色的素描。在溝邊，漾動着草葉苔衣的流水，則發出一股股清新涼潤的氣味。三個人向西邊走着，頭上，背上，不時粘着樹上滴下來的朝露。

劉老九昂着頭，跨着大步，嘴角上翹起烟管，一面走，一面回天空吐出青色的烟圈，彷彿晴朗的天野，都是爲了他，才展開似的。

趙長生一路罵着春圓子（汪二爺的綽號）凡是一個下流中國人愛罵的醜話，他都一一使用到了。起初一陣，到全爲了出氣，隔一會，便成了興趣：娛樂旁人和自己了。

馮三娃落在後頭，對於那兩隻忽然跑起來，忽然停止着的狗，不住撮起嘴唇打招呼。他就這麼愛同狗玩，一口狗正一塊兒，便活潑了，不像對人那麼拘束，那麼呆板。因爲他覺得狗對他很親熱，聽話。不像人似的，忽而這樣，忽而又那樣了，一天以內，就有幾種臉色。往常吃完飯的時候，他總愛把碗里剩下的飯粒，捏成了小糰子，對黃色的來寶，



照眼睛晃一晃，喊道：

「饅東西，打個滾！」

接着又向黑色的招財叫道：

「小乖乖，你也來一個！」

然後把飯餛子，丟給它們，作爲犒賞。狗呢，一見了他，便十分高興，不住地搖尾巴，尤其是招財，最愛伸長油光水滑的腰部，在他脚桿上擦溜，現出極嫵媚的神氣。出門的時候，喜歡隨着他，做他的伴侶。

趙長生見劉老九半天都沒有添言搭趣，就更想出些動人的花樣來了。

「你看，春回子會是我的對手麼？配！只消照屁股一足，管叫他稀屎流一褲子。」

在往天，劉老九對這樣的話，許是要笑起來，現在却只拉嘴角，鄙夷道：

「顛鈴子，我聽見你說過一百回了……叫喊的麻雀，沒四兩肉的，真是！」

「不要量識人，你敢打賭麼？你敢？」

趙長生漲紅了臉，趕前走了幾步。

「打賭？呸！」劉老九並沒有回過頭來，只取出烟袋，朝靜靜流着的水上，吐一口痰，輕蔑地說道：「你做得出來，我手裡心煎魚給你吃！」接着仍舊把烟袋啣在嘴上，叭了起來。

趙長生更加生氣了。剛好這時那隻又胖又笨的黃毛子來寶，溜到他足邊，他就趁勢，猛踢一下，痛得來寶格朗朗格朗地嚎叫。

劉老九把挑在肩頭上的東西一移，偏回頭來，冷冷地嘲道：

「嚇，沒吃油大麼？」註六 它不是春圓子哪。」

「媽的，你不要看不起人！只是招糧子。」註七 我就去。那時候，你看，多少人都要吃飽兜子的。」

趙長生堵起嘴巴，重重地踏着足步。

劉老九覺得已經氣着他了，就高興地挺一挺眉毛，兜他玩笑道：

註六 沒吃油大，係指眼睛花的意。因一般鄉下人說是要眼睛明亮須吃油葷。

註七 糧子，指兵。

「總不會有我吧？」

「不會？到那時候，你就看見了，第一個遭打的該是哪個？」

「那好極了！劉老九邊走邊吐了一口烟圈，仰起頭，笑開了。走了一陣，才又說道：

「等你摸槍的時候，我還在這里嗎？那你去找鬼！」

趙長生是容易生氣也容易化氣的，聽見這話，到反而高興起來。

「你也有這個意思嗎？我到以為你要老鴉等死狗呢！……對，我們大家都去，連邵

安娃！這碗……有啥吃頭？他娘的！」

回頭又向邵安娃道：

「邵安娃你也去，我勸你。」

等到說出這一句話，才看見邵安娃離得老遠的，便又加大了聲音，喊了出去。

邵安娃却連沒有聽見，正一面走，一面向跛着一隻足的來寶，咕咕嚕嚕地抱怨：

「你不聽話，你亂跑，媽的！看嘛，腸子踢出來了，我才不愛管的……停一停，你

儘跑，媽的，讓我看，到底踢着哪里；蠢東西，你該學學招財。……招財，你乖的！」

「蠢東西，你娘的，你在唸啥葫蘆經？我說，你肯吃糧嗎？那是三塊錢一個月的差事哪。」

等到趙長生這麼罵了之後，邵安娃才遲遲疑疑地問道：

「吃糧？那不要……要打仗麼？」

接着搖一搖頭

「你簡直是一條驢子，一條生就的驢子！」

趙長生邊罵邊吐了一口痰。

邵安娃料不到會來這麼兜頭一罵，身子顫了一下，挑的冤兜，竟然滑落一隻，便紅着臉去檢他的，沒有答話，只心里腦怒地想着：

「你這人真不好，無憑白故踢狗，還沒頭沒腦罵人。」

然而，這只是藏在心里吧了，臉上並不怎樣表露出來。他對於別人的罵，一向就是用沉默和隱忍來回答的。

劉老九將快要燒完的烟斗子留戀地扒着，直到發出滋滋的聲響之後，才取出嘴來，向

肩頭的扁擔，扣去烟灰，插在腰帶上。聽見趙長生那陣放肆，亂罵人，就放緩了足步，回過頭來罵道：

「不要太高興了，拿鏡子照照你自家吧，兵要像個兵哪。」

趙長生立刻冒火了，臉青着，忿忿地說道：

「媽的，棒老二（註八）不是人做的？」

劉老九只張大了眼睛，回頭來看他一眼，便加快足走他的。

趙長生立刻覺出這話不宜這麼亂說，便掉頭望望周圍，近處大路邊上，陳家么那里，那個叫做息一會兒再來的老板娘，正在屋後的簷下，忙忙架着一竿要晒的衣裳。遠處，院牆側，田埂上，則活動着黃牛水牛和人的影子。

春天的村野，已經全然醒來了。

但這裏話一停止，却是靜靜悄悄的，只是路邊小溝的流水，在潺潺着。

再走一會兒，小溝便連接着一條橫起的大溝。那是較小溝地位處得高些，且容納着多

量得水。原來除一條發源於烏木沱的正流而外，還另加一條來自遠處申家堰的（這是申家堰的支流，正流的水多了，才放到這里來的。）大溝和小溝的相通處，是一條石板砌成的窄狹陰洞，而洞上面便是橫臥着鄉村的大路，聯繫着遠近幾個鎮市的交通。現在沿着這條車轍很深的大路上，已有人挑着米和雜糧去趕街去了。同時，溪溝灣處，樹叢遮蔽的那邊，且慢慢響來了運貨手車的吱吱嘎嘎的聲音。

陳家店么子，賣茶賣酒和賣一些零星雜物的，也正挨近在這里。老板已經五十了，頭頂盤着小辮子，終天嘴角上，吊着短烟袋，悠閒地坐在櫃台里面，無論你買什麼，只用鼻子「你」一聲，總不大講話的。老板娘比起來，却年青，只三十來歲，粗皮大臉，翹嘴巴，個愛說愛笑的傢伙。但很能做事，店里一切全由她招呼。兩隻纏過却又放了足，鈎子刀似的，常常不住地撈進撈出。遠近來來往往的人都知道她，一提起，便笑起來了，「嚇，那們息一會再來麼。」現在老板娘晒衣衫看見劉老九他們，都拿着冤兜跳板一類的東西走來，知道這一年淘賬開始，她店里的生意，又有好幾天熱鬧了，因為淘賬照例都是從她的店門口起，一直淘到烏木沱去的，她一面把帶有菩提子（註九）氣味的濕手，朝藍布

圍腰上揩着，一面將足朝前拐了幾拐，笑嬉嬉地打招呼。

劉老九一面走進店子去，把跳板窰兜之類，放在茶桌子側邊，一面仍舊拿起鋤頭，

應說道：「費老板娘的心，東西請照顧一下。」

老板娘也跟着走進店里，把夜來放在桌子上的——一條板凳，順手取了下來，一面回頭望望屋角泥爐上的那隻瓦壺——水汽到還沒有冒出，但藍色的煤烟，却正從壺底下鑽了起來

，說道：

「忙啥子？吃杯茶嘛。水就要開了。」

「老板娘，不要客氣吧，息一會兒，再來。」

趙長生剛走進來，一面放上肩上的東西，一面眨着刁滑的眼睛，就這麼搭嘴。

「挨刀的，大清早晨，看我咒你！」

老板娘將屁股一歪，便轉身過去，抓着一張稀薄的帕子，直對着板凳桌子，一陣用力

註九 善提子，鄉下人用其外殼洗衣，效果等於肥皂。

地擦着。

「你才是，人家老實話囉。」

趙長生將鋤頭往肩上一放，眼睛飛一溜櫃台里面，便一邊笑着，一面尾着劉老九

了。

最後邵安娃來放冤兜的時候，老板娘看見他並不招呼，只是帶饜地一笑，便將她那已經渴起的嘴唇，更加翹高起來，打頑地罵道：

「放開些，你這畜家子。一年到頭，酒也不吃，茶也不吃的東西。喂。髒子，你聽着沒有？我說的，出錢才准放。……我問你，你的工錢哪里去了？是不是你那老虎婆娘

給你埋個一乾二淨？」

邵安娃憂鬱地一點頭，臉上還帶着幾分羞媿的神色。

「沒出息的東西，……我不可憐你。」

老板娘將拿帕子的手掣了一下，就又埋頭去擦桌子去了。

邵安娃拿着鋤頭出門一望，看見招財和來寶，已跑到沿申家堰溝那邊的路上去了，正



對着一條挾尾巴的灰狗，前前後後地嗅着，便撮起嘴唇喚了一聲。但那邊沒有答允，也不轉來，便邊走邊罵道：

「這兩個不聽話的東西！」

向烏木沱那面的溪溝走去。兩岸夾植着高大的棲木，楊柳，麻柳，以及枝條茂密的耕格蚤樹，挨近水的地方，還長着青色的菖蒲和打破碗花。水很深，顏色也清亮，表面只是悠悠地動着。底面却現出樹枝的倒影，更下去，就反映着明靜的天空。泥沙，苔衣，水藻之類，倒反而看不見了。

大溝左近一帶，以及伸到烏木沱那邊的，全是一望青青的易老喜的田野。那灌申家堰的水，和野豬堰這一帶人家只在保甲區域的劃分上，全屬一個團局吧了，別的聯不起什麼關係。但野豬堰大溝兩岸的土地和樹木，却又易老喜的。他這時就提着檢豬糞的冤兜，在田埂上走，一面尋覓沿路的狗屎，一面用眼睛在溜這面走着的三個人。他老是這麼樣的，遠遠的就打量你，盤算一通。等你要走攏身邊了，他却順下眼睛去，彷彿不會看見一樣。就是同他對面談話時，他也不多看你的。只在緊要的關頭，始望你一下，但這一瞥的眼光，是含着多種多樣的意思：比如明明先前聽見他答允了，現在才覺出那是有點靠

不住的。其實，他答允過的話，到並不翻悔，只不過他那眼睛，老是使人感到疑慮，驚惶，或者迷眩罷了。

「媽的，你在打量誰？老子又不偷你的姐兒妹子！」。

趙長生看見易老喜在遠遠地一路偷望他們，便這麼低聲地罵着。

劉老九掉過頭來看他一眼罵道：

「你罵那個？：闖着鬼了，一大清早，就聽見你在咕咕嚕嚕的。」

「全你沒相干，我罵他！」

趙長生用嘴巴朝易老喜那面一遞。

「你簡直沒球事了！：：：去洗二煤炭嘛。」

劉老九見他這麼無事生非，罵了一聲，便仍舊朝前走他的。

趙長生却將肩上的鋤頭一移，滿有道理似的回答道：

「我討厭他，一看見就生氣！：：：那對耗子眼睛呵！」

大溝的右邊，是一些漸漸低下去的沙地，夏秋時候滿鋪着黃豆苗和花生籐子的，現

在却空了起來，殘留着剛剛扯後的白蘿蔔和紅蘿蔔的敗葉。沙地盡頭，却是一條通過平野的大河，除了七八月間，遠處山洪暴發，平河兩岸，全是滔滔奔流泛濫而外，平常日子，就全是乾的，河底裸出陽光照白的泥土和石頭。有些地方，且縱橫着芭茅叢生的小溝，和林木茂密的小堤。竟將沿河的景色，弄得十分荒野，若在黃昏和夜里，還會使過路人害怕哩。

在大溝逼近河身的地方，有條一兩丈長的缺口，一年到頭，都用竹編的籠兜，（註十）裝起石頭，面上泥塊，來堵塞着的，只在春天淘堰的時候，才把它挖開，讓水全行瀉了出去，直到溝低淤澱的泥沙雜物，全部疏浚之後，始重行換上新的籠兜。

劉老九走到這裏，把鋤頭順在身邊，一面摸出煙盒子來，裹着煙捲，一面用眼搜尋籠兜破爛漏水的地方，因為從那裏下手，是要比較容易些。

趙長生却没有拿烟來裹，也不注意他目前就要開始的工作，只朝附近沙地一間草屋望去，那是後面擁有竹林。前面鋪有青色菜地的。他每次來到這裏看水。看籠兜塞着的缺口，如有走水，便要挖泥巴去敷緊。都要尋找機會，全那屋里的女主人說幾句笑話。女人的

綽號叫做「鋸子」。雖沒有志一會兒再來那裏有名，但這四鄉的人，却大都知道。她嫁過兩三個鋸木匠，都是嫁一個，死一個，所以人家說她就像鋸子一樣，將每個丈夫如同鋸木頭那啣鏽了的。因此便承襲了鋸子的聲名。現在他就正蹲在菜地里，替快要抽苔的蒜苗，拔着雜草。四歲大的一個女孩，臉像滾屎鴨蛋，流着兩條清鼻涕的，則在門前灰堆旁邊，弄着瓦片和石頭。

劉老九唧着烟袋，將褲腳紮起，爬下堤埂，跳到籠兜上去就是一鋤，隨即鬆了手，白手掌心吐點唾沫，然後再動手挖。挖了好幾下，已將面上的泥巴挖去，露出了籠兜和石頭，却還不見趙長生下來帮忙，便喊道：

「死人，你在幹啥？」

「忙個啥？趙長生懶懶地這麼回問着，同時向那慢慢走來的邵安娃喝道：

「走快一點，膠粘有路哪。」隨即把頭上的布帕子摸了一下，就走向蒜苗地那邊去，蹣跚地，站立在那女人的背後一會兒，才忽然大聲，喊道：

註十 籠兜，粗竹篾編的，中裝大石塊用來作提。

「喂，客來了，都不招呼一聲麼？」

「呵，龜兒子，你把我嚇得一大跳，」女人把帶笑的胖臉蛋，掉轉過來，眯起小眼睛，看了一下，接着正起臉孔問道：「今天要做啥？」

「做啥，淘糶哪？」趙長生眉毛挺了兩挺，現着很神氣的樣子，一面也就蹲了下去，順手摸摸那些圓大的蒜苗，毫不勉強地說道：「呵，盡都懷胎了喃。」鏟子有點臉紅，做出生氣的樣子，問道：

「你在嚼啥子蛆？」

「呵！你真多心，我在說它們肚子大了，快要冒蒜苔了哪。」

趙長生笑著，一面兒戲地，把蒜苗的一匹青葉子，從頭到葉尖，用兩根指頭埋了起來。

「滾開，滾開，去做你正經事吧，不要在這里德兒當的。」

女人將手一揚，就埋着頭，只趕忙忙地扯草。

「我來有正經事的哪。」趙長生立刻一本正經地說，「那邊籠兜不開，你肯不肯？我

要問你借件傢司！」

「不行，你要借我的斧頭麼，那會砍着石頭的。」

「哪個要你的斧頭？我是要借那個：……。」

「啥子東西？你嘴里聊着狗屎啦！」

「我想把那籠兜鋸一鋸。就爭一把鋸子。」

「你在胡說八道。你看見誰拿過鋸子鋸籠兜。」

「嚇，你簡直好記性，我就用過哪。」

「呸，你這要死的！」鋸子一下子明白了，立刻滿臉靠紅，抓着泥塊朝趙長生打去。

趙長生嚇嚇地歡笑起來，擺動着頭，躲避着。

「嗨，狗東西，你才安穩喃？」

劉老九從淺草的堤邊，露出包藍布帕子的頭，大聲抱怨。

趙長生立起身來，得意而高興地回答道：

「就來，就來，借着鋸子就來！」

「扯，一天就是掏鷄婆打擺子，又撲又顛的。」

劉老九這麼罵了一句，就把頭縮下溝坎。

趙長生走了回來，看見易老喜在溝那邊立着，正將伸回田間的一條插蠟樹枝子弄斷，一面又在偷偷地打量他，他就照平常的例子，做出笑臉招呼道：

「請早，易大爺！」

以前易大爺對這樣的招呼，定規也要來個「請早」的。此刻，却只是沉着臉，現着很忙的樣子，鼻里哼了兩聲，算作回答，就立即叫着狗糞冤兜走了。

趙長生見他隱藏在樅木樹和芭茅的那邊了。才對着溝里吐了大口痰，罵道：

「狗坐冤兜，不受人抬的傢伙！」

靜悠悠的水面，便立刻動了一大圈的波紋。

劉老九息着手，把鋤把子順在懷里，仰起頭說道：

「這是你自討沒趣！我屢，要理他，就不要背後罵，要背後罵，就不要理他！」

接着，朝兩隻手板心里，吐一點口水，互相搓一搓之後，就又捏着鋤把子挖起來。



趙長生朝腰上摸摸，突然失聲叫道：

「呵呀，我的烟袋呢？」

急得在草地上，轉來轉去地找尋。隨即向溝坎下邊的邵安娃問道：

「你看見我的烟袋沒有？一定掉在路上的。……；；；；；聾子，你耳朵擱蚊子去了！」

邵安娃滿頭是汗，正吃力地挖，趙長生問的這個時候，剛好一鋤就挖池了，水立刻朝大河荷荷地奔去，石頭，泥塊，也發出了崩裂和滾走的聲音。沙灘兩邊密密長着的馬首褶，和淺淺立着的眉毛草，便給水淹着了，還有露在外面的，也浸滿了雪白的泡沫，遠些低窪地方的枯草，去年留下尚未給人割去的，爲水衝動。一起一伏，好像風在吹拂一般。招財和來寶，原是在乾河底追逐那些撲地飛走的野麻雀。給水和渣草，突地衝到足下，便趕緊跑上岸來。來寶害怕得挾緊了尾巴，返轉身去，汪汪地吠着。招財却向溝里的邵安娃，驚異地打量。似乎想從他嘴上看出一點究竟來。

劉老九爬上溝坎，拭着尼桿上的水珠子，一邊向邵安娃喊道：

「不要挖了！不要挖了！」

又立刻罵趙長生道：

「媽的，掉了就算了，還要找個啥？……快去借蝦芭（註十一）來，我們接魚哪！」

「算了，人家是下石嘴子哪！」

趙長生重新看看地面上，拿足踏踏周圍的青草。

「等一會再找，說不定是掉在屋里的。」劉老九就拿水濕的手來推。「快去向鋸子借借……唉，你看那不是一條大魚麼？」

大溝的水面，因為朝下奔馳的牽引，便大大激動了，平日安居水底的魚蝦，都驚得直朝水面上竄了起來，迅速地劃出許多細小的波紋。劉老九又高興又惜惜地說道：

「不接着，那多可惜呀！」

「媽的，昨天晚上，夢見檢銀子，拿在手裏才是狗糞，我就曉得今天一定要蝕財，媽的，果然打失了烟袋。」

趙長生無望地拍拍兩手，但眼睛一看大溝的水面。也馬上動心起來，就咕嚕地抱怨自

己，一面向鋸子那邊走去。但鋸子已經自家走來，一隻手拿着木椿索子，一隻手提着大蝦籠。因為必須獨立過活的日子，已把她練尖滑了，她懂得這蝦籠一放，溝里面定有油水可撈的。

這一回，趙長生却爭先下水去了。他叫邵安娃把蝦籠安放缺口上，自己就在蝦籠兩邊打上木椿，拴緊索子。這樣，蝦籠才不會給水沖走。

劉老九見趙長生那樣熱心，便坐在溝坎上息氣，靜靜地扒着烟，他兩隻棕黑的腿桿，長伸伸地擺在草堤上，就像橫放着的兩條小鐵柱一般。

鋸子看了一下，心里暗自納罕道：

「好結實的傢伙呀！」

這時候她的女孩却突然在菜地那邊哭起來了，原來這小人也要看熱鬧，剛走在半路，就給招財和來寶，歡迎過去，且拿瓜子朝她身上亂噴，便把她嚇得一屁股倒坐下去。

鋸子回頭，一眼看見了，便「呵呀」地叫了一聲，接着罵道：

註十一 蝦籠，鋸竹篾編的，各處虛著縫隙，水可通過，魚却被裝着。

「這是哪來的野狗哪！」

一面拿石頭拋打，一面急急趕了過去。

劉老九便取下烟袋，大聲說道：

「不要緊！不要緊！……不會咬人的！」

隨即撮起嘴唇來喚狗。

鋤子扶起小孩，一面抬着頭，半嘆半笑地回答道：

「你這說風涼話的傢伙，……把人都要嚇死，還說不要緊……」

劉老九從來不曾同他說過笑的，便不禁臉紅起來，低聲罵道：

「這野婆娘！」

跟着，就把烟袋湊上嘴巴，這時，趙長生已經爬上溝坎來了，便向劉老九開玩笑，故

意大聲問道：

「你叫她啥？……哈哈，叫得對！叫得對！」

鋤子抱着小孩，提着木桶走來，對趙長生罵道：

「啥子叫得對？……你吃笑婆子的尿了！」

「你還不曉得嗎？他叫你野婆娘呀！」

趙長生見劉老九在向他表示眼睛，便一面笑着回答錫子，一面逃避似的跑開幾步。

劉老九紅着臉，捏着拳頭，嚇趙長生道：

「你再胡湊些！……看我不捶你這狗頭！」

錫子就對劉老九看了一下，假裝生氣那麼說道：

「我看你也是個不老實的傢伙！」

一面就脫去鞋子，下水拿蝦筍里面寒着的渣草，他原是丫頭出身的，自小就大着一隻足板，沒人替她包纏過。

趙長生怕劉老九真的生氣了，就向天空看看說道：

「不早了！我們轉去把！」

隨即做樣做樣地朝溝里吩咐道：

「你可要好好守着，不要亂跑！等會轉來，我們同你四股平分！」

「瞎說！四股平分！」鋸子伸起腰來，手里抓的一把敗草敗葉，水淋淋的，並不去去，「我一個人要花大半天的工夫哪！」

「那麼我們同你平半分吧？」

「就是平半分，我也則不過！你們做些啥？不過安一安蝦芭！」

鋸子把手里的渣草丟開，又彎下腰去摸。

趙長生不滿意地笑道：

「那活見鬼了，照這樣說。我們三個，簡直一根魚都不該得了！」

鋸子又抓起一把草葉，隨手丟去，望一下趙長生，又望一下劉老九，笑着說道：

「那又不是這樣說……我煎好，你們可以來吃一頓哪！只要你們帶罐清油來，我是可

請客的。」

鋸子一面說着，就一面爬上籠兜。

趙長生看一下鋸子，又看一下劉老九，便笑着說道：

「你看，魚沒有要着，到反要出脫一罐油了！媽的。同你這人真是打不得私交！」

隨即帶着同意的神情，向劉老九說道：

「也好，難道我們還分回去，送給春圓子麼？」

劉老九扣去了烟斗子上的烟灰，爬起身來，一面拿鋤頭，一面回答道：

「我說在先，油是你答允的。我只能帶張嘴巴來吃哪！」

跟着就把鋤放在肩上，只顧走他的。

鋤子已從籠兜爬上溝坎來了，就高興地接口道：

「對的，油是包在他身上了，你們兩位空身來就是！」

一面又挪揄趙長生道：

「聽清楚！沒帶罐油來，你有本事進門，就賭你能！」

趙長生一面拿鋤頭準備動身，一面做出似笑非笑的樣子，小聲說道：

「帶油？我還會給你帶件衣料子來呢！」

隨即大聲笑道：

「只可惜你不配呀！」

連忙跑開了。

「呸，不要臉的東西！」

鋸子罵了一句，便回去拿裝魚的木桶。

邵安娃累得滿頭是汗，坐在旁邊把烟葉慢慢裹着息氣，裹了好一陣，剛裹成一枝，却又見他們走了，便只得仍舊放進烟盒去。慢慢立起身，一面肩着鋤走，一面掉頭四望，找尋他的狗。但狗已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





老板娘本是王聽得有味的，突然聽到他說「死」，趕緊罵他一句，又連忙做出難解的神情，這是他家裏人失口說出不吉利話時，她便要這樣做的。

「那有啥要緊？」汪四麻子右手往外一揮，剛要繼續說下去，因見劉老九他們走來了，便又提起剛才說過的。「你們看，這樣的狗夾夾都有，爲了不肯添船錢，就情願自家走過江去，船伙子看見他們要淹過頂了，心裏不忍，便叫道：『算了，不要你添多，就添一個銅板吧！』那知道他還是不肯，情願丟掉老命，也不肯捨分文的。」

趙長生一向愛同他說笑，便一面放下肩上的鋤頭，一面用手揮他道：

「你又在衝殼子！沒事做！去轉一轉吧！」

「嚇嚇，衝殼子？」汪四麻子聲音立刻變成甜蜜蜜的。「我告訴你，這是我二爺前幾天親口講的？他還說，這傢伙去見閻王的時候，閻王就發他一頓脾氣，罵他這樣要錢不要命，只合又去下油鍋。那知他才一點也不怕。還向閻王說道：『稟大王，燒乾鍋炸我好了。……你猜，爲的啥？連閻王也奇怪起來，……他說，我想請你把買油的錢折給我哪……哈哈，你們看，狗到這步田地！』」

衆人笑起來了。汪四麻子就更加得意，伸長頸項，逼緊趙長生道：

「你敢說這是衝穀子（註十四）的嗎？」

趙長生素來嘴巴子是不讓他的，惟獨一同他談到汪二爺，就可不開腔了，這次也一樣，不同的，只是紅了臉。汪四麻子深懂他這種毛病，就故意在人前，說些話來虎住他。隨即望溝那邊的田野，看見易老喜在遠處溝邊走着。就向大家遞一下嘴巴，說道：

「我二爸還說過，那拉狗夾夾，說不定也會向閻王要油錢哩！」

衆人又笑起來。邵安娃帶着兩條狗，剛剛走到，他也和着大家莫明其妙地笑着。汪四麻子慣愛兜這老實人的，就作古正經地問他道：

「你在笑啥？」

邵安娃紅着臉，嗚喘起來：

「我：我：那：」

汪四麻子正高興得還要說一兩句的，却給老板娘拍一下手打斷道：

註十四 衝穀子，說謊。

「我猜對了！前一向，好幾天早上，汪二爺都打這里過，不去別處，一去就到那邊，（拿嘴巴向易老喜那邊田野遞一下。）轉來的時候，總是馬起臉，見人待理不理的。我猜那其中定有原故。現在聽你說來，十拿九穩——」

只要關於汪二爺的新聞，汪四麻子一聽見，就要挖根挖底問個究竟的。因此，便連忙掉轉身子來，對着她詫異地問道：

「啥子十拿九穩？這才怪了，他老人家的事情，哪樣不對我說？」

「那還不是銀子錢的事情！哪一樣瞞得過我們生意人的眼睛？」老板娘現出比一切人都要精靈的臉色，一面拿手搔一下手腕。

「我肯信，我二爺會向他狗夾夾借錢！」

汪四麻子越發莫明其妙了，可是說話的語氣，却更加來得有定見似的。

「那你越發不懂了，要我們生意人才明白！」老板娘，剛說到這里，聽見屋里老頭子在叫他吃飯，便回頭道：「就來！就來！」然後又向汪四麻子，「你懂嗎？啥子貨一銷得，就要趕緊大批買進來。你想你二爺，街上又是洋廣貨舖子，鄉下又是燒房，銀錢哪又會

不拉動一二？」

「這又不對了！」汪四麻子駁她一句之後，就向趙長生他們說道：「你們看，要是拉斷，我二爸人大面大的，何消他天天早上去勞神？我敢說，只消一會子工夫就講成了。」

「你好聰明囉！汪四哥！」老板娘已經朝後面走幾步了，又掉身轉來，「狗夾夾哪還不放賬呢？就是利錢高哪！我們借他一二十塊不打緊，拉他三千五千，那你——」話還沒說完，因見老頭子在發氣，罵她怎麼屁話那麼多，就趕緊走進去了。

劉老九自家去倒杯開水，坐在門檻上喝着，聽到這里，順便拍一下膝頭道：

「對了！難怪他這一向脾氣大——從來不罵人家吃烟的，今早晨！」

汪四麻子却看一下劉老九，大聲說道：

「她全是瞎猜的！……我想一定是替糧子籌款，前幾天不是說城里又來一批糧子嗎？」

趙長生坐在旁邊有意無意地聽，因為肚子餓，眼睛便不住朝東面眺望，這時燒房里的夥計已送早飯來了，他就趕緊起身去接，但聽到糧子的事情，便又停下問道：



的稻草棒之類，也在水面現了出來。溝底兩邊的水草苔衣，先前還隨流走的活水，輕輕拂動的，現已密密的攤在污泥上面，爲陽光一照，發出細小的泡沫。溝底中部曾經爲水冲成一條槽的，還沒有完全流盡，面上便現出水虫和蝦子劃出的波紋。

汪四麻子背剪着手，在溝邊上走走，時而把頭掉在這邊，時而掉在那邊打量，不久轉到陳家店子來，就向絡繹走來的淘蝦人，指一指溝邊道：

「你們看看吧！……我說溝身爲啥子一年年地窄呀，原來就到那里！」

溝坎在水深時，還看不出，水一流盡，便現出有人把它加厚，從上倒下泥土的痕跡來。因爲一般的溝坎，挨溝底的地方，年久月深，照例要給螃蟹掘洞，鮭魚作窩，現得空虛的。而現在却露出相反的情形！等衆人都往觀看的時候，汪四麻子就對易老喜那邊的院子，忿忿地說道：

「看嘛，這回我們得跟他算總賬的？」

老板娘掃起銅壺正對茶客們，沖了一通開水，聽見汪四麻子在那麼大聲地講話，就向劉老九他們努一努嘴小聲道：

「這個抱大足桿的傢伙！你簡直得罪不得他的汪二爸，說起風他就是雨了！」

趙長生連忙端起碗，一面吃飯一面跑出去看，向汪四麻子接嘴道：

「那算啥子賬！我們把泥巴還他好了，通給他倒在菜田里！」

沿溝一帶的油菜田，油綠綠的，通已發出又胖又長的菜苔，不幾天就要開花了。看起來，顯然比別人灌溉得勤快，肥料也下得多些！眾人由羨慕生妬嫉，便也說笑附和道：

「對的！對的！——通給他倒在菜田裏！」

趙長生進去挾菜時，劉老九已經吃完了，正端着一碗滾熱的茶要喝，就一面責備他說道：

「你在發癩了！……這對你有啥好處呢？」

趙長生急忙吞一口飯，不以為是地說道：

「我討厭那傢伙！……媽的，拿架子，對人理也不理地。」

其實他更生恨的地方，是小時候易老喜曾經打過他，不過他不好當眾說出來。

劉老九曾把茶碗放在桌上，將頭向前一遞，差不多像罵那麼地說道：



「拿架子有什麼緊？你不理他就是了。總不像春圓子一樣，把你罵得狗血淋頭的！」

趙長生紅漲着臉，沒說話，只連二趕三地，吃他碗裏的飯。

招財和來寶已經來在店門口，看見邵安娃他們在吃飯，本要跑進來的，但給老板娘拿夾腳子對它們一撥，便只好退在門外搖尾巴。邵安娃吃到尾後，很想挾一兩塊，但對招財們的，可是看一眼趙長生，黑臉都嘴的樣子，就不敢了，他怕因此拿他來出氣！但對招財和來寶，却時而從碗邊上溜着慫慫的眼光。另外別人說的什麼事情，他是不大管，也不大愛聽的。

## 五

動手淘堰的時候，人便分成兩大組，一組是站在溝底，將爛泥、渣草、苔衣之類，拿鋤頭挖進窰兜。一組是把裝滿泥沙的窰兜，用懸有繩子的扁挑，（註十五）担在肩上，踏着搭上岸去的跳板，送到溝坎樹腳下倒掉的。

趙長生懂得挖泥，只站溝裏，是一件輕便的事情，便和汪四麻子他們爭先去拿鋤頭。劉老九君見大家那樣怕勞苦，就去摸着扁挑，拉下嘴角說道：

「這不過多出點氣力罷了！」

邵安娃喂了狗之後，才慢慢走來，當然經便的事情已沒他的份了，但他並不管這些，人家叫他拿扁担挑，他挑就是了。那種近乎憊的態度，差不多引起那些拿鋤頭的勝利者，發笑起來。

鋤頭在溝底挖動，腥臭的泥味，和水草的氣味，便升騰四散。太陽光漸漸有些刺人皮

註十五 扁挑與扁擔同義。挑與担也有同樣的意思。

膚。劉老九邵安姓他們挑着重重的窰兜，時而從稀溼的溝底，走上乾燥的溝坎，時而從樹蔭籠着的所在，踏進陽光晒着的地方，汗就不知不覺地淌了起來。

趙長生和汪四麻子他們便常常躲在樹蔭遮着的溝底，一面挖，一面唱起歌來。開始是汪四麻子唱男腔。

「高梁桿子節節稀，

多多拜上我的妻：

沒得銀錢來接你，

續麻紡紗耐煩些！」

趙長生接口過來，唱女腔。

「高梁桿子節節長，

多多拜上我的郎：

沒得銀錢也接去，

免得爲妹守空房！」

這歌在別人聽了，只是好笑，但在劉老九呢，却有些不自在。因他從小就由爹媽定過一門婚事，女的便是他的表妹。到大來，表妹也還中意他，雖是當爹媽的面，對他有些拘束，但一背着却是說有笑的。可是舅父舅母看見劉老九父母雙亡，窮得來連一條好褲子也沒穿的，就變了卦，起初是不許他們兩個青年人見面，繼後竟着解了婚約，另外將女兒嫁給一個有錢人「做小」去了。他記得前年夏天的一個黃昏，他們倆就會經在落日照着的田野裏，小聲偷唱過這個歌來的。那時候，何等的快樂。誰知從此之後，更再也不能見面了。

另外的人不等汪四麻子他們開口，便行接唱下去。

「高粱桿子節節稀，

多多拜上我的妻；

今年天乾接不起，

明年粗布縫一些！」

汪四麻子和趙長生趕快一齊拿女腔接着唱。

「高粱桿子節節長，

多多拜上我的郎；

有錢無錢接上去，

那個要你縫衣裳！」

劉老九記起她唱這一段的聲音，心裏便酸酸的了，足桿也有些發軟起來。他將窰兜裏面的爛泥沙石，倒在柳樹腳下之後，還呆呆地立着，向遠處漠然望一會兒，易家院子內的樹林，略含烟霧，蒼白也彷彿滿帶着愁似的。

去年他表妹出嫁時，他曾在稻草堆里，整整睡了一天一夜，第二天爬起來，也同人講話，也不看人，只死勁攪緊鋤頭，將一大塊空地，整天地挖完了。這在別人，差不多要挖一兩天的，此後脾氣也改變了，對人冷淡而且固執！

綴滿嫩葉的柳條，在他頭上，冰冷地拂過，他才重新挑起空窰兜，返身走下溝去。

溝裏的人們，適給歌聲弄活潑了，一陣氣裏邊裏，便都信口吟唱起來，挽雜着鋤頭挖掘沙石泥巴的聲音。平日他們分散在田野裏，各人耕各人的，埋頭不作聲，要在水牛蹀躞

犁溝的時候，才會高聲叱罵起來。因此沉默久了的他們，在這時就更加唱得有勁！連趕街過路的人，也禁不住停息下來，微微發笑地傾聽一會。附近田野裏摘龍鬚菜的女人們，竟一直伸起腰，把手遮在額上，很有興趣地瞧望過來。有的聽紅了臉便「呸」的罵了一聲，趕緊彎下了身子，重新把指尖伸進嫩綠的細葉裏去。

散居在原野裏的人家，有些是請長年月薪耕種，每天便得袖着手到陳家店子來喝茶喝酒，閒談天的，這時也走到溝邊上，站在樹蔭底下看熱鬧。其中有一個衣衫穿得特別講究，單他那枝玉石暗子的湘妃竹烟袋，就與衆不同的，那便是馮七爺。他是個鴉片烟鬼，莊稼和生意全不頂行，也不愛管的。但一談到打官司告狀，那就沖能極了，無論怎樣不在理的事情，總是拿手指甲搔一搔頭髮，很冷靜的說道：「我有辦法的！」鄉裏的民團和學校，也都在這裏不肯讓給別人辦，但他自己却常討人誇誇：「這些事處極透頂哪，要是哪個來接辦，我才謝謝他呢！」如果別個真的來接辦，那又一點也辦不起來了，因為第一個掣肘的，便是他。這時，他一到溝坎上走動，圍着玩耍的人們，就都同他打招呼，奉承他幾句。他那上癮的灰白臉上，對人總是很莊嚴，絕不像汪二爺一樣，一團和氣，做得笑迷迷

趙長生挖滿兩窰兜，便把鋤頭把子順在懷裏息氣，他歌已唱厭了，只上下左右地打量。想另外興點花樣，或者說些笑話。恰好邵安娃走來挑他挖的那兩窰兜泥巴，他就向邵安娃要笑不笑地，遞一遞嘴巴，朝着溝坎上說道：

「喂，你看見沒有？」

「看見啥？」

邵安娃把彎着去挑的身子，立了起來，漠然地發問，一面拿手背揩揩額上的汗珠。

「半天雲里張口袋，你裝風！」（裝瘋）那位拿綠帽子給你戴的傢伙，你就認不得哪！」邵安娃這時才抬起頭，一眼看見了那邊溝坎上站着的馮七爺，便不禁臉紅起來。提起這件事，他是很難忍受的，而況又當着衆人面前，他便破例地生氣了，對趙長生罵了一聲「媽的！」就挑起窰兜上岸去了。衆人和趙長生便高興得大笑起來。

原來邵安娃的老婆是童養媳出身，小時候就同一般放牛孩子放浪慣了，長大來，又更加出落得分外惹人。自然這不是邵安娃所能駕御得住的，而她也一向不把邵安娃放在眼里。

。但邵安娃却十分怕她愛她，每一回家，總把衣袋里裝的工錢兜底底全給倒出來，對她灑頭灑腦地發笑，想討她的歡心，她在這個時候，也用極好的臉色，把錢一個一個地數好收起。直到去年冬天的一個夜里，邵安娃照例送錢回去，發現了馮七爺正躺在他床上，跟他老婆面對面燒鴉片煙時，才一下子改變了對老婆的心腸。當夜轉回主人家去，他迎着北風一路走，一路把錢丟在麥田胡豆田里面。此後他的工錢也讓老婆向汪二爺討去，但他却不回去了，而招財和來寶同他做朋友的日子，也就是這個時候開始的。

邵安娃挑着泥沙走在搖搖閃閃的跳板上，聽見人們全在下面笑他，幾乎發暈起來，一到溝坎上，便糊里糊塗地，提着冤呢後面的耳絆，就倒，哪知一個不打緊就倒在易老喜的菜田里了，一窩兩尺來高的油菜苔，便壓得連根倒下。劉老九正挑起東西上來看見，就一面倒，一面說他道：

「你發昏了！怎麼倒在人家田裡頭？」

隨即走下溝去。

邵安娃本是倒了泥巴，就走的，聽了這麼說，回頭來看，自家也吃了一驚，於是他便



惶惶地丟下扁挑，蹲着身子，拿手去巴泥把弄開。

另外的人走來看見了，便囑他道：

「饅瓜！倒就倒了，你弄他做啥子？」

「胆小的東西！才一窺兜嚙，多倒幾窺兜也沒相干的。」

「不要怕，不要怕，有老子們在這裏，狗夾夾敢吃你麼？」

趙長生正對自己的手掌心，吐了一點唾沫，打算去挖的，聽得溝坎上圍得一片聲響！

便朝剛從跳板上走下來的劉老九，笑扯扯問道：

「上面噯哪怪兒的，在做啥子？……莫非邵安娃生了孩子嗎？」

「還問哩！就是你這該打的惹的事！你不兜起人笑他，他怎會把泥巴倒在田里頭？」

劉老九劈頭就罵他幾句：

趙長生一鋤頭挖了下去，並不拿起來，就扁一扁嘴，接着說道：

「這有啥子大驚小怪頭？……倒了一窺兜泥巴！呸！」

汪四麻子却帶驚喜的神情，搶着說道：

「真的倒在出裏？……那好極了，那好極了！」

恰好邵安娃挑着空窰兜下來了，他就仰起麻面孔，將鋤頭依在身邊，翹着大姆指，誇獎道：

「對的，好傢伙，再倒他媽的幾窰兜！」

這時，這一節溝已經淘好了，別的人們正把跳板移到前面去，劉老九一面和別人抬他們踏的這一條跳板，一面暗自罵汪四麻子道：

「這個使鬼拍門的傢伙！」

汪四麻子把鋤頭放在肩上，一邊走，一邊對大家逞能地說道：

「看嘛，這一回，讓我來挑！……我是不像你們那樣怕事的。……邵老安你是條好漢，我請你到息一會再來那裏去吃酒！」

趙長生提起窰兜同他一塊走着的，便側着身子，向他伸長頸項，揶揄道：

「啊嚨，你一下子就這樣捨得請客哪！……晚上不怕回去跪踏足板（註十六）嗎？」

註十六 晚上不怕回去跪踏足板嗎，指他外面亂花錢，回家去要受老婆的責罵。

汪四麻子取下鋤頭來，作勢對他打了一下，罵道：

「你這狗頭，總沒有一句正經話！」

趙長生連忙跳開，足下濺起的泥漿，正不偏不歪地射了汪四麻子一臉。

「你媽的？看我捶不斷你那蹄子！」

汪四麻子氣狠狠地罵了這麼一句，一面拉衣角來揩自己的臉。

趙長生跑遠一點，才回頭大聲說道：

「揩他做啥子？那不好嗎？……我替你糊得光溜溜的哪。」

汪四麻子對他揚一揚拳頭，也大聲回罵道：

「最好你那頭上也搽點哩！」

引得衆人笑了起來。

趙長生走到他們該挖的那一段，便把鋤頭朝溝邊一丟，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很神氣地

向大家嚷道：

「來，我們老板娘一下子吧？」

「呸，你那張屁股嘴囉！」

這惹得汪四麻子也笑了起來，雖然罵了一句，但自己也贊成息一會再來，就放好鋤頭，走上溝坎去，靠着一根棲木樹坐下，摸出烟盒來裹烟。

## 六

接着別的人，也爬上溝坎去，有的躺在樹下吸烟，有的到陳家么店子去喝茶。邵安娃却東張西望找尋他的招財和來寶，結果沒有看見，他便離開衆人。獨自坐在一籠發出嫩葉的芭茅側邊，陰鬱地緊緊閉着嘴巴。平日吸烟的好興味，這時也像全然沒有了。

足邊上鋪着爬地草，好些黑螞蟻在葉底走動。他看見一隻嘴啣白色食物的，特別現出興忽忽的神情，他就順手摘一條芭茅葉子，拿來故意攔着牠的去路，弄得那條螞蟻，急得團團地亂跑，竟致把食物都丟掉了，這本是一種近乎殘酷的舉動，但他那受傷了的心情，倒反而因此好過了些。

趙長生喝了茶回來，想吸烟，就習慣地摸一下腰帶上，但却摸個空。於是向大家喊道：「把哪位的烟袋，借來用用吧！」

衆人都把啣煙袋的嘴巴轉過來，望他一下，沒有答允。有的却向他做一下譏笑的鬼臉。

。他使拉一拉下嘴角，罵道：

「我還會借你們的嗎？……送我都不要！」

跟着，他就輕手輕足走到邵安娃那裏去，因爲一眼看出邵安娃沒有吃烟，烟袋正插在他那微微彎屈着的腰幹上，便打算去偷偷地跟他拿了。剛走攏伸起手的時候，這邊坐着吸烟的汪四麻子，就嗷地大叫一聲。趙長生便趕緊車轉身來，張開手指，作勢捏了一捏。這時邵安娃已在作難另一條螞蟻了，不但沒有聽到汪四麻子的叫聲，結果，竟連趙長生從他腰上，抽去了烟袋，也不知道。

「我肯信，就把這些人吃乾了。呸！」

「不要得意！等一會，邵哈兒尋不着烟袋，會捶你一頓的。」

汪四麻子這麼說着，對他豎起一根指頭。

趙長生不回答，只向他尖起嘴巴，噓了一下，隨即挨近劉老九坐了下去，摸出烟盒子來，慢慢地裹烟。

劉老九仰面躺着，一雙手腕，交叉墊在頭下。嘴巴上翹起短短的烟袋，烟捲雖已燒完

了，但還習慣地把它啣着。眼睛直直地望着天空，像在靜靜地休息，又像夢幻地凝思。旁邊一籠麻柳的綠蔭，正斜斜地遮在他的身上。

天空已不像早上那樣的深藍，太陽光豔麗的照耀着，彷彿上面罩過一層薄薄的白粉一般。雖然藍的顏色，到底並未掩去，但却顯得年輕些，嬌豔些了。幾片瓜瓢似的白雲，看起來好像是舖在天上，動也不動地，可那轉眼之間，才知道已不知不覺地改變了樣式，或者業經散開去。間或有馬碧黎兒那種小鳥，鳴叫着，用拋物綫式的飛法，一蹶一落，急急一徐地劃過天空，樣子極其高興似的。但劉老九却感不到什麼興趣，心裏老是悶悶不樂。而一些撩人心緒的回憶，便都趁此機會活轉來了。

趙長生裝好烟腳在嘴上，正打算要逗着劉老九的烟袋，把它接燃，却突然看見劉老九一骨碌肥了起來，生氣那麼地自家罵自家道：

「息他媽的囉！」

接着就氣衝衝地走下溝去了。他就取下烟袋莫明其妙地望他一會兒，搖着頭說道：

「這傢伙又在發球瘋了！」

趙長生重新啣着烟袋，向旁邊的一位去接火時，汪四麻子就取下嘴上的烟袋，搖着手道：

「不要接跟他，不要接跟他！」

別人就真笑嘻嘻地照辦了。

汪四麻子吸了一口烟，把烟重又噴出來之後，就高興地向大家說道：

「我們今天就把他吃乾！看他還充狠嘛？」

趙長生接不着火，便對掣開的人，笑笑半生氣地罵道：

「你簡直是汪四麻子的乾兒子！他放一個屁，你就會拿鼻子去接着！……」

其餘的人，還不想怎樣拒絕他的，但因聽見他這麼罵人，便安心同他開玩笑起來。起初是叫他去接火，等到鬧得逗搗了，就尖起嘴巴將烟袋移開，總使趙長生啣的烟袋，相差一點子。如果趙長生氣來搶，便索性溜開。

汪四麻子喜歡得大笑起來，連聲地喊好，手裏拿着的烟袋，竟顫動來把烟捲也落下地去了。



趙長生這才惱怒起來，吐一口唾沫罵道：

「媽的，你們都不是好東西！鴨子的足板一聯兒的！」

汪四麻子檢起烟捲，一面裝上烟袋，一面高興地喊道：

「不要嘔氣！不要嘔氣……我們怎麼吃得乾你呢？」

「呸，十麻九性！」

趙長生睡了這麼一下，就一面朝陳家店子走去，一面氣狠狠自言自語地說道。

「這就爲難着人了？哼，我不曉得多幾走步！」

遠遠坐在插臘樹下的一位老人，看見已把他氣夠逗了，就向衆人說道：

「算了吧？開玩笑也有個限度哪！」

一面便叫趙長生去接火。但趙長生接好之後，叭了幾口，便向汪四麻子譏笑地說道：

「麻哥，這下子你該得意了吧？」

汪四麻子遠對着他，吐了一口唾沫，隨即煙把袋的餘燼，朝身邊的棲木樹上扣掉，一

面向邵安娃喊道：

「喂，邵安娃！」

邵安娃掉回頭來，看見大家都在望着他笑，就丟了手裏的芭茅葉子，彷彿做了錯事似的，紅起臉問道：

「你喊啥子？」

「啥子？你不吃煙麼？快要動手了！」

汪四麻子竭力一本正經地說，同時偷眼瞟一瞟趙長生。

邵安娃在他後面腰部慢慢摸了一陣，又站立起來，在坐的地方，亂轉了幾個圈圈，才張惶失措地叫道：

「呵呀，我的煙袋呢？」

長生吸着煙，連忙站起來，踏着跳板，就忽忽溜下溝底去了。

汪四麻子便向邵安娃眨眨眼睛，一面朝趙長生的背，遞一下嘴巴道：

「人家偷了你的，都不曉得哪！」

邵安娃却還不懂他的示意，只是對着大家亂轉着眼珠子，着急地問道：

「哪個偷了我的？哪個偷了我的？」

汪四麻子就吐口唾沫罵道：

「蠢東西，這哪怪人家偷你的老婆哪！」

一面朝天望望道：

「要正午了，我們動手吧！」

說着，就帶頭走下溝去。

劉老九已過挖滿好些窰兜，還不住地埋頭挖着，溝底沙石在鋤頭底下碰擦出踏耳的聲  
音，泥漿水藻則濺射得遠遠的。

汪四麻子走在跳板上看見，便大聲誇獎道：

「好傢伙，我要叫我們二爸加你工錢的。」

等到汪四麻子看見劉老九拿的鋤頭是他自己的，便趕忙去搶道：

「呵呀，我的鋤頭遭你的殃了！謝謝你，不要幫我忙，你還是去挖好了。」

劉老九伸手攔開他，一面拭汗，一面向衆人說道：

「這回我們要換一換，好吃的東西，大家都該嘗一嘗的。」

隨即丟開汪四麻子的鋤頭，去找他自己的。

趙長生躲在溝底吃煙，便趕緊去抓自己的鋤頭，彷彿要同人作對那麼似的說道：

「我不管，我還是要挖的。」

汪四麻子也本想偷懶不挑，但因見趙長生這麼說，就一面拋開鋤頭去拿扁挑，一面斜着眼睛看趙長生一眼，罵道：

「你這懶狗！我肯信，這就累死了人？」

跟着，就挑了兩窰兜，雄糾糾地踏上跳板去了。走上溝坎，他看見邵安娃還在埋着腦袋，東瞧西望，胡亂地轉着，便喝他一聲道：

「你真是哈兒（註十七）我的話你不相信麼？你看，趙長生吃的煙袋，是那個的

邵安娃這才急忙忙地走下溝底去了。

註十七 哈兒，意即蠻子。

汪四麻子朝樹脚下倒了泥沙之後，伸起腰來望一望易老喜的田野，便想道，我該到去壓倒他的菜苔的，但是又立刻覺得這樣做太顯然了，因為還要越過人行的大路。只有那邊溝坎好倒點，即便倒進了田裏，也說是無心的過失。一面這樣決定，便踏着跳板走下去了。剛挑起滿裝泥沙的冤兜時，看見邵安娃腰上已插起煙袋，正挑着冤兜要走上這邊的橋板，便大聲攔阻道：

「上那邊去！那邊好倒點！」

邵安娃沒有回答，却默默地照辦了，汪四麻子也是跟足尾了上去，一面慫恿邵安娃：

「朝田裏倒哪！朝田裏倒哪！」

但這下子邵安娃却没有聽話，只一向籠刺笆叢倒去，汪四麻子就罵道：

「你這東西，怎麼這樣怕事哪！」

可是他自己也沒有直倒進田去。等到衆人笑他也是怕事時，他才鼓起勇氣來，一連向易老喜的田裏倒了好些。但他每次倒，總先要胆怯地看一看，會不會給人家走來碰見了。倒完之後，就做出鄙視衆人的樣子，從溝坎上嘲罵到溝底。

「我簡直看不出，一大夥兒子會全是老鼠哪！」

後來，趙長生丟開鋤頭，大聲拍着胸口，道：

「媽的，你不要充狠！」

接着，就挑起冤兜到溝坎上去了。他却不管有人看見沒有，只顧照着菜田邊倒下去。有一次，易老喜的么兒子已經走來瞧見了，旁人就悄悄警告他，叫他留意點。他反而仗着人多，高聲喊道：

「我不怕！」

順手就提起冤兜後的絆索，直向油菜田倒了下去。

這時汪四麻子已沒挑了，正躲在一株麻柳樹下息氣，一面把發癢的背，靠着癩皮的樹身，擠擦着。一面還在拿活來激趙長生：

「不要充狠，倒那幾冤算兜個啥呀！」

挨正午就要啼喚的鷄，已在遠處懶懶叫着了。草上，樹葉的露珠，早已晒乾，菜田麥田裏的泥土，已由濕潤的烏黑，變成灰白色了。

這時作轅長的汪二爺走來巡視，手裏打一把黑洋布傘。早上穿的皮馬褂，業已脫來搭在手腕上了。面上微微笑着，彷彿就要向每個人打招呼似的。四汪麻子趕緊跑了過去，報告這樣，報告那樣。趙長生本想躲在樹蔭下去休息一會兒，也不得不特別多挑幾次。他把泥沙倒了之後，掉轉回來，看見對面溝坎上，汪四麻子正對汪二爺說着，神情很得意，一面又拿手向他這面指指，好像在講什麼有趣的笑話一樣。趙長生有些不好意思起來，等到看見汪二爺瞥視他一下，現出一臉善意的微笑來時，才放了心，高興地踏着跳板，走下溝坎去。溝裏沒有什麼人說話，也沒有什麼人吃烟，只聽見一片鋤頭掘進泥沙的聲音。趙長生再挑一次上去時，他看見汪二爺已經慢慢地朝陳家店那面走去，汪四麻子光着頭跟在後面，還在一壁指手畫足地說着什麼。於是趙長生便將扁担和窰兜一丟，就朝棲木樹蔭下坐了下去。

易老喜自有見趙長生和瑤子，那樣有說有笑的，心裏甚是不快。回家裏，碰着么兒子，正拿竹棍當棍，趕打雄雞，信打獵的遊戲，這在往大馬一兩句就昇了，現在却兇狠地給他幾下耳光，同時，又對老婆子囉嗦一番，說孩子的沒規矩，正是她這老不死的，平常待孩子太嬌慣了的原故。繼後孩子跑到外面，去看人家淘氣，老婆子躲在窰房裏，去納鞋幫子，易老喜還是不平息下去，却更加覺得沒有地方出氣了。就仍然到外面來走走，手裏則提着那隻檢狗糞的窰兜，這是不管沿途有沒有狗糞可檢，出門必須攜帶，早已成爲他的習慣了。

他順水溝，不知不覺地走着。陽光從樹葉縫裏鑽下來，晒得熱烘烘的，他也忘記把老棉襖脫來搭在手腕上。只不住忿忿地想道：

「爲啥子在我前面裝假正經呢？」

忿地聽見水流嘩嘩嘩的，抬頭一看，瑤子正在對面溝坎缺口上，弓着身子，摸拿蝦



籃裏頭的魚蝦和水草，褲腳則挽到大腿以上，兩隻足桿，又圓又潤，象牙柱子似的露了出來。每次伸起腰，把魚放在桶裏時，她那仰起來的胖胖臉蛋，黑黃色裏，透出了血液積壓的紫紅，出落得十分豐滿動人。

他四下望望：兩個大兒子和三個長年，原在這條溝的水源附近，担水澆菜田的，現已給那邊一座圓形屋頂的車房，全遮住了。下流淘氣的人聲，隱約可以聽見，但墊起足尖望去，還只是一灣無盡的溝渠和兩岸密密排着的樹叢。對岸則是荒蕪的河壩，間或有覓食的鳥羣，飛了起來，嗚噪着，不久却又落下叢莽中去。鋸子身邊，也沒人，只她那女小孩，坐在溝坎上，順手將燈籠花（註十八）類的野草，扯來玩耍，樣兒顯得很專心，很快樂似的。

易老喜便涉水過去，蹲在籠兜上，看水桶裏面裝着的魚些，一個個都有巴掌那麼大，全把嘴巴，朝向水面，而接嚼着，發出泡沫來。

鋸子抓着一條鮮活的鯽魚，水淋水滴地，投向桶裏，一面朝易老喜聳一聳鼻子說道：

註十八 燈籠花，蒲公英的俗名

「易大爺，對不起。請你把冤兜放遠一點吧！」

隨即躬下身子，去抓蝦籠裏面，剛剛沖進去的螺絲殼。

易老喜略不好意思地，把狗糞冤兜放到坎上，轉來又蹲在桶邊，見鋸子老半天都不講話，也不看他，就望着她那雙滿粘銀鱗的手腕，嗚嚕道：

「他才走嗎？」

「你說哪個？」

鋸子伸起腰來，頭一偏，冷冷地問。抓在手裏的鱈魚頭尾不住地掙扎，刷下的水珠，濺得她滿臉都是。

易老喜直盯着鋸子的臉，想從那上面看出什麼秘密似的，慢慢說道：

「我是說，趙長生。」

鋸子略撇一下嘴巴，拍的一聲，把魚丟進水桶裏。順手拿手腕擦擦臉龐和額頭，沒有說話，跟着又把手伸進蝦籠裏面去了。

易老喜再朝四下打量一眼，綠色的田野，帶樹的溝渠，以及草莽叢生的河壩，都靜靜

地躺在太陽下面，反射出滿有生氣的光輝。沒有人影，只見一條母狗，夾着尾巴，越過田野，接着又閃現兩條牙狗出來。他把灰氈帽揭下，搔一搔纏毛辮子的腦袋，說道：

「那家伙，不是好東西。看樣子，就該挨黑打！小時候，半點也沒規矩，猴頭猴腦的，你叫他放牛，他就躲在墳地裏抱蛋，讓牛去吃人家的禾苗。一條狗，你會教乖的，他這樣的人，教也教不成材，無論你怎樣打他，車過背，就嘻皮笑臉起來了。我還想過，一個人，同鞭子一塊兒長大，該靠得住嘛，可是還不成，生來吃屎的狗，總還是要吃屎的。像這樣的家伙，要靠他養家，那簡直是在做夢！」

錫子伸起腰幹來看他一眼，一面把幾顆螺絲殼，丟給溝坎上坐的小女兒，叫她拿去玩。易老喜看見錫子的額上，腰上都粘着銀色的魚鱗，彷彿誰拿筆點上去一樣，不禁越看越高興起來，一面把毡帽弄在指頭下轉動着，很有勁地繼續說道：

「歸根結蒂一句話，這批子窮光棍，你沾不到一點光的，他們雙肩抬一嚙，只合一輩子窮下去。不講別人，就拿他的老子來說吧。誰不曉得趙老碑，是個老好人，一輩子不多言不多語的。大家都看顧他，終年有活路作，一天也不會窩在家裏過來。可是，還發不起

迹呢，老婆死的時候，我就親眼去看過，連一條好褲子都沒穿的。棺材呢，自然全靠地方上送的錢。這到底成瞎子話呀……呵喲，可惜可惜。」

一條尺多長的鯉魚，突然跑進蝦籠，鋸子趕緊去捉，却立刻從手上，奮着鱗鬚，奔溜出去了，同時濺起來的水花，竟把鋸子的胸襟，也弄濕了一大片。鋸子抬起頭來，喘一口氣，一面失神地向溝裏望去，一面朝圍腰上揩乾手指，拿來理理胸口的濕衣襟。

「不要緊，等會水流乾了，包你捉得到的。」易老喜望着她那脹鼓鼓的胸部，安慰她一兩句，「你站上來，息一會吧，儘那樣躬去躬來的，腰幹也痛呀。」

鋸子沒有答理，只又躬下腰，去抓蝦籠裏面的敗葉。

於是易老喜把帽子戴在頭上，紅起臉說道。

「吳三嫂，你怎樣這樣不聲不響的。到底我那點不及他呢？」

「你在說那一個？唔達唔達一半天，我還不明白呀。」

鋸子對他偏起頭，白一下眼睛。

易老喜就馬起臉說道：

「你不要對我假正經呀，那個癩痢頭，同你嘻嘻哈哈的，你默倒沒人看見麼？」  
「看見又怎樣呢？」

鋸子望也不望他，只硬硬抵他一句，仍舊把雙手伸進水裏去。

易老喜氣得說不出話來，只覺得自己半年來的讓步，與乎平日對她的好意，全是白白費的了。原來鋸子住的地方，以及屋前屋後的空地，都是由荒蕪的河壩，填塞起來的，本沒什麼主子，但因挨近易老喜的田園，易老喜便偏要說是他的（他就是每年侵占河身，同河爭地的好漢。）並曾經把偽造的文書，抵在鋸子前夫的鼻子跟前，痛斥他，打過他的耳光。那個老實的漢子，不大會講話的，便因為要趕他一家人，離開自己苦心開闢出來的園地，就活活氣得，由吐血而至死去。鋸子一口氣嘔到現在，並不因為他對她的突然讓步，以及許多鬼鬼祟祟地討好賣乖，就能緩和下去的。

易老喜見她十分生氣，狠命的把魚投在水桶裏面，甚至濺起水珠，簫直射到他的臉上來，就立起身來，指着鋸子說道：

「你簡直狗咬呂洞賓，太不識得好歹了！」

「我是不曉得的，我是不曉得的。」

鋸子氣沖沖地回答。

「那我就要你曉得！」

易老喜一面去拿狗糞窠兜，一面切齒地罵。

鋸子伸起腰來，就把兩隻水濕的手，又在腰上，拉嘴角回罵：

「那就看你有啥本事？這些人不是嚇大來的！打官司，告狀，我陪你！你以為那揩屁股的紙頭，就吃人麼？就是天王老子，也不能趕開我。這地方，誰不曉得，我同小羊的爹，一鋤頭一鋤頭挖出來的。」

易老喜一手提着狗糞窠兜，一手拿着扶糞夾子，指着鋸子說道：

「我告訴你，我不是叫你退還地方。我是要你坐牢呀！……你明白嗎？你這傷風敗俗的東西，地方上的人全給你帶絜壞！」

跟着就走上溝去，把溝裏的水，踏着辟辟拍拍地，一路濺起水花來。

「放你的屁！我傷啥子風，敗啥子俗？你不給我說個一清二白，我是不答允你的！」

鋸子連耳根都氣紅了。

易老喜頭也不回地，一面拉着樹枝爬上對面的溝坎，一面詭託似地說道：

「你不要誇口！看嘛，就要捉在我手裏的。」

不料一個不打緊，樹枝却給他拉斷，爬在半中腰的他，便拔踏一聲跌下溝來，水和泥漿，濺射到丈多遠去。狗屎冤兜剛好兜底倒在他的身上。

鋸子拍起手大笑起來。小孩子却害怕地大睜着眼睛，手裏拿的野花螺絲殼，也落在身邊了。

易老喜水淋水濕地爬上岸去，還拿屎狗夾子指着鋸子罵道：

「不要太得意了！」

隨即朝家裏走去，又氣又惱地，剛走到半路，正碰見他的么兒子跑來，氣喘喘地向他

報告：

爸爸，人家壓壞……案子哪！爸爸你……」

一眼看見爸爸，周身水濕，眼睛盯着他，又像要冒出火那麼似的，嚇得說不出話來。

爸爸使勁拉着他的耳朵，直盯着他，要吃他一樣地問道：

「你看見是啥人？你看見是啥人？」

么兒耳朵痛得要哭起來：一面躲，一面說道：

「是……是那個癩痢頭！」

易老喜眼睛很大的一鼓，隨即放鬆手，向小兒子喝道：

「滾開！」

小孩子摸着拉痛的耳朵，呆在麥田邊上，望見他的爸爸，朝家裏風快地走着，好像在放小跑一般，心裏很是莫明其妙。因為他素來看見的爸爸，老是一面走一面東西瞻望地尋覓狗蚤，兩足拉得很慢的，便小聲罵道：

「瘋子！」



晚上，劉老九他們吃了夜飯，把牛牲口喂好之後，已經滿天星斗了，趙長生急得十分難耐起來，竟想連邵安娃也不邀約的，就打算朝鋸子那裏跑去。

劉老九一面關牛圈門，一面罵道：

「你這該打的傢伙，老是喜歡吃梗籠心肺。不論啥子都要獨占獨吞才好。

「哪里？……我就是嫌他走路慢呀！」趙長生正說到這裏，恰好邵安娃拿着一床簑衣走過，趙長生便做出不高興的臉子，拉着喝道：「你就要去睡覺哪？」隨即向劉老九白起眼睛：「你看，他全忘記了，還約做啥子呢？這樣哈裏哈氣的傢——」

劉老九却不回答，只把邵安娃手裏的簑衣拖來丟開，拉着就走。一面說道：

「走，我們吃魚去！」

等邵安娃問明白時，他們已經走到院牆倒的溝邊上了。

原野和人家都藏在夜霧裏面。但不遠處地方的樹木，却還看得見些模糊的陰影，小溝

已經乾了，沒有流水的聲音，只有青蛙在懶懶地啼叫。風從暗處吹來，輕寒鑽人的衣領和袖子。

趙長生走在前頭，十分有勁，幾次三番地，停下足來，催促劉老九快些上前，並嘲弄地罵邵安娃：

「我求你老人家做做好事呀！不要像老太爺一樣，走得一步一擺的！」

走過陳家店子時，還沒關門，喝酒的人聲，正鬧嚷着。劉老九就向趙長生說：

「你不記起買罐油去嗎？」

「你才信進去了，他開玩笑的呀！」

趙長生一邊說，一邊急急忙忙地朝前走着。到鋸子那裏時，鋸子正坐在地上破魚，魚鱗魚血散了一地都是。鋸子先望望趙長生劉老九的手，然後放下臉子說道：

「你們打算怎樣吃呢？我這裏剛好一點鹽一點油也沒哪！」

趙長生不相信，一面翻看她土灶旁邊的罈罐罐，一面開玩笑地說道：

「那就白煮來吃吧！」

劉老九站在進門口，啣着烟袋，向屋裏很有興趣地打量着。

屋子內頂打眼的，是一堆乾草和蘆桿，另外便是兩根板凳搭木板的床上，放一張無數補疤的破蓋。壁上掛着破鋸子破鉋子一類的東西。已經粘着很骯髒的蜘蛛網了。

「不要亂翻呀，碰爛了，你賠不起的！」鋸子息着手，向趙長生這麼責備着，隨又拿破魚的刀，指着劉老九說道：「神頭神腦望個『子』？你來幫我破魚哪！」

劉老九摘下烟袋，不聲不響地，就去接着刀。小孩子本是立在媽身邊，把手伸進桶裏去摸水玩耍的，看見生人來代替了媽的位置，就趕快走開，去拉媽的衣裳一面還回頭來怯生生地望着。

鋸子剛洗好鍋，抬頭看見邵安娃已經走了過來，現得手足沒處安頓似的便撇一下嘴巴，說道：

「你也空起雙手來白吃麼？」

邵安娃更加侷促起來，臉也紅了。

趙長生把頭從鋸子口上抬起，苦笑地說道：

「我看你連米也沒有一顆囉！」

鋸子掉過臉去，很莊重地說道：

「對呀，要是你們沒吃飯，還該去買點米來哩。」

「你真會鋪排人，油呀鹽地，又是米，簡直鬧不清楚，」趙長生一面搔着頭。「我肯信，今晚我們不來，你就不吃了。」

鋸子正拿瓢舀水，一面把水向鍋里倒，一面拿另一隻手指着屋角落上，略略紅起臉說道：

「我還有那個呀！」

屋角落上安置一架小石磨子，邊上粘着稀濕的黃東西。趙長生看不出到底是什麼來，便伸出兩根手指去捻來鼻子上嗅了一下，失聲說道：

「呸呀！是豬吃的糖哪，你吃這個麼？」

「不要那樣大驚小怪的！窮人子家哪個不吃這個？你還是去買點油鹽吧！」

鋸子把瓢捧在竈上，一面推開身邊小孩子，就丟抱柴。

劉老九也回磨子那邊望了一下，難過地擺一擺下巴尖。手里已經抓起一條大魚了，又隨卽去進桶去，向着破在面前的一大堆死魚，像在責備人似地說道：

「爲啥子破這麼多呢？該多剩點去賣呀！」

「再破點！再破點！既然答允請客，還賣它做啥？」鋸子抱着乾草朝窰背後一丟，「我不像你們一樣，嘴頭說得迷迷甜，心裏才是藏把鋸鋸鏈。」

劉老九略微紅起了臉，分辯地說道：

「這只怪他哪，剛才我不是還提醒他買嗎？」

趙長生也現得毛焦火辣地。

「不要說了，不要說了！我就去賒……把個油罐子來！」

鋸子把罐子遞給他，就順手拖邵安娃一把道：

「不要傻眉傻眼地站着，去替我燒火哪。」

趙長生急急走出門去，又轉身回來，向劉老九說道：

「還是你同我一路去吧！息一會再來怕他不會相信我的。」

劉老九正在收拾地上的魚腸魚肚，罵道：

「又叫我走這麼遠，你連賒一罐油的面子都沒有麼？剛才不聽我的話！」

「不是，我還想賒點米哪。」

趙長劉望鋸子一眼這麼說着。

劉老九想了一下，沒說什麼，只把一隻髒手，胡亂朝乾草上一揩，就甩着出去了。

陳家店子內的客人，已經散了，老板娘一面打哈欠，一面在下茶爐子裏炭火。看兩人進了進來，還提了一隻罐子，便奇怪地問道：

「這夜深，還在外面走麼？剛才到河壩那邊去做啥？」

「你亂說，誰到河壩那邊？」

趙長生雖是這麼回答，但臉上笑扯扯的樣子，却表示像已承認了。因此，老板娘，就現出早就明白了那樣的神情，拿火鍬子遠遠對趙長生的額部點一點說道：

「你怎麼瞞得過我囉！」

趙長生把油罐子朝桌上一放，便把來意直打直說了出來，同時臉上露出得意的神色，

彷彿在誇耀他同錫子一向就很親蜜似的。

虧你想得這麼好，！我賒東西給你，喂那個婆娘！」

老板娘說完了，嘴巴一扁，立刻轉身過去，仍舊戳她的煤爐子。

「我早就料定你會這一手的，不賒東西，還要說些七股八雜的話來。」趙長生說到這里，將搔着頭的手，從外一揮，突然生氣了。「好吧，我肯信，記在他賬上，你都不答允嗎？」

老板娘這下子到和顏悅色起來，偏着頭，看一眼劉老九，又看一眼趙長生笑着說道：

「那到不一定，我就相信他，不相信你！我只怕你們年青小夥子把銀子亂拋撒哪！」

隨即去打油稱鹽，但一面仍舊大聲吩咐櫃臺里打盹的老頭子，把賬記在姓劉的名下。

趙長生就屈起手指頭，直向茶桌子重重地敲了一下。這不是生氣她不相信人，而是惱怒她何必說那樣欺人的漂亮話。

劉老九只顧把各個茶碗里的茶腳子，倒在一個茶碗里，慢慢地喝着，不搭什麼話。

老板娘把油罐子和包的鹽頓在桌子上，一面看兩人的臉子，笑嘻嘻地說道：

「怪不得你們着迷，就是今天兩位大人，物在這裏喝茶的時候，也談到那騷貨，忽然一下子都嗤堂笑起來，汪二爺還拉馮七爺一把，小孩子一樣喊道：『你有把握！你有把握。』起初，他們講得很小聲，我還不曉得，後來假裝去沖開水，才聽出來了。……你們要賒多少米？」

劉老九紅起臉分辯道：

「你不要打亂胡說，連我也扯進去！」

趙長生越發生氣了，當他接着米口袋的時候，連頭也不抬起地就走到外面去，而且一路上不住地罵起馮七爺來，因為他忽然莫明其妙地覺着，他也像邵安娃一樣，受了莫大的委屈了。其實他連鋸子的手，都沒挨過。

鋸子的茅草屋，先前他們三個人走來時，遠遠就看見從窗上透出來的燈光了。現在却是墨黑的，彷彿她已和邵安娃吹燈睡覺了一樣。小孩子則在裏面大聲地哭着。

劉老九詫異地想道：

「難怪人人都說她的怪話！」



隨後趙長生經劉老九一說，也看了出來，便三步做兩步地，衝了進去。不料一塊橫躺在地上的人身，竟然拌他一交。同時那睡着的人身，也因被踩了兩足，便大聲呻吟起來。趙長生覺出是邵安娃了，就一面爬起來，一面罵道：

「好狗不擋路，你躺在這裏做啥？」

劉老九看見灶里還有未息的火焰，便摸到那裏去，把提的東西放下，拿乾廬柴點起來一看：鋸子不見了。躺在地上的邵安娃鼻子正在流血，兩邊腮包和嘴巴通染紅了。他向趙長生斷斷續續地說着什麼，一面還拿起手來指他的腰桿。

「到底哪個打你的：蠢東西，這個你都不知道麼？」

趙長生不愛問他的了，便伸起腰來，東瞧西瞧的，臉上凝着一團奇怪的神氣，心里想道：他到底哪里去了？

「真奇怪，連燈都打爛在地下了。」劉老九丟了手里的火，便去扶邵安娃起來，一面罵趙長生道：「你那心子簡直給狗吃掉了，還要罵人家。」

爐子里重又變成黑洞洞的。趙長生趕快拿廬柴點火，一面向屋角落里哭着的孩子問了

一兩聲，見不答允，就罵道：

「儂東西，你連你媽到哪裏去了，都不一得！」

這時鋸子回來了，怒氣沖沖的，當胸的衣衫，業已撕破，乳房露了一隻出來，手里緊握着一把菜刀。足足只穿一隻鞋子，另一隻却是裸着的。她不等趙長生他們問她便罵道：

「你們怎麼不明天才來？這里人都要打死了！——眼看見劉老九扶着邵安娃在替他揩鼻血，就拿菜刀指着邵安娃——他又是中不用的東西，連婆娘家都及不着，一下就給人家打翻了。要不是我抓着這把刀，哼，今天晚上！」

趙長生把手上快要燃完的蘆柴火，投在地上，一屋子立刻黑暗了，只那蘆柴頭上的餘焰還爆出了一兩點火星。氣虎虎地說道：

「媽的，這些賊強盜！他們一定還跑得不遠，劉老九，來，我們出去叫幾聲，好讓大家起來捉？」

劉老九扶邵安娃到壁頭邊上去靠着，心里很詫異，爲啥子強盜會來搶她，一面問鋸子道：

「吳三嫂：那些人你認不認識一個？」

鋸子把菜刀丟在地上，一邊去拿蘆柴點火，一邊忿忿地回答道：

「怎麼不認識，就是易老喜那兩個兒子和幾個長年呀！」

「是他們！」

趙長生劉老九都一齊吃驚地叫了起來。接着，趙長生拿拳頭打了一下自己的手掌心，像發現什麼似的說道：

「好，明天就去告狀，我們都做證人，看他逃得脫，不叫他一家子砍頭，也要叫他一家人坐一輩子牢。這樣活拾人！」

鋸子點燃蘆柴，在尋瓦燈盞。

劉老九安置好邵安娃，帶着攷究的神氣，問道：

「吳三嫂，你平素得罪過他們嗎？」

鋸子掉過臉來，微微發紅着說：

「我得罪過他們啥子？他們早就打主意我這塊地方哪，總想藉點由頭來趕開我。剛才

那些砍頭的，一進門，就喊『好，捉奸捉雙，』要把我和邵哈兒纏起。這一套把戲我到不怕，頂奇怪的，就是易老喜大肥子，一足踢翻邵哈兒，還罵道：「呸，我當你是擱擱頭哩。」（對着趙長生），我看他們就是要找你，你到該當心一點！」

趙長生拍一拍胸口，說道：

「入他娘，我不找他，他到我來了！我怕啥子？殺他兩個擺起，手一指就走了！還墳里面，去抓出我的娘老子不成？我們還是弄魚來吃罷！」

鋸子冷笑說道：

「還有個屁！早給那些砍頭的搶去了！」

趙長生又把拳頭打一下下掌。

「對，別的不說，就告他們搶魚！」

「呵呀，這些挨刀的，燈也給我打爛了。鋸子檢起破燈燈蓋，看了一下，又丟在地上。見火柴快燒到下裏了，便連忙換點一根，臉上現出悲憤的神色，」告他們做啥子！俗語說得好，「衙門大大開，有理無錢沒進來。」我們連飯都沒吃的，還打得起啥子官司！」

前回小羊她爸死時，我去給馮七爺叩過頭，求他老人家做一張狀子，你們想他……呵，不要說了，那個該死的老光棍！」

趙長生也口水瀑濺地接着罵道：

「入娘的，看來就是自家動拾動刀好，求爹爹告奶奶都是白冤枉的！」

邵安娃感到腰桿像要斷了似地呻吟，靠着壁頭，也快要倒睡下去。劉老九見他這樣難過，便叫趙長生道：

「你把他弄在我背上，讓我揹他回去吧！」

趙長生一邊扶邵安娃，一邊可憐似地向錦子道：

「我們走了，你不怕嗎？」

錦子把嘴巴一撇，說道：

「我怕啥子？（眼睛看着呻吟的邵安娃）難道我也像他一樣，只白給人打壓！」劉老九順溝邊的黑路，慢慢兒一步一步地踏着，只要一聽見邵安娃在背上呻吟，就沉痛地自責道：

「唉，我不該拉他來的！」

趙長生則咕咕咕地，一路罵着易老喜和他的兒子們。

## 九

第二天早上，汪二爺一邊聽取劉老九的報告，一邊就跟着他走到邵安娃睡的地方去。通過豬鬃牛捲邊的時候，豬以爲有人來喂牠們了，都齊嘈吼起來。牛則從槽里抬起嘴，一面嚼咀稻草，一面慫慫地刷着尾巴。牲畜和糞的氣味，都在後面竹林吹來的晨風里，微微地蕩漾着。

招財和來寶睡在草屋門前，一見劉老九和汪二爺來了，便都親熱爬起來，挨到足邊上擦溜着身子。劉老九打開了門，一股霉臭，和腐爛的味道，便鑽了出來，而且冬季燒過的牛糞氣味，也彷彿還有着些。

趙長生担心汪二爺會罵他們，剛才既不敢出頭去替邵安娃請一天假，現在聽到汪二爺來了，就躲在屋裏假裝做招呼邵安娃似的。（昨夜他回來就一夜睡個大天光，邵安娃要茶要水，只是劉老九一人伺候。）他看見汪二爺剛剛朝里面望，却又立刻掉開臉子，接着大大地打了一個噴嚏，隨後便走遠一點高聲喊道：

「邵安娃，你好點了嗎？哪里痛呀？」

趙長生在裡面也高聲，提醒他道：

「二爺叫你哪！嚇，二爺都來看你了，你還不曉得嗎？」

聲調甜蜜的，聽起來彷彿不是喊邵安娃，倒是要取說汪二爺似的。

邵安娃聽見汪二爺來了，到反而有些害怕，在欄槽槽的鋪蓋捲里，蠕動一下，小聲回答着，帶着膽怯怯的聲音。

招財首先看出人們現出緊張的樣子了，便把前兩隻足搭在門坎上，朝暗中睡着的邵安娃張望，且鼓大鼻孔嗅着。

汪二爺聽見草屋裏傳出來的微弱聲響，就對劉老九，大聲說道：

「你們喊他好好躺躺吧！這幾天都不要出外一步，有人問你們，就說傷重得很！」來寶還不知道什麼，只把身邊走過的兩隻母雞，追趕到竹林那面去，帶着遊戲的快樂精神。

神。

汪二爺掉身轉進去，一面對母雞逃走那個方向望一下，一面很滿足的樣子自言自語地

說道：

「就是一條狗，一隻鷄，也不能輕易動一動指頭的！何況一個人？哼！」

趙長生看見汪二爺去開了，連忙走出來，搶着問劉老九道：

「他問到昨夜出去的事情沒有？我真有點……」

劉老九打開牛槽門，把拴牛的案子解開，打算牽到門外去，一面責備似的回答道：

「怎麼不問？你剛才還沒有看見他那鬼樣子！對我發火發氣的。等到聽見打的人，是易老喜的兒子們，才一下子不聲不響的了。」

趙長生回頭望了一下，高興地說道：

「看這樣子，汪老二倒願意我們去打一架哩！」

接着就牽他的騾子，走到門外場子上時，看見汪二爺在湖豆田和油菜田中間的小路上。忽忽地走着，他提着一籃馬子似的。物兒高亮，正斜着跑那烏黑油亮的緞馬餅和爪皮帽子。趙長生把騾子拴好之後，也不像往天似的，鞭打騾子走圍圈，只獸獸望着，看汪老二這脾早就要到啥地方去。



劉老九提個粗篾條的烘籠出來，放在牛脚側邊，一面解脫衣袖，露出右邊的手膀子，要替牛篋去牛虱。

「你看見沒有？」趙長生對劉老九遞一下嘴巴，喊他看看田野中走的汪二爺，隨後，見劉老九瞧見了，便又問道：「你猜他到啥地方去？」

劉老九見汪二爺走得那樣忙迫，也有些詫異起來，一面拿手抓一抓露出的手膀子，還沒有猜出什麼，趙長生突然說道：

「對了，他轉上那條路了，我敢賭他不是去找馮家燒火老去找誰？」

等到去淘蝦的時候，趙長生還悄悄一個人，跑到鋸子那里去，說他今早怎樣說了幾句話，就把汪老二說動了，定規不出十天之外，管喊易老喜他們幾爺子坐燂的，現在汪老二正到馮老七那里去磋商辦法去了。臨走的時候，還悄悄吩咐鋸子道：

「放心些，包你出口氣。可是，你千萬不要告訴別人哪！」

但回到淘蝦的地方，首先把邵安娃打傷的消息，以及汪二爺要同易老喜扯筋（註十九）

註十九 扯筋，含有吵鬧，打架等意義。

的事情，告訴衆人的，還是他自己，並說邵安娃挨打的原因，就是錯倒了兩窰兜泥土在易老喜田內。而他本人呢，幸好昨夜沒回邵老安一塊，不然他們也不會放鬆他的。隨即覺得這話太不漂亮了，又忙改口說道：

「要是昨天我也同他在一塊他也許不會挨打的。再不然，易老喜他們那邊，會那樣輕易跑脫嗎？入娘的囉！」

汪四麻子本要這麼譏笑他道：

「收着吧，老鼠子爬秤鈞，不要自稱自贊了！」

但一想起他，二爸今早上吩咐他的話來，便改口道：

「對的，他們就只敢欺負邵安娃！我們這里淘氣的哪一個是輕容易惹的？要是連他狗夾夾也怕，那就不算是人生父母養的了！來，我今天就先倒在他田里。」

說着，便把滿滿一擔泥，挑上跳板去了。

衆人平素對易老喜雖並沒有好感，但要惹是生非，却也不願意，所以昨天汪四麻子惹起亂倒泥土的事情，大家只當成開玩笑而已，但今天聽見邵安娃竟因錯倒一挑泥土，就挨

把打來，便大爲不平了。同時又見平常不大言語的劉老九，也在把泥土容易老裏田里直倒下去，還一面氣沖沖罵道：

「打着別人都不要緊！邵安娃，我是不甘心的！」

大家就更來得憤慨些了。覺得連田里的油菜苔以及麥苗，都幾十分討厭而且可惡的。

這條溝的水源處烏木沱，是一個很大的臭塘，樣子到圓不圓的，向東有一缺口，通到溝里去，其餘便給滿堆沙石的斜坡圍抱着，坡上面覆蓋起無數的雜色樹木，白天也顯得陰森森的。黃昏以及夜裏，還有野貓黃鼠狼之類出沒。地上草上，則全粘着點點發白的烏糞。平常連放牛孩子們些，也都不敢鑽進去玩。

六七天後他們便淘到這裏了。因為易老喜的菜田，已爲斜坡樹林隔開，去倒泥土一事，走起很是吃力，並且也尋不出好走的路來，到處都撻着石塊，和蓬勃亂長的芭茅。汪四麻子這天也不挑了，却在泉塘裏埋着頭撻他的泥沙，而且從早上到正午，全不大講話，只是嘴里老啣着那根短煙袋。趙長生兜了他幾次，故意同他打賭：說他能担一挑去倒的話，他姓趙的就要陪他担兩挑，最後挑到四挑了，他也沒答允，到反而躲開。趙長生便鄙薄地罵道：

「媽的，沒中用的東西！雞公屙屎極硬！」

劉老九挑着空窰兜，從跳板上氣喘喘地走了下來，對趙長生責備道：

「就是一張嘴巴子，你去試試吧，碰得我頭昏目眩的也沒挑出去。」

趙長生便把鋤頭一拋，抓着劉老九的扁擔，便挑一担泥沙上去。這是走過跳板，還須爬坡的，一到坡頂，他已經掙得滿身是汗了。而且勉強再走一陣，足總要踏着滾動的石頭，使身體不大站得穩當。挑的窰兜呢，不是前面的，要碰着爛皮樹桿，就是後面的，會給一些刺藤子拖着，弄得泥沙忽地傾倒出來。他便咒罵一聲，連扁担一丟，就躲到背靜地方吃烟去，這時他的烟袋早已找着了。

趙長生坐在麻柳樹下，背靠樹身，舒適地呷着烟。陽光從葉縫裏，漏下綫條來，把足邊好些半圓形的草葉，照得鮮綠耀眼的。頭上幾隻細小的褐色飛虫，無聲地浮遊着。泉塘那邊鋤頭挖掘沙石的聲音，一會兒順風，就隱微地飄了過來，一會兒風沒有了，又寂靜下去。從樹林稀疏處望出去，易老喜的田野，院落以及離斜坡不遠的圓屋車房，都看得清清楚楚的。一片的菜油田，正開出又繁又密的黃花，竟將前幾天可看見的滿田綠葉，一點也不剩地全遮在下面了。這是農民春季的主要產物，在原野上種植得頂多的，要不是這點綴

有青色的麥苗，胡豆，以及龍鬚菜田的話，整個天底下的田野，簡直可以說全變成美麗的黃金世界了。他叭完了烟，一種疲乏困人的天氣，簡直使他不想爬起來。他順手朝面前的樹身，把烟斗子裏的灰燼，輕輕地扣落，一面還懶懶地望着嫩黃射眼的田野。這時有兩隻覓食的鴉鵂，從田野里飛了起來，慢慢朝易老喜的院落飛去，就一直息在屋後那株青鋼樹（註二十）上面。屋頂則升起了青色炊烟，裊裊地，階上緩緩兒播散開去。

「呵，正午了呢。」

正這麼想着，一眼看見立在院落門口的易老喜，忽地張一下手，忽忽向田野走去，神情彷彿很興奮似的。再朝東望過去一點，原來易老喜走去的路上正來了兩個人，前一個背略略有點躬，身材比較小塊些，尙看不出到底是誰。後一個則比較胖大些，走路有點一搖一擺的，這對趙長生到極熟識，一眼就認得是汪二爺。心里詫異道：

「他要到狗夾夾這里來麼？」

一陣風，吹得頭上的樹葉，颯颯地發響，泉塘那邊突然傳來轟鬧的聲音，彷彿有人在

註二十 青鋼樹，北方人呼爲玻璃樹，學名應是櫟樹。

打架一般。本意轉回那邊去，但汪二爺這時的出現，引起他極大的好奇心了。他站立起來，找一個更容易望出去的地方。

易老喜同汪二爺他們一碰面，就在三個青色的割豆田邊上，彼此互相客氣地拱一拱手。隨即讓汪二爺他們兩人走在前頭，趙長生慢慢兒瞧着另一人來了，他就一馬一爺！他們都穿得齊齊整整的，顯然共來赴易老喜的「賞午」了，趙長生忿忿地朝草地裏吐一口痰罵道：

「天娘的，你們現在又攪在一塊了！」

他轉身回去，正碰見大家在爭先爬上坡來，個個都氣喘漚漚的。有的拿着鋤頭，有的則捏着石塊，彷彿要去同人拚命一樣。劉老九當胸拍一大個黃色的石灰塊子，走在前頭，一面騰出一隻手來，向後招引，一面大聲道：

「大家都去！」

原來泉塘里有幾處冒水地方，忽然發現出令人家有桐油石灰了。幾個年老人便斷定是易老喜幹的；理由是，他車旁邊的泉塘，就在附近，爲了要自己的泉水多，當然會要把

別處泉水的來源寒住的。衆人一想起去年夏天忽然堰水減少道理，原在這里，便都大爲憤慨起來。同時劉老九趁這機會正是替都安娃報仇的好時候，便不住地從旁慫恿。

汪四麻子却聲音也叫嘶啞了，不住地趕着圍攔道：

「這樣亂來不行的！這樣亂來不行的！就一說他寒也沒親眼看見哪！」

劉老九一面走，一面回罵他道：

「入娘的，險要子親眼看見，我們去打了再說！他們不素蠻不講理的，我們也管不到那們多！」

大家都盲目的附和道：

「對，我們管不到那們多！」

坡上的石頭塊子給人踢得亂滾。有的忽地跌了下去就怒罵嘍吼起來。

汪四麻子搬開擋在面前的一條樹枝，氣急敗壞地嚷道：

「你們想吃官司麼？一下子就這樣糊里糊塗的！」

不料一下子，踏虛足了，就馬上跌在芭茅上面。旁的人都笑起來了。挨近的却還罵他



道：

「吃官司就吃官司，他們害我們幾十家人哪！你不要那樣乾淨，就你二爸在這里，也要派他不平的！」

劉老九給塊石頭絆了一下，連忙拉着一根樹子，才把身體穩住，回頭來像對汪四麻子，又像對衆人，大聲煽動道：

「對呀，要是汪二爺在這里，還等着我們麼？早就跑去同狗夾夾拚命了，你們大家不曉得哪，一向狗夾夾就是汪二爺的生冤家死對頭！」

這時趙長生就從樹林里鑽出來，現出生氣的樣子，迎頭向劉老九嚷道：

「你還在做夢囉，人家都攪在一塊呀！」

一面分開擋在前面的樹枝，拿下巴尖朝易家大院落一遞，喊道：

「你們來看呀，你們來看呀！」

劉老九望着望着，便把臉都氣青起來。

衆人也不知不覺地，把手里的石頭，鬆落到地下了。

汪四麻子臉紅筋漲地爬起，一面拍身上的泥沙，一面威嚇似的嚷道：

「幸得好，沒衝過去！要是一頭碰着他兩位老人家，說你各位幾句，你各位臉！」  
有光彩哪，並且我說在這裡嘛，講到打官司告狀，沒他兩位老人家帮忙，你各位休想贏！  
還是我剛才說得對，先報告團上，讓他兩位老人家去評一評道理！」

「屁的道理，狗嘴是吐不出象牙的！」

劉老九切齒地罵，一面把懷里的桐油石灰塊子，忿忿地擦下坡去。

汪四麻子假裝沒有聽見，只向沉默着的衆人，改用好聲調說道：

「你各位想想他吧，底下哪個的田地多？不還是他兩位老人家的嗎？難道講起理來，  
還會衛護他狗夾夾麼？」

趙長生看見汪二爺他們三個人，全走進院子去了，便把拉開樹枝的手一放，朝草裏用力吐口唾沫道：

「睡，老子再不相信他媽的了！」

便車身朝泉塘那面走去。

幾個沒定見的人便首先贊問了汪四麻子的意見，一面把鋤頭把子，墊在屁股底下，取出烟盒子來，開始裏烟，其餘的也各自散開，坐在林子裏靜氣。

黃昏收工的時候，大家都散回家去，劉老九則獨自走進陳家店子，董前一聲把鋤頭頓下，便要一碗酒來，一聲也不響地喝着。眼睛却從正面的窗子，呆呆地望了出去。店里鬧嚷的人聲，彷彿於他全沒相干似的。

窗外的田野，雖還映着落日的餘暉，但遠處地方已經籠上了薄薄的烟霧。溝邊樹枝微動，輕寒襲人的晚風，也在開始吹拂了。一種令人不快的暮色，就暗自漸漸濃厚起來。

他聽見老板娘在他背後正向別人誇獎馮七爺的本事，說是汪二爺沒借成的錢，只消他打幾句總成，就帮他拿到了，他心下一怔，但立刻就明白了：爲啥子今天汪二爺突然到易老喜那里去做客，而且也明白了汪四麻子爲什麼今天會忽地改變了態度。便像一個受騙了的人似的，大大生氣起來，拿拳頭使勁捶桌子一下。惹得一屋子的客人，都掉頭向他望了過來。

有的人從他本身，看不出什麼講究，便又由他肩上，望到窗外的田野去，恰好引向西

南面的路上，正現出一個人影，背上揹着包袱，走得一蹶一跳的。後面還跟着兩條狗。那種令人可笑的異狀，竟使大家深為奇怪起來，都心里想道：那是誰呢？息一會再來首先驚異地叫道：

「呵呀，那邵安娃哪，他給主人家發打了麼？」

這些酒客多半一些不識動頭的田主，和僱坐車的人們，他們聽見老奴娘這麼一道破，便覺得很平淡無奇了，就握着杯，各自歸坐，但笑談却馬上轉到了邵安娃身上了。

「他回去，晚上怎麼辦呢？」

說的人，因為含着隱語，卻先自哄笑起來，別的就賣弄聰明似的，冷冷說道：

「不要緊，他老實人，可以睡踏是板哪！」

「可基，別人怕不高興吧？正所謂臥榻之旁，豈容他人鼾睡！」

一個飽讀舊書的人，飛勢拋下一句文，並打一串哈哈收尾。

劉老九把剩的半碗酒，突然潑在地下，向老板娘，說聲「記着！」就拖着鋤頭恨恨地走出店子去了。

門外的天空和原野，漸漸黑暗起來。

一九三六，十二月，一日

## 春天改版後記

一九二五年夏天離開我四川的故鄉，從雲南寫封信給我的父親，說我要在他鄉異國流浪十年之後，才能轉回家去。不料到了一九三六年的秋天了，我還沒有如約歸家。因在國外國內，混了十年，覺得一事無成，彷彿項羽敗退烏江那樣的心情似的，「有何面目去見江東父老。」到不如墩在容易接近世界文化的上海，再在文藝方面，埋頭苦苦用些年功夫。

雖是這樣決定了，但對故鄉的思念，却沒有靜息下了。於是，便決定把那位在岷沱流域的景色人物，移到紙上，也宛如自己真的回到故鄉去一般。我先前寫作時候，所取的題材，大都是出於雲南，滇緬界中，仰光，新加坡，以及今天正被日本帝國主義進攻的檳榔嶼，我的故鄉還不曾展在我的筆下一次。

我的故鄉，正是諸葛亮說的沃野千里天富之國的一部份。我使定一個總題目，叫做「**雲南的沃野**」，另外分成春天，夏天，秋天，冬天四個小題目，來分寫它，並使每個小題

目，都可以單獨成爲一部作品。剛年部年約在八月間的光景，趙家璧君要我給良友圖書公司寫部中篇小說，便動手把春天寫成。論篇幅雖然寥寥幾萬字，也算我到一九三六年止寫作期中，最長的一篇小說了。

「春天」里面那条小河，對我有着最愉快的回憶。二三月間，日暖風和，家家婦女都到田野里面去摘龍鬚菜的時候，祖父却要我坐在半暗半明的屋子，苦讀四書五經，那種悶氣，真真令人難受。好在老人家眼有一些矚子，常常坐在小河里面，怕牠們浮游去遠，總每天上午叫我出去看視一次。在讀了諸屈聳牙的書經或者討厭的禮記之後，走在青草蒙茸的河邊，呼吸着水上清涼涼潤的空氣，晴天的原野，開花發綠的，又展開面前，真使人快樂得想學樹林中的小鳥，飛了起來。作了「春天」五年後的今天，重新再翻來讀的時候，鬼壓鬼封鬼的甚的，又一度現在眼前了。我感到，我讀這部「春天」一次，很像重歸故鄉一次似的高興。

里面每一個人物，每一句話，都不多都有一種活潑的影子，晃在我的眼前。尤其是邵家娃同他認識的人，春天里面每個人物，都改名換姓，只有他我使用了他原來的名字，

我對他印象太深了，他的名字和他的樣子，他的性情，幾乎連在一道，彷彿另換一個名字，就會分散他的印象似的。趙長生一個活潑的小孩子，夏天晚上沒事的時候，曾拿板凳當人，唱戲給我。小寶子看過。劉老九則比較莊重，不大容易使人接近他。我最記得他的，夏末，他正忙於插秧時，淹壞了他的茅屋，他氣急了，向不斷落着細雨的天空，念醜話罵玉皇大帝。這玉皇大帝在我們那邊，原是一位頂受尊敬的神明，誰也不敢對他講半句壞話的。

這三個農人，寫進作品的時候，也拿別人和他們相合的性格來補充過的，而且即使有些話，他們沒有說過，有些事，他們沒有作過，但按照他們的性格，再參照和他們性格相同的人所說的話，所作的事，我覺得，他們也可能說那樣的話，作那樣的事。因此，我在作品中，就漸漸感到我不是替這三個農人，記他們的言活言行，而是把我五十年來以農立國的奠基石——最勞苦的農民，拿來一刀一刀的解剖，分析。我在邵三娃身上看出奴性的服從，在劉老九身上，看出了堅決的反抗，在趙長生身上看出了反抗和服從的二重

性格。



我看見邵安娃這類的農民，太安份守己了，彷彿馱着石碑的最匾一樣，只在千斤的重壓下無聲無息地忍受着自己的命運。我很想像「春天」里面的陳家么店老板娘一樣嘲罵他：「沒出息的東西，我不可憐你」但到底對他的身世感到深深悲哀了，也許因為他是小時候喜歡親近的熟人，自始至終，不忍說出一句責備的話吧？

劉老九這類的農民，正直，不自私，對強暴，不妥協，對弱者，富同情心。知道他之後，我讀歷史，我就更能懂得李自成李秀成他們了。在明史上，看見李自成曾在米脂縣替大地主放過羊，後來造反稱王，把掠奪到手的東西，總是給與農民，自己則不好酒色，能和部下共甘苦。在太平天國史上，看見李秀成純是一個窮苦的農民。洪秀全起事的時候，他還在家，幫人種田，傭工度日，後來到了忠王，拿他為人的正直，待人的寬大，做事的能幹，竟將太平天國的殘局，支持了好幾年，起初頗使我驚異，覺得他們實是一種特出的人物，不可多得，等我把他們和兒時熟識的劉老九一比，才深切地認出，在我們這個民族的農民中，一脈相傳，是有這種優良的傳統的。李自成李秀成這類農民，實在為數不少，只不過他們沒有得着適當的境遇，適當的機會，來發展自己，表現自己吧了，正如劉老九

這個名字所影射的那個農民一樣，一直是埋沒在田野裏面。

趙長生這類農民，在佃農中，我覺得更佔得更多些。他們想討地主的好，在佃田佃租上討些便宜，討不到的時候，又在背後詛咒痛罵，詛咒痛罵，沒有出路，還是再去討好。這就是生活使他們變成矛盾的人，過着可笑又可憐的日子。這類人，可以一呼百應的，跟着劉老九去搖旗吶喊，反之，又可以學邵安娃一樣，本本份份去做人，甚至當人家的鷹犬，拿拳頭去打劉老九那樣的人。歷史之所以進步得慢，總愛走迂曲的道路，趙長生這類型的人，我疑心他們是不能不負一部分責任的。

「春天」這本書出版後不數月，即遇到七七事變，在虹口區內的良友圖書公司，受到日本帝國主義的炮火之災，「春天」第一版本，差不多損失完了。回到內地，我自己想存一本，那知在各家書店內，也簡直無法覓得。月前始找着一九四〇年十一月良友復興圖書公司的改版本，心里爲之快。惟近日敵人佔領上海，恐改版的「春天」，定又不能運來內地，因此一面去函良友復興圖書公司收回版權，一面交今日文藝社另印成書。並趁此次三版機會提明此書，是獻給我的父親的。又「春天」初版的那年，承茅盾先生立波先生，特

爲文給以鼓勵的批評，今特在此致謝。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日 汪林

## 落花時節

(一)

晚上後院里很靜，房簷上也沒有風吹下來。水牛黃牛圈在捲內息氣，不時懶懶地搖下尾巴。騾子也頭伸槽里吃草，間或作聲噴一下鼻子。猪些多已躺下了，只有條把兩條，還站了起來，擠着猪欄木條子擦癢。

劉老九見牛牲口都招呼好了，便走到房簷邊邊，仰頭看看，黑影森森的竹樹梢頭，現出星星密密麻麻的天空，又藍又黑，知道天氣很好，不像往天夜里，再落牛毛細雨了，就走進屋，加件衣裳在身上，打算走到外邊去。

趙長生坐在門檻上吸烟，烟斗在墨黑的夜影中，閃着一明一暗的火燄。劉老九披好衣裳出來，口里囑着烟袋，順便在趙長生烟上接火。趙長生讓他擦燃烟，然後摘下烟袋，勉強帶笑地問：

「當真要甚麼？」

「難道借甚麼要的？」

劉老九冷冷地回答，把旱烟袋桿子歪在右邊嘴角一點，就大踏步走了出去。趙長生將膝上的牛皮烟盒子，朝懷里一揣，立即站了起來，大聲嚷道：

「我同你去！」

一面走，一面就把頭上包的帕子擇散，直行包過。他們兩人走出角門，招財和來寶立刻閃過來。招財並不接近他們，只是用鼻子嗅着，努力分辨出在這兩人中間，有他們的「主人」。來寶却很大膽地，不管三七二十一，就一躍而過，走過圍牆。他們的足跡，與力現出討好的慇懃樣子。這兩條狗原是跟着邵安娃走的，且高高興興地躺在矮小的茅屋門前，但因邵安娃的老婆，管得很嚴，不准給它們一點零食。邵安娃曾把自己儲蓄的錢，偷偷着給牠們一點，結果却給女主人發現了，不但邵安娃的確篋，立刻從手上搶下，兩隻狗還給石頭棍子趕到田野里面，再不許進屋了。於是它們爲了飢餓所逼，只好挾着尾巴仍舊回了轉來。先前邵安娃在汪家的時候，晚飯過後，沒有事做，總擲個石頭坐在午棧面前吸煙，兩隻狗便在他身邊，一邊躺一個，動也不動地瞧着他烟斗上的紅光。現在只得寂寞地躺在門前了。但一聽見黑暗中有了足聲響了進來，或者響了出去，便要興奮地從地上爬起，慇懃地搖着尾巴，總以爲牠們的「主人」邵安娃在動。今晚也是一樣的。

趙長生嫌來寶在足下亂闖，便連踢帶罵道：

「滾開！好狗不擋路！」

來寶並未踢痛，只傾跌了一下，立即把尾巴挾進後腿，垂頭喪氣地跑開了。招財却很快就從氣味上分辨出來，那個經常睡在牛糞衣上面有着牛毛味道的「主人」，這一夜還是沒有他的影子，便懶懶地回到原處去躺下。

劉老九他們走到牆邊上，燒房裏送酒的吳夥計，正挑着空酒筲子回來，他喜歡喝一杯而且愛談點笑話的，從斗斗子上請紅酸，隱約認得趙長生他們，便笑着扯地問：

「去哪裏？兩個人邀邀約約的！」

趙長生帶着得意而又誇耀的自氣，笑着回答：

「你猜猜看？」

吳夥計譏笑地說：

「該不是又去吃魚吧！」

上次劉老九他們到錫子家裏去吃魚，引起邵安娃說頓毒打的事情，趙長生早已把它當成趣話，告訴過吳夥計了。因此吳夥計一碰見他空手出外去，便要這樣笑着打趣他。他總不免微紅着臉，羞羞半惱地嘆道：

「去吃你媽姐兒妹子的魚囉！」

今晚也照樣用這樣的話去回擊，只是跟往回有些不同，聲調中着實挾了些高興。他今下午同劉老九在田里扯苕菜藤子的時候，看見天空浮着的白雲，完全散得乾乾淨淨，便心里若有所得似的，獨自喜悅地說：

「今晚上天氣一定很好！」

他見劉老九躬着腰幹只是在扯，全沒理會他的話。他這時很想有人跟他談談笑笑，將苕菜藤子扯了一把，紮在一道，拋開之後，笑着說道：

「他娘的，嘴巴子些真毒，硬說我們不敢再去了！」

劉老九抬起通紅流汗的臉，略微詫異地問：

「去哪裡？」

趙長生似笑非笑地罵道：

「媽的，你這才裝得像唷，硬像是一點也不曉得！」

劉老九莫明其妙，仍去扯他的茗菜藤子，一面惱怒地說：

「哪個曉得你在說瞎子鬼話！」

趙長生立即帶點挑撥的語氣，笑扯扯地說：

「這都不曉得麼？……我請問你，邵安娃挨過打的地方，你還敢去嗎？」

劉老九把紅好的一把茗菜藤子，用勁丟在一邊，輕蔑地說：

「說一半天，我默倒啥子鬼地方！」

趙長生更逼緊一步，用反激的口氣問道：

「那你敢試試嗎？今天晚上！」

「我借沒有關倒鬼！」

劉老九現出不屑於理會的神氣，隨即彎下身子，把棕黃色的手脖子，伸進綠茸茸的藤子裏去，抓緊一大把，用力地扯了起來。

趙長生仍然繼續反激他：

「我看你這傢伙！一提起易老喜他們，借是耗子見了貓一樣！」

劉老九伸起了身子，惡狠狠地說：

「我倒不是那種嘴硬身子軟的傢伙！叫他們來碰碰看！」

於是趙長生笑嘻嘻地說道：

「你不怕，賭你今晚跟我去走一走嘛！」

「跟你！」

劉老九這麼攪他一句，就再不開腔了。趙長生原是很想一個人也去的，但又怕易老喜的兒子些，真的借埋伏在鋸子的屋前屋後，所以屢次都想約劉老九去，却不好意思直搭直說了出來，只是含含糊糊拿反話來激他。今天晚上，看見劉老九走出門去，便以為今天下午激他的話，生了效了，心里着實有種說不出的歡喜。劉老九啣着烟袋，走在街頭，一直向陳家店字走去，便越發放了心。

小溝兩旁的麥田菜田，白天原是拿碧綠的麥苗與金黃菜花在三月燦爛的陽光底下，裝飾這美好的大地的，現在給一個圓的日照着，全泡在一片朦朧的暗霧中，顯得溫柔而且甯靜。只那初吐的麥穗，和開得繁盛的菜花，還散發出一股清淡的甜的香味。趙長生啣着烟袋，並不吸煙，只嚶嚶唧唧地哼起調子來。

「春季里來百花開。

姐在房中等哥來：



今夜不來你真怪。

明朝兩下各分開！」

平時，他們兩個人一道在田里做活路，趙長生知道，若是劉老九心里快活，定規他哼了頭兩句的時候，就會跟着和了起來，但現在却老是悶着走路，不開一句口。他猜不透劉老九的心思，爲什麼在該快活的時候，還這麼悶悶不樂？於是他搗下熄了火的烟袋，彷彿要使劉老九開心一點似的，調好聲音，作古正經地唱：

「不吃不賭也是乾，

不嫖不耍也是完。

不信但看趙匡胤，

「吃賭嫖窩得做官。」

劉老九彷彿沒有聽見一樣，只是邊走邊用勁地吸烟。這一夜沒落牛毛細雨，天氣也不怎樣冷，所以走到陳家店子時候，還有幾個客人，放下酒杯，拿好奇的眼睛，打量他們。劉老九誰也不瞧地，就走到櫃台那面去，一面取下烟袋，倚櫃台邊上，扣去烟斗上的灰燼，一面向陳家老板娘直撈地說：

「老板娘賒斤炒胡豆！」

趙長生却笑迷迷的向座上的熟人打招呼，還對一個平常愛同他講話的張木匠，客氣  
一下：

「多喝一杯！酒錢算我哩！」

張木匠站了起來，一壁回答說：

「早就窮得來禁酒了，這是人家拉我吃一杯的！」

回頭又向那個請他的人，做着苦笑的神情說：

「就是他們的主人嘛！燒房里買的桶，現在借沒給錢……害得我做不出貨來，簡直想偷樹子了！」接着就忽忽走了出去。

趙長生走到櫃台那面去，先不吩咐要什麼，只向劉老九手上望，看他在拿紙包炒胡豆，便略微不滿意地說：

「怎麼你就買點胡豆麼？」

劉老九冷冷地擦他道：

「那你就買點好的吧！」

趙長生便對陳家老板娘說道：

「老板娘我稱花生一斤，五香豆腐乾十個。」

陳家老板娘只顧去蓋炒胡豆鏟子，對他的話好像沒有聽見似的，趙長生屈着二指頭，朝櫃台上敲了一下，不耐煩地說道：

「怎麼樣？擺來看的？」

陳家老板娘很快轉過身來，看了趙長生一眼，又看劉老九一眼，噉責地說：

「你們買這麼多東西做什麼？」

趙長生笑扯扯地回答：

「你用不着管！……你只顧賣你的好了！」

陳家老板娘立刻伸手來。

「萬末，拿現錢來！」

趙長生小聲陪笑地說：

「這點點子錢，掛一掛吧！明後天就一總給你！」

陳家老板娘似笑非笑地回答：

「今晚不賒！」

趙長生，勉強笑着說：

「爲啥子又賒跟姓劉的？」

陳家老板娘假裝惱怒的說：

「你拿到不明不白的地方去呀！我賒跟你！」

趙長生就高興地笑着說：

「他不是一樣麼？」

於是陳家老板娘也禁不住笑了，又朝劉老看了一下，然後小聲說道：

「好，一併做個好事吧！」

接着就稱花生，拿五香豆腐乾出來。

當趙長生和陳家老板娘談話的時候，劉老九已走到店子門外去站着了，一面摸出炒胡豆來吃。田野很靜寂，遠遠的地方有狗吠的聲音，在隱隱約約地傳來。罩在田野上的天空，嵌着半圓的冷月和銀色的星子的，顯得又藍又大。挨近地平線，天空四圍的邊緣，大約在地上蒸騰起來的水霧遮掩住，看不見銀色的星點，也看不見靜穆的烏藍，只是昏濛濛的一層，暗而且黑。

趙長生買好東西出來，劉老九便向左邊大路走去。趙長生立即叫了起來：

「你發昏了！怎麼悶着豬腦殼朝那邊走！」

劉老九一壁走，一壁冷笑地說：

「你曉得我到哪兒去？」

趙長生只好跟着走。一面着急地罵：

「我曉得你去闖鬼！」

跟着，就立刻明白了，大聲嚷道：

「媽的！你是不是去看卻哈兒？」

前幾天他就曉得劉老九要晚上去了去看卻安娃，但給雨阻着沒有去成，剛才走出汪家院子的時候，也忽然想到這一層，只因看見他沒有一直向卻安娃那邊走，而是朝陳家店子走去，便又立刻放心了。

劉老九嘲笑似的回答：

「你不去就算了，沒有哪個拉你去！」

趙長生踢足恨恨地罵道：

「你媽的，你好害人！害我除這麼多的東西！」

劉老九仍舊邊走邊嘲弄地說：

「你偕可以一個人到她那里去嘛！」

趙長生未動身的時候，因為有一種興趣在鼓動他，覺得一個人也未嘗不可以麻着胆子去，但現在走到空曠的田野中來了。雖然有月光，但四下里仍是朦朦朧朧的，似乎隨處都有不測的東西在窺伺着人，尤其有着仇人而又走在仇人的土地上，更免不免有幾分胆怯，所以趙長生只好無可奈何地埋怨：

「不是你這鬼東西，無名打鼓興些事情，人家早就睡得吹蒲打鼾了！」

劉老九不再嘲弄他了，換成溫和的口氣說道：

「去看看卻老安，也不見得是件壞事呵！」

趙長生心里已經願意去了，但嘴里還是抱抱怨怨的。

「去倒不打緊！就是他那龜兒子老婆，太可惡了，看倒人到埋不理的！」

劉老九又馬上回復了回弄的口氣，譏笑地說：

「叫你看卻老安嘛！哪個要你看他的老婆？」

趙長生無話可說，只好邊走邊笑起來。

(二)

卻安娃的茅草房子，離人家院落相當遠，除了屋側有一座圓頂車房和一口長有樹木的泉塘而外，簡直可以說是孤孤單單立在田野里面的。屋外的田地，大部份屬於馮七爺的，因為離馮家院子太遠，車房里的東西，照顧不到，便特別修了三間茅房，租人住下，順便叫他照看一切。卻安娃的父親以及祖上，很早就把家室安頓在這個卑微的地方了，卻安娃自父親母親給瘟疫帶走以後，他便成爲一個正式的世襲租戶，而且自小就幫房主人零工度日，只因馮七爺勾搭上了他的老婆這個四鄉出名的大足板，便把他差跟汪二做爺做長年，使他離家遠點，一月至多只能回去一次。因此卻安娃就一向給馮七爺漿在鼓里，絲毫不疑心他的老婆，總是誠心誠意地愛她，直到有一夜偶然回家發現馮七爺躺在自己床上燒烟，證明人家在耳邊說的話並不是無憑口說地遺謠，才把一付熱熱的心腸變冷了，此後也沒有再行回去。這一回，給汪二爺突然中途辭職了，仍然不想回到那個可憎的窩落里，可是不回去又到哪裏去呢？卻安娃帶着受傷的身子，攢着一塊襪包着，扶着一條棍子，走出汪家院子的大門，茫然望着遠天和大地時候，眼睛禁不住一剎時變得潤溼而且模糊起來。他的打傷了的肢體，是很需要一個地方休息一息的，但他知道在這廣大的原野中，沒有一座圓頂的車房，准許他進去過夜的。至於到鋸子家里和陳家店子

去借住幾天，他也一邊走一邊心裏盤算過的，好的時候，都不能得到好言好語的接待，這病了的時候，哪還能冒冒失失地走去呢？走到岔路上時，他才硬着頭皮決定了，還是回到祖上就租下來的老窩吧，然而一路上依然是憂傷地想：

「她該不會關起門，不要我進去吧？」

卻安娃走到茅屋前的不遠地方，看見暮靄中屋頂升起縷縷的晚烟，就遲遲疑疑停了下來，坐在麥田邊上息氣，他這時到不怕妻子趕他了，只担心一頭進去會碰着馮七爺。他想起這人，又氣又恨，但也不忍雜有幾分畏懼，進去嗎不進去呢？他非常地躊躇。隨着他回來的兩條狗，原是時而趕在前時而落在後，互相追着玩的，這時也停下足來。招財坐在側邊，用懷疑的眼光，不安地看着她的「主人」。來寶却一味饒里饒氣地，拿它豐滿的腰肢，去擦主人的足桿，想得到一隻溫暖手板，在他的背上撫摩。天已在黑暗下來，青青的麥苗葉子，漸漸變成黑色。菜花也不知不覺地褪去了嫩黃，染上一層水墨的陰影。兒時熟悉了的泉塘邊上的楊柳，麻柳，遠遠就拿憂愁的神氣，迎着負傷而歸的舊日夥伴，也慢慢隱入夜色中了，要在細看時，才能依稀辨出牠們的姿影。天空中已逐漸出現了星子。卻安娃唯一認識的七顆北斗星，也在北極星的右邊，斗柄上柄向下，又明又亮地，閃爍在屋頂滿面的天空中。向晚遲歸的羣鴉，也一陣陣地響着翅子的聲音，打頭上急急地飛過。卻安娃感到寒冷起來，同時受傷的地方，也早就須要躺下休息，他站起來四下看看，只好硬着頭皮，走去敲門。

出乎意料之外，大足板既是一個人在家里，又對他很是關切，招呼他躺下之後，還拍手打凳大罵汪二爺：攔中半腰息下工，非叫他找補工錢不可。接着又把先前的事，連帶地提了起來。

「你看看，遭了這樣的事情，哪不要一兩個人來幫幫忙？你喲，又是沒嘴的葫蘆，險子話都悶在心頭，不開一句腔。幸虧全靠我平日，一杯茶一袋烟，沒錯待過人。你不要難過，一切包在我身上，看他汪老二，就一手遮了天！」卻安娃就深深感動起來，趕忙問她：

「你找哪個呢？」

她現出精靈透頂的樣子，得意地說：

「你想想，這周圍團轉，偕有哪個制服得下汪老二呢？」

卻安娃茫然地望着她。她嚴肅地說：

「要是依你的脾氣，早就把人家得罪了！譬如說燒鴉片烟，你看見哪個是坐着吹的？又不比你們吃葉子烟，偕可以隨便，人家癮來登了，你不借床給他躺一躺，偕能算人情嗎？老實說，不說床，就是人家要房子，你也沒法子推哪。俗話說得好：『與人方便，自己方便』現在你看，只消我提一下，管叫飛轎駕馬去作，跑不斷他的足桿，那才怪哩！」

卻安娃慢慢明白她說的是哪一個，就眼光移開，竭力不看他的妻子。大足板知道他到



現在還不願意提到那一個，就帶着教訓的口氣，越發臉子嚴肅地說：

「你呀，你就是脾氣太古板了！這樣一輩子都會吃虧下去的！好比你現在借能硬着腰幹不求人麼？也問你，醫病不要錢？勒着吃不要錢？你不比一向在外頭，萬事由你，回到家裏，好歹都得聽我三分！」

邵安娃也想不出什麼話來回答，事實上，沒錢養病吃飯，也是一件頂難說話的事情，一切只好由她擺佈下去。而且你不聽她擺佈，能嗎？邵安娃對別的事情，也許糊塗，但這點情形，却是很明白的。

自邵安娃回家以後，大足板就帶口信跟馮七爺，叫他設法向汪老二找補工錢，還請他早些回個話，不幸天不作巧，差不多一連好幾天夜里，都在落霖霖的春雨，繞在田野中的小路，晚上頗難行走，而在大白天，馮七爺因年來力避嫌疑，又不好光明正大地走來。他曉得路兩旁總有女人在田里摘苕菜顛子，你走過的時候，她們埋着頭摘她們的，假裝沒有看見，可是當你一走過之後，她們就會彼此指指戳戳，壓窄喉嚨，楚楚地笑了起來，而且以後講談你的陰私，就把這回親眼看見的，當作一個天大的證明；而且還要添鹽搭醋，沒有的事情，都跟你加了進去。所以一直有好幾天，馮七爺都沒有到大足板家裏來。

劉老九趙長生他們兩人要來的一夜，大足板走到房子外面，仰起頭四下看看：滿天月色星光，皆極燦然，料着馮七爺一定會來，幾天來打算的事情，由此可以有個着

落，心下便禁不住十分高興，就轉進屋子，捲起袖頭，把桌椅板凳揩拭一番；油壺子的燈心，重新加以剪剔；三個磚做的土灶，滿滿燒上一壺清水。跟着還拿極好的臉色，對邵安娃溫溫和和叮嚀一番：

「我告訴你，今晚馮老爺會來的。你千急順我一點！他問你的時候，不要堵起你那張嘴巴，臉子放溫和一點，這不會傷你半根毫毛的。你要明白，他是專爲你的事情來哪！」

邵安娃怔了一怔，隨即眼睛順在一邊。在他的意思，要是露馮家燒火老幫忙，才能叫汪老二貼點工資，那他情願半文也不要。然而，同時心里又不禁想着：沒有找補工錢，怎樣過活？況且這幾天吃飯就不夠飽，是該轉向汪老二要的，但誰肯幫這個忙，誰能幫這個忙呢？他本不高興去想，但却偷偷地跑進他的心頭，使他感到惶恐，感到不安，他最後只好硬着頭皮由隨老婆去處置，而且也不再搭理的白，也不再看她一眼。不久聽見有人在敲門，他的老婆笑迎跑去開，他立即滿臉通紅起來，驚慌中不免雜有許多惱怒，他只好翻過身子，向着火烟黝黑的牆壁，不睬那走進來的客人！

「呵喲，你真像在做月子一樣喲！」

邵安娃聽見這個來自背後的嘲笑聲音，知道這是一向同着耕種的夥伴趙長生說的，便馬上掉回頭來，沒有招呼，只是臉上現着又驚又喜的精神，微微笑着。劉老九一面靜靜地打量他，一面溫和地問：

「好些了嗎？」

邵安娃愉快地點點頭，一壁就自行坐了起來。他的老婆把劉老九他們買給他的東西，遞給他看，叫他去點來吃，他急忙抓了一大把，來不及細嚼，就趕快吞嚥下去。劉老九知道他的胃口，回到家來，並沒得到滿足，便忍不住皺着眉頭向屋子裏飛了一眼，本想拿一個五香豆腐乾來嘗嘗味道的，也立即忍下手來，不願要了。

大足板一向到汪家院子去收工錢，總是做得正正派派，除了事務而外，並不談到別的，碰着劉老九趙長生他們，樣子尤其現得莊嚴，彷彿要用臉色把那些流傳在別人嘴上的謠言，完全鎮壓下去似的。趙長生見這樣一個女人，竟然如此驕傲，不肯隨便說說笑笑，有時同她問東問西，她借要裝模做樣，現出不屑於理的神氣，所以一向對她很是不滿。但這一夜，她是笑嘻嘻地開門接待他們，接到送來的禮物之後，借每人倒上一杯滾茶，笑迷迷說一聲「請！」這使得趙長生滿心歡喜起來，一面剝花生吃，一面對大足板稱贊地說：

「大嫂子，你真能幹，一個人敢在這里住，這掉跟別人都不能的！」

大足板自然很喜歡他的恭維，但臉上却現出十分矜持的神情，把眉毛一揚，微笑着說：

「這算得什麼？趙大哥，我們窮人子，哪比得人家深宅大院的，你不胆大一點，你借能做人嗎？」

跟着又斜起眼睛，望他丈失一下，然後半嗔半笑地說，

「實在說起來，我是神不怕鬼不怕的，我就怕你們邵大哥的怪脾氣，一不高興，他就堵起嘴，半句話也不回答你，叫你啥子也同他講不成！這頂嘔人了！這頂怕人了！好比這回的事嘛，你說同他商量商量，找個人去同汪二爺講講，貼補一點工錢，他才生氣的嘔子一樣，儘你成半天地講，他半句腔也不開。」

趙長生立即拿手拍着膝頭，大聲激昂地說：

「春圓子太狠了！這早該敲他龜兒子一下釘錘的，病了不醫，他借要開掉人家的工哩！」

趙長生又回頭向劉老九熱烈地說：

「你看，我們能想個法子麼？……我們早應該想個法子的！……邵安哥同我們朋友一場，這些事情不幫忙，借要陰子事情呢？……邵大嫂，老實說我早就想到這一層了，就是龜兒子天晚上落雨，害得我這些時候才來。」

劉老九聽他說完了，才插嘴冷冷地問：

「這，你能想出什麼法子呢？」

趙長生眼睛睜着大足板，捲一下兩隻袖子，眉飛色舞地說：

「我想法子麼？我當然能夠想法子的！……我想法子，我就是要叫汪老二他龜兒子東西，立刻拿出錢來，打一個吞，我都不答應他的。那一來，邵大嫂，包你邵安哥有錢醫

病，就開他三兩個月，也不愁穿，也不愁吃了！」

說得高興起來，也忘記喊邵安哥了，只用手揪一下邵安娃的腿子說：

「邵老安，到那時候，你就定規記得我姓趙的了，不像這時候只躺着傻笑，一定會跳起來跟我裝相倒茶，叫你喊聲趙伯伯，你怕都甘心情願的！」

劉老九揪他一下，責備地說：

「不要儘胡扯下去了！」

趙長生笑着向大足板說：

「邵大嫂，你不要見怪，我們幾夥計，一向是說笑慣了的。」

大足板漸漸在凝神聽着外頭有沒有足聲走來，便神情不屬地說：

「是到是的。」

這一來，到叫趙長生說話的興致減少一些了，他便把剩着的一個豆腐乾子，抓了來吃，使說話辛苦了的嘴巴，得到一點報酬和安慰。

劉老九瞧着邵大嫂聲音低沉地說：

「老實說，這個事情，我們都難於幫忙的，……因為我們人微言輕。這得請一個有斤兩的人物才成。」

邵大嫂現得很有把握的神情，臉子嚴肅地說：

「這一層，早就想到了！……劉九哥，在你看來，你覺得請哪個的好！」

趙長生立即笑扯扯地說道：

「這只有請馮七爺的好！我敢包他去一說就成！」

一面瞧着邵大嫂，看提到這人的時候，她臉上是不是會露出某種的祕密來。但邵大嫂却不是這樣的人，她不但臉不紅，就連眉毛也沒動一下，只是平平靜靜向劉老九說：

「劉九哥，你看這個事情，就依長生哥說的，請馮七爺成不成？」

劉老九到反而有點不好意思了，避開她的眼鋒，竭力使自己的話，變得懇切起來，不要像趙長生的話一樣，含有幾分開玩笑的意味。

「只要他肯幫忙，請他也可以的！」

於是邵大嫂滿臉堆笑，揚一揚眉毛，眼珠子活溜溜地轉動着說：

「你們真是了不起！這麼見得到家！」

她隨即轉向邵安娃，稍微帶着責備的口氣，埋怨地說：

「你看，你倒怪我嘛？你聽聽他兩位老哥子的話吧！」

這時突然門在敲得響，劉老九和趙長生都略帶驚異的神情，掉頭朝門口望去。邵大嫂安安靜靜地說道：

「這是馮七爺來了，前幾天我就爲了這個事情請過他！」

跟着就笑盈盈地去開門。趙長生立即向劉老九眨下眼睛，很微妙地笑了起來。

邵安娃立即現出厭惡的神情，把手里的花生，拋開不吃了，一面躺了下去，頭轉向

壁角落里，他還覺得不夠，又把一床鋪蓋，也拉來蒙着頭。

趙長生看見這情形，感到很是滑稽，就忍不住嘲笑起來，略微伏下身子，向邵安娃低聲打趣地說：

「要打就伸出手來打，不要裝烏龜，縮着頭呀！」

劉老九立刻照他背脊上，重重打他一掌，小聲責罵他：

「你這鬼東西！借要火上加油！」

(三)

邵大嫂開開門，隨着一陣冷風走進來的，並不是什麼馮七爺，原來是汪四麻子。劉老九趨長丈木打算馮七爺一進來，就動身走的，因見是汪四麻子，便也就停下足來。汪四麻子首先喊道：

「啲！你兩個傢伙也在這裏！」

接着臉上現出奇怪的笑容，笑嘻嘻地說：

「你兩個傢伙花樣多嘞！說是出來吃魚，吃到這裏來了！」

劉老九沒有理他，只又裝上煙，到壁上插的油壺子去接燃。

趙長生立即譏笑地問：

「我請問，你哩？……不是鼻子長，也聞着魚腥氣了？」

汪四麻子把臉子一板，嘴角略微一歪，現出不屑於理的神氣，輕蔑地罵：

「哪個龜兒子才那樣癩！我是來看看邵老安的……老安，你好些了嗎？」

趙長生逼進前一步躬下身子，仰起臉，對汪四麻子做出仔細看的神氣說：

「你來看邵老安！讓我看像不像？」

汪四麻子馬上伸手去抓他纏在頭上的白布子，一面假裝惱怒地說：

「叫你龜兒子當場出醜！看你借神氣嘛！」

趙長生頂怕人家拉掉他的帕子，露出鬍鬚頭來，汪四麻子一伸手，他就急忙躲開，結果只拉鬆一點，他絕一邊去，一面趕快纏好頭上的帕子，一面兜汪四麻子發氣地說：

「你來看他？鬼才信你的話！空起兩隻手，會是來看他的？」

汪四麻子看一下床面前桌子上擺的花生蠶豆，略略有點不好意思，隨即瞧着床上坐的邵老安，做出一本正經的神情說：

「老早就要來看你的，白天不得閒，晚上湊巧又落雨，不然哪等到今天夜里？今晚不順路，沒有轉到陳家店子去……」

邵大嫂端杯茶跟他，立即接着說：

「買什麼！反正他們買得多，再買也吃不完。」

一面就把桌上的花生胡豆，抓一把跟他。



她臉子有點冷冰冰的，因為一向對汪四麻子就沒大好感，她認爲他在背後講她壞話講得最多，而現在來看她的丈夫，也覺得其中很有些蹊蹺。

劉老九坐在稍遠的地方，靠着壁頭，邊吃煙邊打量汪四麻子，瞧他說話時候的臉色，是不是真心誠意來看邵老安的。

汪四麻子邊吃花生邊問邵老安：

「你腰幹足腿僂痛不痛？」

邵安娃也在一面吃花生，一面點一點頭說：

「僂有點點！」

邵大嫂趕忙責備邵老安地說：

「僂有一點點！你是整天坐着躺着呀，起來走走看，一下子就唉呀呵啣的抖起來了！」

汪四麻子討好似地笑着說：

「看光景，多躺躺幾天就會好的！」

邵大嫂禁不住恨恨地說：

「僂要多躺幾天！這樣躺下去，拿陰子來塞肚皮哪，他又不比生別的毛病，胃口滿好的！」

汪四麻子仍然笑着說：

「不要緊！好了，你借是到我二爸那裏去！」

「借去個鬼！好了就要，不好就一足踢開，那容易！」

邵大嫂越說越火了起來。「這回要不是我要點油漆跟他沖老酒吃，你看嘛，死在這裏擺起，也沒人來管的！」

汪四麻子稍稍有些紅臉，但借勉強笑着說：

「哪裏是一足踢開，我二爸是說在他家裏沒人招呼，回來有你大嫂在旁，樣樣方便！劉九哥長生哥他們就曉得，我二爸一向就喜歡老安的，逢人就稱贊他，說他人滿老實，又不多言，又不多語，做起事來，又肯出氣！」

邵安娃聽着聽着，不禁很是感動起來。因為半生很少有人這樣稱贊他，聽見的多半是些嘲笑和責罵。

趙長生聽見汪四麻子說完，就彎下兩邊嘴角，抵塞他說：

「我不曉得，我就沒有聽見他說過……他當面罵邵老安，我到耳朵都聽起繭了！」

汪四麻子抓把花生殼殼，跟趙長生打去。笑着罵道：

「龜兒子東西！你簡直是個戳波弄，專說壞話！」

接着又向邵老安及其老婆說：

「你們不曉得我二爸的脾氣，他嘴巴子多，總喜歡講你這樣，講你那樣的；可是你

的好處，他也全看在眼里，背着你，他就說出來了。」

隨即尖起二指頭，指着趙長生說：

「他不像我們的長生哥，當面說人長，背後說人短的！……」

「說你個球！」

趙長生很生氣地罵他一句。汪四麻子立刻現出陪笑的樣子說：

「得罪！得罪！我也跟我二爸一樣，要在背後才會說你好話的。」

趙長生拉下兩邊嘴角，有些恨恨地說：

「說好話！怕要閻王老子換過你那張屎嘴巴！」

汪四麻子斂着笑容，現着正經的樣子說：

「算了，不同你講了！我們碰在一道，總是兩個春官睡在一頭，說不完的！」

接着汪四麻子便走到油壺子那里去，接火吃煙。

他這一夜來看邵老安，原是汪二爺叫他來的。因為馮七爺自接到大足板的口信後，便向汪二爺講過，說邵安娃是他的租戶，他不好不管這件事情。邵安娃幫工的期限，尚須六個月才滿，應該多貼補幾個月工錢，或者幫襯一點醫藥費。這樣的要求，若由邵安娃或由邵大嫂提出，汪二爺是會理也不理的。但話是明明白白來自馮七爺嘴里，雖然講的時候，是搭別的事情，順便講了出來，而且講的時候借是笑嘻嘻的，把牠不當成要緊事來看，可是就因而拖下去，置之不聞不問，却又是不可可以的。汪二爺心里明白，只是

一個租戶，馮老七不會管的，這其間借有一個女人站在背後，馮老七要討她的好！所以汪二爺開始只說容他同家里人商量，繼後私下盤算之後，就叫汪四麻子去看看光景，要是邵安娃傷好得快，還是叫他早點復工爲妙；要是好得慢呢，就拿些好言好語去安慰，做些釜底抽薪的工作。汪二爺叫他這夜來，還給他十個當五十的大銅板，要他送給邵安娃，汪四麻子在油壺子上接火吃煙的時候，心里就一面想，到底給嗎不給呢？給呢，就顯得自己來看邵安娃，無非聽了別人的調遣，並非由於真心誠意，且跟剛進門來說的話語不符；不給呢，第一自己可以先挪來用幾天，讓手頭鬆動一下，第二也可顯出這次來看，完全出於自己的好意，好以後幫汪二爺辦理此事墊一點底子。他叭着煙，走回原來坐處的時候，心里便完全決定了。

劉老九本想看看個究竟的，但見時候不早，忍不住打了個哈欠，便站起來望一下趙長生，又望一下汪四麻子說：

「我們走了吧？」

趙長生便挪揄汪四麻子說：

「我們先走我們的吧！人家麻哥借有額外的事情！」

接着做出詭秘的笑容，對汪四麻子眨了一眨眼睛，意思彷彿在說：

「你的鬼過場再多，可瞞不過我哪！」

這到使汪四麻子，有些冒火起來：

「鬼事！和尚搞道士！」

於是也跟着站了起來，向邵安娃大聲說道

「老安！好好保養，二天再來看你！」

汪四麻子跟着他們出去。簷前一地的月光。籬上一樹垂柳，清清楚楚地把影子映在地上。半圓的月，已經偏在西邊了。略略扎過的野樹籬落外邊，四下的田野，都濛上一層薄薄的灰白色的霧，路邊的麥子菜花，似乎看得見却又不能瞧個分明，一切都仍舊有幾朦朧。臉上頸上手上，漸漸起着一種冷而潤濕的感覺。路邊的野草，上了露了，二個人走了一陣的時候，足跟穿的草鞋，却像洗過一般地濕了。

路繞到一處有林子的草地，常綠葉子的樹木，在月光底下，越發顯得陰森森的。一隻烏鴉驟然飛出林來，哇哇地叫了幾聲，又飛了過去。汪四麻子便疑心地說：

「啵，墳地里有什麼東西吧！！」

趙長生就笑着打趣說：

「有什麼東西？總是無二爺在那裏等你嘛！」

「呸！你這忘八蛋！」

汪四麻子摘下桐袋程子，厭惡地朝地下吐一口痰。趙長生彷彿怕他會動武一般，趕緊朝前快走幾步，然後嘲弄地說：

「麻哥，你說你胆子大，你現在敢到墳地裏去坐一陣，我就說你狠！」

汪四麻子罵一樣地說：

「我到不要充狠，只要你肯賭一樣東西，我就去！」

趙長生連忙說：

「只要你肯去，我有啥子東西捨不得嘛！」

汪四麻子便叫齊地說：

「我不賭你別的，你只消一個月不搗帕子，把痲痲頭全跟我露出來！」

這惹得一直默不作聲的劉老九也笑了起來。趙長生認真生氣了，但他並沒有回答，只大聲地「啞」了一下。

路還沒有繞完林子，頭走的趙長生，突然往後退幾步，本來退一兩步就可以的，但爲了好玩，故意叫人起見，就多退了幾步，同時還做張做勢，牽緊喉嚨小聲氣促地說：

「呀，你們看，前面，前面，是啥子東西？」

汪四麻子拿手朝他肩上一狠狠打了一下，罵道：

「你龜兒上東西，你嚇那個！」

雖然這麼說，但同時也停下足來，回過頭向劉老九問：

「我看那怕是……」

劉老九只顧朝前走去，一面大聲地說：

「管它的，我們這麼多人，怕啥子！」

前面的確有個影子，一晃就閃進墓地的林子中去了。汪四麻子立即氣促促地說：

「唔，硬是個東西嘍！」

「媽的，你借他哪個哄你嘍！」

趙長生又高聲叫怕地說。劉老九邊走邊說：

「不要怕！只怕我剛才說開囉！」

趙長生，汪四麻子不住悲傷地嘆氣。

「唔，人家說看見那個東西就再活不久了！」

趙長生不禁打下冷噤，但見汪四麻子那樣頹喪，也不免有些高興，就故意顯得滿不

在乎地說：

「那不打緊！二十年後，老子他們不又是一條好漢？」

汪四麻子默默地走了一陣才說：

「話到這那樣說……你曉得來世是不是那樣子……他又准不准你再變男人……」

劉九哥你曉是不曉？」

劉老九臉帶着恨恨的口氣說：

「我們共有一天算一天，明天後天的事情，都管不着，借用去想來罷！」

汪四麻子重重嘆一口氣說：

「你們都好，不比我家小！」

趙長生嘲笑道：

「家小你還敢做陰子？……咱們路子多……你怕愁沒人招呼麼？招呼的人包管多得  
很！」

如果就這樣正正經經講下去，到使人容易覺得他在說什麼關切話，不料他說到最後  
一句時，他自己忍不住笑了起來。

汪四麻子罵他一句野話之後，便又忿忿地說：

「我二爸真是氣死人！他……」

說到收尾他竟沒有說了。趙長生接嘴問道：

「今晚是他請你來陪酒？」

「他……不……」

汪四麻子慌忙地回答。於是趙長生嘲笑其說道：

「愛抱大星幹嘛！……總容易抱得這猪足幹的！」

劉老九忍不住笑了起來。汪四麻子不好意思地罵：

「狗頭！你嘴巴子給吐不出象牙來的！」



汪四麻子第二天早上起來，就拉他的黃牛。到河壩裏去放。河裏因到夏天秋天山洪暴發的時候，才會有水。所以河底這些地方都是青蒿木和野草，實是天下人一個很好放牛的地方。汪四麻子好幾年來，管許多牛，牛就藉草了，早晚總牽牛到河壩去放。但這天早上，牛就不吃草，在嫩嫩的草上，挨了一下，又抬起頭來，只眼睛呆滯地望着遠處。汪四麻子很詫異便罵牛道：

「不吃！上面撒得有狗屎？」

就又把黃牛牽到河壩青草更茂盛的地方，黃牛仍然不吃，剛才借草擦一擦青草，當下簡直就不理了。青青的嫩草，牛是頂喜歡的，況且借俄過一夜，當除了病借有什麼原因呢？汪四麻子便大為恐慌起來，就趕緊摸摸牛的頭，又搬開牠的嘴巴，撫着牠的舌頭來瞧瞧，似乎也與往常一樣，找不出什麼原因，就又把牠牽了回來。向老婆大聲發作道：

「你來看看！你昨天放的好牛！今天早上草也不吃了！」

汪四麻子在河壩，驚慌地跑了出來，明白是怎樣一回事了，劈頭就罵道：

「這畜生得我一個人養？屋裏的事，你就不相干！我老早就對你說過了，不要常常到外面去擺弄，終要把別人的屁股，頂在頭上臭忙，借要得意洋洋的，老實說，我是半隻眼睛。」

這就火上加油，汪四麻子拿起牽牛的索子，迎面就朝汪四嫂子的臉上打去。汪四

嫂子挨了一下，立即抓起腳下的石頭，直朝汪四麻子頭上打，波的一聲正打在額上。汪四麻子疼極了，便跑去屋裏拿鋤頭，汪四嫂子也毫不慌忙，就去拿挑水扁担。依往常的情形，這又得打一好架的，碰巧張木匠來送木桶，便一把攔住，笑着嘆道：

「你們兩口兒真是活得不耐煩，借要這樣小孩子氣，打打架玩玩！」

汪四嫂子因忙去招呼兩個嚇哭的小孩，便也丟開了扁担，她邊安慰孩子邊向張木匠訴苦地說：

「他就是這樣狠哪！外頭受了氣，就原封原樣拿回來，出在我小娘兒身子！昨天晚上那遲才回，你倒說一句。他就不明不白打孩子……我不曉得前世做了個子冤枉，這輩子才湯着兇神惡煞。」

汪四麻子拖在張木匠手裏，偕在氣吼吼地奔着罵：

「你不要拖着我！我今天不湊死也，我不是人！媽拉個X，她簡直敢同我對打起來！」一面拿手撲撲他打痛的額頭。

張木匠緊緊抓着他的手腕，使他無法掙脫，一面責備小孩那麼地說：

「不要饒！有事慢慢講……打死了，偕不是你出棺材錢。」

一面就把鋤頭跟他拖掉，給他拋得遠遠的。

汪四嫂子拉起藍布圍腰，跟最小的一個孩子揩去鼻涕，一面載起指頭恨恨地咒

道：

「你來打，只要你敢來打！」

張木匠就向汪四嫂子的道：

「嫂子，息氣點！少說一句算了，你快帶孩子進去做早飯。汪四哥有不是處，讓我來說他！」

兩個孩子也哭稀稀地說要吃飯，汪四嫂子便也牽着小孩走開了。

汪四麻子也息下了氣，但還很強地向廚房罵了一句：

「媽哩又！這樣的婆娘，一出手毒就脫骨節疼！」

張木匠鬆開了手，小聲勸道：

「牠們坤這人家總這樣鬧騰的！」

跟着用懷疑的眼睛，看一下汪四麻子，又嘆一聲道，然後才說：

「你們出了啥事情？」

汪四麻子這記起了他的牛，他走去把牛拴在籬笆牆上，一面取出驚慌的神態向張木匠說：

「你看，他媽的真奇怪了！他今天早上簡直不吃草！」

張木匠對於莊稼和牛牲口，完全外行，便隨口應道：

「那不打緊！等一陣牠就吃的！」

張木匠向東面看一下，太陽升高起來，霧已散薄了，但遠處的樹林村莊，借是有點

兒迷迷濛濛的。他要趕着回去做事情，便把剛才放在草堆邊的木桶，提到堂屋門口，大聲對汪四麻子說：

「這幾天真要叫人忙掉一層皮了！我怎麼跟你連更宵夜趕出來的！」

汪四麻子雖然認定汪木匠在莊稼方面是個外行，不相信他說的，但却又是這麼希望着「等下它就吃」，而且人又對於不確定的災難，起着恐慌的時候，任何空洞的安慰話，也都能暫時得到平靜。汪四麻子這時便是這樣的心情，他在苦楝樹上拴好了牛，用着「等會再石」的神言，看一下牛，便走去端詳那隻新做的木桶了。他提起來瞧瞧桶的週圍，拿指甲指指，看木料結不結實。

張木匠微笑着，不滿意地說：

「麻哥，你放心，這料子可不扎實麼？」

汪四麻子沒再說話，只在右疤痕的地方，拿手指敲了一敲。隨即翻轉桶子，查驗着桶底下。

張木匠不快地說：「由你這精靈鬼去看看吧！難道有一個疤，你就不要了麼？那才怪嘞！」便現着不理解的神氣，摸出皮烟盒子來，點了一烟。

汪四麻子看完之後，就把剛才敲過的疤痕，指跟張木匠看，用着生疏的口氣說：

「木匠師傅，這是啥子料子……」

張木匠半眼也不瞧地，只是拿手指頭抹下唾沫，將最後裏的一點烟葉黏合，一面冷

冷地回答：

「料子？這全是過刁過打的！」

汪四麻子有點惱怒地說：

「過刁過打？你騙誰子人呀！這麼大個疤！」

張木匠把裹好的帽，裝上成烟袋，一面譏諷地說：

這是生成的叫！……人臉上也幾顆癩子嘛！要那麼漂亮做啥子？」

汪四麻子臉上的癩子點點，却氣紅了，把木桶朝地上一頓，氣沖沖地說，

「我不要！……簡直給我這樣的料子來了！」

張木匠把啣着的烟袋，立即取下嘴巴，吐了一口唾沫，現出惡毒的「氣魄」

「不要！這才說得好聽喃！我連更半夜跟你趕，又親手親足送來，虧你說出這樣的

話！」

汪四麻子忍着氣說：

「要怎麼不要？我請你做桶開玩笑的？……就是你不該拿這料子來騙我！這些人

借是生得有一對眼睛的咄！」

張木匠呵斥的說：

「你生有眼睛？……你懂得啥子木料？你看過多少樹子？」立刻抓起地上的木桶，

夾到汪四麻子的鼻子跟前，「你認得這是啥子木料做的，我就甘願做你的乾兒子，立刻賊

你三聲乾爹！……你生有眼睛？這個疤，包你不會漏的！你去試個半年六個月看看，要是漏了，你來掉新的，我不打一個容！」跟着把桶重重地頓在地上。

汪四麻子現着什麼話都不聽的神氣，搖着頭說：

「不管你再說得好聽，疤總歸是個疤！……老實說，原先講的那個價錢，是不成的！」

張木匠立即鼓起眼睛，大聲說道：

「不成？我告訴你！一個不能少！九百九十九都是你的錢！」

汪四麻子就紅着臉氣沖沖地說：

「好！就算我姓汪的又倒了楣！……不過哩，今天沒有現錢！」

張木匠袖子兩挽，彷彿要動武那模樣似地，對着汪四麻子的鼻子，大聲吼道：

「你是不是安心同我開玩笑？講好現錢生意，你又變卦了，又做的嘴巴！她娘的，索性我們就來訂一架好了！」

汪四嫂子應聲走了出來，趕着說：

「張師傅，有話好說！木桶錢我們湊跟你好了！他做事就這樣婆婆媽媽的，拖泥帶水，全不一下弄清楚！」

汪四麻子惱怒地罵他老婆道：

「媽的×，有你來說的！」

汪四嫂子揪他進去，便自己摸出錢來給跟張木匠。汪四麻子一面走進去，一面氣噁氣脹地說：

「我不要！你跟老提進來嗎，看我不跟你打鬧！」

張木匠收下錢，走了出去，一壁自言自語地說：

「一點小疖子，就不要了！比起你身上來，那算個啥嘛！」

汪四麻子從屋裏衝了出來，咬牙切齒地罵：

「我揍死他！這死種！」

汪四麻子一抱抱著他，責備他道：

「你又耍遭兒了！怎麼這樣肝火旺？人家不比我，打起來你會吃虧的！」

幸好張木匠沒有聽見他罵的話，只顧朝田野走去了。汪四麻子也給老婆拖住，掙開不開。汪四麻子見張木匠走遠了，在田邊邊邊上替馮七爺放牛的馮三娃打招呼，才鬆開手。他提着桶看了一下，便不聲不響地走了進去。

汪四麻子獨自一個入站在屋前，呆了一陣，才恨恨地罵道：

「真是苦堆時了！人家碰的鬼一個！我們是一串串的！」

接着，他走到苦練子樹下，仔細瞧瞧他的黃牛，似乎也沒甚麼病，便到草堆那裏去扯一小把乾稻草來試試牠，但牠沒有吃，仍然拿鼻子去挨一挨就算了。汪四麻子倒抽一口冷氣，重新焦灼起來。牛萬萬病不得！何況現在正是開始春耕的時候！而且這筆買牛的

錢，借是向他二爸汪二爺借的，至今沒有歸還一文。

吃早飯的時候，汪四麻子摸着褲袋，誰也不看地，長長嘆一口氣：

「借一根草都不吃呵！」

接着更埋下頭吃飯。汪四麻子拉起藍布圍腰，替小的孩子揩一把鼻涕，然後着急地

問：

「看出錢子毛病沒有？」

汪四麻子吃了一陣，才頭也不抬地回：

「看起來到是好好的！」

汪四麻子放下幾分心似的，一面拿起碗筷吃飯，一面慢慢說道：

「我看總是把青草脹多了！就像小福他們往天一樣，停食，壞了胃口！」

汪四麻子不相信這些話，他覺得他這一兩天以來，運氣不好，處處都在背時，黃牛很難說不遭到意外。吃了飯，他又去到苦練子樹下，剛才丟在牛嘴底下的乾稻草，借一根也沒動地拋在那裏，他的心緊了起來，想到街上去請個牛醫來看，但又怕真如老婆說的只是吃多停了食，那豈不是白白花一場醫藥費？他決不下心來，到底怎樣才好！最後才打定主意，到汪家大院子去請教他的二爸，順便又算把昨夜替他做的事情回了話。



昨晚沒有落牛毛細雨，今天天氣越發顯得晴朗暖和。早飯後，就使人不想再穿棉衣。粉藍豔麗的天空中，時前有布穀鳥飛過，一面飛，一面叫，「包點，包點！包點，包點！」田裏一簇簇的黃色菜花，頂頭帶有一小朵一小朵在開，下面卻已暗暗結起實來了。麥子是通通抽穗了，有的借風飛地撒撒勾下了頭。蠶豆莢莢莢綴有花朵，挨足的藤上，已現出了小小的豆莢。在這百花快要開完的時候，蜜蜂和蝴蝶都格外顯得忙碌，到處響着嗡嗡的聲音，到處閃着美麗的翅子。人在這樣豐饒的原野裏走着，週身都禁不住想活動起來，如果長有蓓蕾，就想立刻開放，有翅子，就要馬上飛舞，極彷彿中了魔術似的。但汪四麻子卻沒受這些好天氣好景色的影響，埋着頭沒精打采地在田地上走着，長烟袋桿子也冷冷地拿在手頭，不像往日高高興興叭在嘴上。往常他替汪二爺辦了一件事，總是興興頭頭去報功，這回却不然了，要不是爲了請教牛牲口的事情，他簡直就想不去。

汪四麻子走到龍鬚草田邊上的時候，扯着蓓蕾的趙長生，就故意現出驚訝的神情看他，借拿手背揩一下眼睛。依照往年兩人開玩笑的情形，汪四麻子會要說：「瞎子瞎？連你爸爸都認不得麼？」然而今天可沒這種說笑打趣的心情，只沒明其妙地與下趙長生。趙長生把扯的一把蓓蕾，挽了一個結，丟在足下之後，方又笑着說：

「不是聽說昨晚回去就翹了辮子麼？」

這話本使人很冒火的，但因趙長生現出嘻皮笑臉的神情，弄得汪四麻子一時發不起脾氣，只好這樣罵道：

「你這忤逆不孝的東西，老子借沒死，就想抱靈牌！」

接着，汪四麻子就正氣經地問：

「我二爸在家沒有？」

趙長生躬下身子去扯着牽藤子，用抵塞那壓似的聲音回答：

「我不曉得！他又沒有裝在我的褲襠裏面！」

汪四麻子這才恨恨地罵：

「簡直是瘋狗！開口就咬人！」

劉老九正在另一個田裏駕起牛抄田，左手握着犁頭把子，右脖子則裸露出來，捏着牛繩和鞭子，大聲叱罵着牛。水牛嘴邊冒出自沫，每聽見一聲叫罵，看見鞭子一揚，就奮力走它三五丈，然後鬆懈下來。牛足人足，都濺起了雪白的水花。沒有完全扯淨的荇菜田地，淺淺淹着水的，便在犁頭抄過的地方，翻出潤濕的黑土。重新浸在水裏去，有的借像小舟似地浮在水面。田地的窮頭，牛一走開的時候，便立刻有打狗燕，幾隻幾隻地飛來，搶着地上的曲蟮和浮在水上的土口子。燕子不怕人，一直在水田裏，掠來掠去的。劉老九抄過來的時候，汪四麻子便去問他，汪二爺在家沒有。劉老九沒有望

汪四麻子一眼，只是更加忙得抄田，越發大聲地罵牛，隨又一轉眼抄過那邊去了。

汪四麻子本來借要問劉老九一聲：「牛不吃草，到底是什麼毛病，但見他那樣不歇不睬，只好不問了，同時又輕蔑地感到：『我都不曉得的，他借曉得個球，這樣的蠢傢伙！』」很不高興地走開，一面又偏起頭看一下劉老九，心想：「球錢沒有一個，借驢做做……」

汪家大院子向陽土牆，全給土蜂子作了巢了，密密麻麻的眼孔，正和汪四麻子的臉一樣。土蜂子嗡嗡和的陽光誘出來了，不斷地在牆壁上，飛來飛去的。汪四麻子揮了兩回手，才避開土蜂子走進院子去。汪二娘正同她的媳婦，在桃樹下樹枝樹上頭架起竹竿晾曬衣裳。樹上的桃花杏花，早已謝了，葉子長得茂盛盛盛的。茗菜顛子晒得半乾，綠色褪去已變黑了，就在椅子樹側邊，一簾簾一簾簾地晾在板凳上。汪四麻子連忙笑着問：「二嫂的好，隨又望着簾子稱贊茗菜的多。他一向來到他的二爸家裏，總是先說些話來，討對方的歡喜，然後才歸到正題。他這次借沒講出他的來意時，汪二娘就從他不安的臉色看出有什麼事來了，便先問：

「老四，你二爸不在家，你找他有什麼事？」

汪四麻子本想把他昨夜去借那安姓的話，說了出來，但又覺不妥，他懂得他二爸的脾氣。他沒有要人公開的事情，他絕不肯讓人家隨便講出來的。就是事實上講出來一點也不要緊，他也要惡斥你不給他保守秘密。汪四麻子所以給他看重，這一種脾氣的了

解，是很佔重要的。所以汪二娘問他，他便支吾道：

「沒啥事情，我來看看。」

但汪四娘是個愛管閒事的人，總不願意別人在她面前有甚麼秘密。她頂不喜歡他丈夫的地方，就是她丈夫有些事情不肯講。因此，她越挖越底地問：

「我看，你怕有別事情罷，不要瞞我。我借可對婆二爺面前，講得起句把話！」

汪四麻子當然也要討汪二娘的歡心的，好在這回用不着扯謊，便會把請教牛病的事情來抽塞：

「呵呀，牛病倒了！那借了得嗎。一定是春瘟！」

汪二娘大聲叫了起來。她並不是關心汪四麻子的災難，而是担心牛死了汪四麻子還不起她家賬。接着她拿起掛在的一件衣衫，也丟到桶子里去，催促汪四麻子地說：

「快去問你二爺，看借有救沒有？他正在三清寺談話，為老七早上打發人叫他去  
的！」

汪四麻子給她說得這麼嚴重，便也不免恐慌起來，一面答允就去，一面又回頭問：

「二嫂，二爺回問議這子事，該不會又上街去吧？」

說着跟子問款。汪二娘這般回答之後，隨又望着她的媳婦問道：

「借有一點，是不是？哪家地上掉了柏樹？剛才在醃蒜苔，我沒大聽清楚！」  
媳婦停下晾衣的手，仰起發紅的圓臉，想一下才又說道：

「我記得是說三清寺公地上掉的吧？」

「呵！三清寺公地上掉了柏樹！」

汪四麻子驚喜起來了，原來昨夜在那墓地邊上，看見的並非是什麼「二五」，而是偷樹子的賊「大」，於是一夜的心白，至此便全然爽快了，就停了足高興地說：

「哈，早晚得，就抓住那個砍樹子的賊了。昨晚正打那邊過，他們說看見月光底下，一個人影子，靦進林子去，我疑心他們說鬼話，要是我親眼看見了就好，我一定要追進去的，把不定抓住賊，至少也要扣下根把樹子也。」

汪二娘連忙問道：

「昨晚你去那邊？偕同哪幾個人一路？」

「二嬸，就是你們永兩位大長年嘛！」汪四麻子立即用挑撥的口氣回答。

汪二娘詫異起來：

「這兩位東西，黑更半夜偕在外面走！」

汪四麻子繼續用挑撥的口氣說下去：

「我勸，到是有事情到張木匠那里去，上回定的桶借沒送來，我去催他。回來的時候，就碰到你這兩位大長年了！我問他們到那里去來，都不肯吐實話，諛諛祟祟的！你曉得他們在外面幹些什麼子好事情？」

汪二娘的媳婦已經晒好衣裳了，只把一些有皺紋的袖頭衣擺，一一揮伸展，立即驚

驚張張地說：

「呵呀，這該提防的好！不要弄兩個賊在屋里才好喃！」

汪二娘思索地說：

「該不至於那樣吧？他們都是土牛土長的！」

汪四麻子故意看看週遭，然後做得小心理慎地說：

「二孀娘，你沒聽見趙長三哥張嘴巴說，他早就說過他連捧老二都要去當哩！」

汪二娘扁一扁嘴，輕蔑地說：

「他麼，怕不是那材料，就只一張嘴巴子會胡說八道！做起事來，胆子小得很：晚上去放水，哪一回不叫劉老九同他一道？」

汪四麻子趕緊趁勢說道：

「他一個人，自然幹不出陰子壞事情？可是有了劉老九在一道，可就大意不得喃！劉老九那個人，你看他那副樣子，就曉得他心腸歹毒得很。」

汪二娘沉默了一會兒，然後小聲說道：

「是的囉，不管他們作奸作歹，你做主人家總得留心他們！不說敗壞主人家的名聲，就是惹些閒事帶來，也夠人麻煩，前回晚上打傷安娃，你二爸担攔了好多事情。」

汪四麻子又現出微妙的神情笑着說道：

「那件事情，借沒麻煩完！」

他不覺汪二娘不知道馮七爺來替邵安娃來辦過交涉，但總覺得不該這樣露出一點口風來，他怕汪二娘再追問他，便趕忙責備自己：

「咳，真該死，只顧講閒話，把要緊的事情，都耽擱了！」

隨即趕快抽身出去，一面走，一面借在自言自語地說：

「要碰見二爺就好了！」

汪四麻子出了汪家大院子，他想着昨夜看見的東西，原是偷砍樹子的賊，便又禁不住獨自微笑起來，而前展現着美豔的陽光，紅黃嫩綠的田野，以及抹着粉藍烟靄的林子，都使他感到快樂。

燒房里的吳夥計正把烤酒用的大麥玉麥包子子，挑到院前空地上去晒。他望見汪四麻子那樂得得意地笑，就嘲弄道：

「四哥，怎麼一個人在笑？又檢了銀子麼？」

汪四麻子檢銀子的故事，原是這樣的。去年冬天他跟老婆在屋後挖地，鏟的一聲挖着一塊石板，翻起石板一看，一個封好口子的罐子，黃琤琤地現了出來。汪四嫂子驚喜地說：「一定是金子」，趕忙去揭蓋子，他就阻止道：「不忙，我們先敬下神吧！這樣我們才消受得起！」他記起曾大桶檢銀子的時候，就曾經這樣做過的，但屋里哪有現成的香臘錢紙呢，他便到汪二爺家去借。借來燒了之後，兩夫妻都對天叩頭謝了一番。然後揭開蓋子一看：哈，哪有什麼金銀呢，只是好些根人骨頭！一場歡喜，就全變爲懊

惱！後來無意中傳了出來，鄉里人便把他當成有趣的笑話。而在汪四麻子呢，他一聽見便會禁不住要臉紅。所以吳夥計這時揶揄他又檢銀子，便罵道：

「放你媽的狗屁！」

「不要罵！我不會分你的！」

吳夥計挑着空籬篋笑地扯地走了進去。

這個不愉快的回憶，很使汪四麻子掃興，雖然事已成爲過去，但一種運氣低的感想，却纏暗暗地潛來心頭。他又想起他的不吃草的黃牛了，假如真如汪二娘說的害了什麼春瘟，那就等於出脫好幾石穀子，今年白白做了一季。他再微笑不起來了，一臉憂愁地直朝三清寺走去。剛才有一隻布穀鳥在那邊樹林里叫着，「包包割」的，現在已飛來水溝邊的桃木樹上，而且是湊成一對在互相唱和地叫。這使汪四麻子聽了越發心焦。

劉老九偕在罵着犁頭抄田，他先前裸出一隻右膀子的，現已完全脫下衣衫，上身的肌肉，在陽光下面健壯地露了出來。趙長生却沒有扯蓆菜，他脫下衣裳，坐在田埂上，埋頭尋找蟲子。汪四麻子很想告訴他們，昨夜看見的那個東西，並不是什麼鬼怪。可是想起剛才兩個人的討厭地方，尤其是劉老九驕傲得可惡，便不願講了出來，他高興他們永遠當成遇了倒楣的事情。接着，僥倖不是見鬼的快活念頭，便在心里浮了起來。便同時那種愛同人家打趣的習慣，就又忍不住地來在嘴上。他便學着汪二爺的口氣，對趙長生罵道：



「雜種東西！又在躲懶子！」

他學他二爸的聲音，學得很像，這使趙長生嚇了一大跳，不得不慌忙地連忙披上衣裳。等到一眼看見是汪四麻子在開他的玩笑，趙長生就抓塊泥土跟汪四麻子打來，一面罵道：

「十麻九怪的東西！」

汪四麻子點燃葉子烟，便高高興興地走了開去。借沒走到三清寺的時候，他就碰見汪二爺了。

## 六

汪二爺頭上戴頂油光光的黑緞瓜皮帽，洋緞皮馬褂，已脫下來了，搭在手腕上。他臉上有些怒氣，因為糧子方面的捐款，無法避免，使他感到不快。汪四麻子知道一定有些事情，便不好先說牛的毛病，只做出最好的臉色，去招呼他，並問偷樹子的賊人，查到下落沒有。汪二爺沒有回答。

汪四麻子便趕忙把皮馬褂跟他拿着，走在後頭。汪二爺走了幾步，咳嗽一下，把一口稠痰，吐到五尺來遠的麥田里去，然後問道：

「昨天晚上你有沒有到張木匠那裏去過？」

「汪四麻子想照實說，他沒去過，但又怕剛才跟汪二爺說的話，對不到筭，便只好

味說謊下去：

「昨晚我到邵安娃那里，我就順路去過。我是問問他桶做好沒有？」

「是不是你偕同劉老九趙長生他們一道去的？」

「沒有？我和他們兩個是在邵安娃那里碰到的？」

汪四麻子驚異地回答，他明白汪二爺的話里大有原因。汪二爺却聲音冷酷地問道：

「他們到那里去做？」

汪四麻子不敢作着確定的回答，只略帶惶恐的臉色說：

「好像他們是專爲了看邵安娃去的！」

汪二爺，用鼻子作聲哼了一下。汪四麻子連忙趕着問道：

「難道偷樹子的事情，跟他們有關係麼？」

汪二爺沒有回答，只是走他的路。汪四麻子担心他也有關係，所以他又趕緊申明：

「我看偷樹子的，怕是另外的人些，我們昨夜一道回來的時候，就確見有人躲進林

子去：」

汪二爺：立即問道：

「你看見是哪一個呢？」

汪四麻子真後悔昨夜沒有把那入影多看一下，如果認清了誰；這時豈不使自己脫掉關係，免得處在這麼犯嫌疑的地位？便不安地說：

「月光底下，一晃就進去了，不大看得分明！」

汪二爺冷笑了一聲。這使汪四麻子週身冒出毛毛汗起來，連忙呼吸迫促地說：

「二爸，我是照實說，有一樣講一樣呀！」

汪二爺叱責地說：

「我一向借看得起你！哪知你翅子借沒長硬帶，就背着我搞起事來了！」

汪四麻子哀求似的說：

「二爸，你……」

汪二爺停下足來，滿面威嚴地截止着他：

「你不用說，我一切都曉得了！」

汪四麻子臉上立刻現出委屈和痛苦的神色，想說話而又不敢說下去。

汪二爺却越發嚴厲地說：

「讓我告訴你嘛！昨天晚上你帶劉老九他們，把扇子抬到張木匠那里去。今早上張木匠又到你那里來給錢……你們真做得好事！」

汪二爺這樣說的時候，銳利的眼光，一直可怕地對着汪四麻子的臉和眼睛，顯然他對於他所說的話，借含有不少的試探性質，只是他講出的語氣，却顯出極其確定無疑的樣子。汪四麻子聽見這麼說，簡直驚駭得呆了起來：

「這簡直是活天冤枉呀！怎麼搞到我……」

他說到這裏，就氣促得說不出來了。汪二爺不看他了，一面朝前走，一面責備地說：

「其實說起來，根把樹子倒是小事情！只是前幾回掉的，全算到你的名下，懂不懂得這層厲害，再呢，借帶挈了我！好些鬼東西，都以為我在背後做主使人！你喃，你到我瞞得水瀉不通的！」

汪四麻子跟在後面，悲哀而又痛苦地說：

「二爸，這件事情，求你千萬再查一查，不要單聽人家一面之辭，冤枉死了好人……你看我老四從來幹過這些壞事情沒有，……我敢當天賭咒，從來沒有幹過！……對你老人家，也從來沒有瞞過一件事情！」

汪二爺走了好一陣，才輕聲說道：

「查，當然借要查的！」

汪四麻子知道他哀求的聲音，大概已經生了一點效了，便又重新分辯地說：

「這後面一定有人在使壞，他故了歹事，借要造謠言，並在別人身上。今天早上張木匠是跟我送木桶來，我嫌木桶有疤子。差一點就要同他打一架。他給啥子鬼錢哪！到他來討他媽的桶錢！借有，昨夜我根本就沒到他那里去，豈是三個人一道去，更是活見鬼！」

汪二爺聽到這裏，便又罵聲說道：

「我不愛聽你這些鬼話了！剛才你借親口對我說過，你到他那里去催桶！」

汪四麻子立即惶恐地說：

「呵，一定是我搞糊塗了！我老實說，我昨晚上的確沒有到木匠家去，只跟你老人家辦那件事情……」

「夠了，夠了！你老實得很，我往後也不敢託你瞎子事了！」

汪二爺回身來冷酷地這麼說，一面就把皮馬褂，從汪四麻子手里奪去，接着就一搖一擺地走回家去。

汪四麻子是全靠討好汪二爺過活的，怎麼受得下這些話呢？簡直可以說，比挨一個耳括子，借要難受。他定定地站在臺上眼睜睜看見汪二爺走去，一時回不過神來。他覺得彷彿像一匹可憐的走獸一樣，冤枉踏進獵人的陷阱，幾經掙扎，就快要爬出來了，却給自己滑下足，又立窻撲進一窟落到底下，比先前陷得更深。他覺到這一層，他心裏很是難過。他打算到汪家院子去，再向汪二爺分辯明白，但想到汪二爺的脾氣，他又不敢了，他知道汪二爺在氣頭上的時候，無論什麼好話都不愛聽的，即使你很有理由。最 汪四麻子打一置問問年的毛病，可是這時候連這種說話的勇氣，他都沒有了，只好趕回家去，看看他的牛，到底怎樣了。

劉老九借在駕犁抄田，大聲地罵牛。趙長三扯着苕菜，尤其現得忙碌，比任何時候，都扯得勤快些，顯然汪二爺剛才打這裏過身，給他不小的影響。汪四麻子一看見他

們，就忍不住趕快走了過去，追不及待地向趙長生說：

「嗨，這才活天冤枉囉，昨天晚上打三濟寺公地過一趟，人家就誣賴我們三個偷樹子，你看氣不氣死人？」

趙長生起初信有點不相信，以為汪四麻子又在開什麼玩笑，等到看見他從來沒有過的氣憤樣子，便也半信半疑地問：

「哪一個雜種講的？」

「就是他嘛！換一個人講的，我哪會這麼難過？」

汪四麻子這麼恨恨地說的時候，借拿手指一下向院落走去的汪二爺。趙長生算是第一次才聽見。汪四麻子的嘴上，不說「我的二爺」而做「他」了。從這裏可以想見，汪四麻子的話，確是一點也不見戲。所以趙長生就忍不住罵了起來：

「他媽媽的，他怎麼不說我們偷他姐兒妹子呢！偷樹子，我有那的用場！」

汪四麻子在平時斷不肯人家罵他二爺的，起碼他也要回罵一頓，現他却認為趙長生應該這樣發氣，並借火上加油地說：

「你說沒有用場嘛，他會說你偷去賣哪！他借北買主都指了出來。」

趙長生經太陽晒熱的臉，越發氣紅起來，更加大聲地罵道：

「越發說得怪了，他媽媽的，要說怪話，就大家說怪話！人家問到我，我就說賣跟他春間子了，偷也是他叫我們去偷的！」

劉老九因他們在大聲吵鬧，就又讓牛息口氣，停下足來聽聽，一面拿手掌揩揩額上的汗水。聽到這裏，便罵起長生道：

「糊塗東西，你簡直在說屎話了。你那樣說，你不是承認你當真偷了！」

汪四麻子現出難過的樣子，勉強笑着說：

「外面人家就是這樣講呀，因為你是他的長年，我又是他的姪子！」

趙長生立即惡毒地笑着說：

「那好得很！那好得很！醜名聲都搯在他爺兒子身上，我們害怕啥子呢？做賊就做賊，哪個說，我們就偷哪個！」

汪四麻子害怕地說他道：

「算了，你這張嘴巴子，把沒有的事情，都說成真的了……長生哥，請你不要這樣亂講，你曉得你這樣講下去，你要牽連多少人去了！」

劉老九微帶譏刺的神情淡淡地笑道：

「這樣看起來，有嚙子怕頭！他帶頭的人，洗得清，別人也洗得清吔！」

汪四麻子却苦笑道：

「他們有錢的人，有甚麼洗不清的！他們真的偷了，請人吃頓油大，哪一個也不會再講話。苦的是我們球錢沒個，你沒偷，也疑心你偷，哪能單得上一個賊名兒……這回收贖的，他們偏偏說成張木匠，這就替他洗刷不少，至多無非說成睜隻眼閉隻眼罷

劉老九就向快要走進汪家院子的汪二爺，看了一下，然後問道：

「這樣看來，他借氣喘子呢？剛才他不是氣狠狠地打這裏過？」

趙長生啣弄地笑道：

「我看他那個樣子，就像脹鼓鼓的豬尿泡一般，爭些花兒就要脹出尿來了！」

汪四麻子就乘機說道，聲音很小，彷彿這些私話，只可以趙長生他們兩人才聽得似

的。

「我剛才把他抵得一句都說不出來，你們想想，有啣子證據，說我們偷嘛！那種牛筋牛降的脾氣才可惡哩！我是一點不怕他的，他說一句我就頂他兩句！」

汪四麻子說的時候，臉上便無形中現出得意的神情，彷彿他真是這麼做過似的。

劉老九聽見他這樣說，便微微笑了一下。趙長生却嘲弄道：

「你多狠咄！過幾天，你會說你二爸都要掉轉來叫你汪四爸了！」

汪四麻子一點也不紅臉，只是做出生氣的樣子，伸出手來要打那麼似的罵道：

「看老子不把鬍鬚頭跟你揪掉，你龜兒子再變酸嘛！」

趙長生哈哈地笑着躲開，一面嘲弄他說：

「只要以後不再抱他的大足幹，我就真佩服你狠！」

汪四麻子朝趙長生正面厭惡地吐口痰，然後叱責他說：



「難道要白憑無故地對人板起雷公臉麼？那才怪了！」

接着就向劉老九說道：

「你子鬍鬚頭，你同他講不起兩句正經話的，……說一半天，劉九哥任覺得，這回樹子是哪個偷的？你估估看！」

劉老九望望他的水牛，然後淡淡笑道：

「這怎麼估得到？……你剛才不提，我借一點也不曉得！」

汪四麻子就現出恫嚇的神情說：

「劉老九，你不能做出無事老一樣口！查不出人，我們都脫不了干係的呵！」

劉老九根本就不怕什麼謠言！他明白，偷要有證據，不能冤枉栽謫人。這是第一，其次別人起疑心，也滿不在乎，自己一向是靠氣力過日子的，行得端，走得正，不想暗中貪圖人家的便宜，怕什麼呢？第三，就是沒人請做工，那也用不着嘆一口氣；大路擺在面前，把草鞋朝足上一登，走了就是。所以他仍口玩笑似的回答汪四麻子道：

「有你汪四哥頂在頭前，我們這些面巴兒指頭怕啣子？」

汪四麻子平時到喜新人家的奉承的，這時這樣的語，可難受了，便苦笑道：

「這樣背時倒灶的事情，躲都躲不開，借要頂起！」

接着走近劉老九一步，生怕旁人聽見那壓似的小聲說：

「你昨天晚上看見的那個影子，你看是啣子人？……要是認得了，就查得出那個該

死的賊了！」

劉老九想起昨天汪四麻子那個神情，不禁好笑起來，便說道：

「他一晃就不見了，那怎麼認得出來？」

汪四麻子更加小聲地說道。

「我到看出來了，……有分像張木匠！」

劉老九驚異地看他一下，隨即搖一搖頭。

「不要瞎說吧！……你當時不是借把他當成二五麼？」

汪四麻子竟即罵道：

「就是龜兒子鬚鬚頭在興風作浪嘯！……過後，我想一想，那不對！二五只是一個背時的人才看得見，我們三個人哪會都不走運。再想一想，那活像一個熟人的影子嘯，一晚上我都記不起到底是哪一個？今早上碰巧張木匠來跟我送桶來，哈，就像剛剛睡醒一樣，一下我就明白了，原來早他！你不信，你走去看看吧？你不要看前面，也不要看後面，只要看他的側影子，你不相信，那才見鬼哩！」

趙長生走來聽見這一段話，便擠一擠眉眼，斜起看趙四麻子說：

「哼，這下我明白了！」

趙四麻子見他這副鬼樣子，便惱怒地說：

「你明白啥子？」

趙長生就做出怪樣子笑着說：

「這借不明白麼？他給你送錢來，你嫌少，你就咬他起來了！」

「說你龜兒子個球囉！」汪四麻子鼓起眼睛罵一句，隨又學趙長生那樣做出怪臉色，笑着說：「好嘛！大家說怪話，我就說，我這陣就是來跟你們分贖的！好不好？你媽媽的！」

息在水田裏的水牛，走在田埂邊去吃草，劉老九怕牠去吃胡豆苗，便向牠罵了一聲。牛聽見聲音，便把搭在田埂上的前足，依還縮進水田去。

汪四麻子這才記起一件重要的事情，連忙做出和藹恭敬的樣子，向劉老九問道：

「劉九哥，你老見得多，我請問你一聲，牛好好的，一點毛病也沒有？爲啥子牠不吃草？」

「哪個的牛？好久不吃草了！」

劉老九一面取出煙袋來點火吃煙，一面這樣問汪四麻子。汪四麻子回答道：

「你看過的，就是我去年十四兩銀子買的那條黃牛，往一天都好好的，今天早上，背時得很，一根草都不吃，你說怪不怪？」

趙長生立刻笑着打道：

「這借不好麼？牠不吃草，你就落得多吃幾把嘔！」

「不要多嘴！牛棹裏伸進馬嘴來了！」汪四麻子罵了趙長生一句，然後向劉老九帶着

懇求的語氣說：「劉九哥，你見得多，你說這是啥子毛病？」

劉老九吹着煙，仰着頭，思索一陣，才笑着說：

「不吃草，又是好好的，恐怕是要『叫濕』了吧？如今借正是春上！」

趙長生馬上開汪四麻子的玩笑道：

「哈，你媽的，你福氣真好！快去跟我找個女醫吧，你爹開就有外公好當了！」

「我就找你做女婿好了？你媽的！」汪四麻子驚喜地罵趙長生一句，就趕緊問劉老九「那給不給包一點東西吃？」

劉老九叭着煙沉靜地說：

「你可以早上泌點米湯跟包吃，喂點子生粉子飯，借給點白鹽跟包甜一甜，搭搭口味。……」

汪四麻子喜滋滋地聽一句，應一句，接着劉老九又微笑着說：

「不過呢，這也難說定！如今牛害春瘟的也不少，倒是當心點好些，免得大意了，請遲了醫生！」

汪四麻子聽見這般說，重又失望起來，勉強說道：

「我借是再回去看看的好！」

趙長生立即做出驚異的神情說道：

「你回去看看！早上不吃的草，這陣借有屁的牛，哪個不曉得？害起春瘟來，倒得

「好快囉！」

汪四麻子一面走，一面回頭來罵道：

「你媽的，你這張叉嘴巴：要是真的倒了，我這拖你去跟他抱靈牌！」

趙長生竭力忍住笑，作古正經地說道：

「這才怪得沒名堂喃！牛倒了，他同我生氣！」

汪四麻子走了一陣，趙長生才忽然想起什麼似的，抖了起來：

「怕說的對吧，昨天晚上你沒聽見嗎，張木匠就在陳家么店子說過要偷樹子的

話。」

劉老九却啣着煙袋，冷淡地說道：

「那不見得！真要偷，他不會講的！」

## 七

在汪家大院子的左邊，即是原野的北面，約莫距離半里路光景，那條枯乾的河床，便帶着小溝，泉水，草坪，樹林，以及堆滿石塊的沙地，十分荒野地現了出來。劉老九下午抄完田後，就把水牛騾子和汪二爺新近買的兩條黃牛，一齊趕到水壩里去吃青草，背後尾着汪二爺的兩個孫子，那時太陽已離地平綫不遠了，抹着一層粉似的淡藍天空，已在慢慢變成深藍起來。樹葉長得絕綠的樹林，終天就像含有淡淡的烟霧般的，也在逐漸

濃重了。河壩里一塊塊的青草地上，總有幾條黃色黑色的牛，站在那里啃草。小溝邊的柳樹底下放牛的孩子，便三三兩兩地，追逐柳絮玩耍。終天在田野裏飛着叫着佈穀鳥，這時已經躲進樹林休息去了。只有黃鶯借在林子里不息地歌唱着，吐出一連串柔和婉轉的聲音。

牛和騾子看見是個河壩里去，用不着劉老九趕，就快快地跑着，嫩綠的草叢里尋着什麼的野麻雀，閃着褐色兩翅子驚飛開去。快要垂到地上的柳條，一閃過的時候，便把小點小點的白色柳絮，粘在牛和騾子的背上。挨近泉水的地方，首着長得又密又茂盛，黑綠色的葉上，點綴小朵小朵的金花。這種植物在別一個地方喊成金花菜，是要摘回家去吃的，而在這個豐饒原野的人，却讓牛馬來飽餐罷了。

但騾子對於首着似平借嫌不夠味，她歡喜在乾燥的地方，啃吃馬鞭鞘，那是長有紫色小梗包着青色葉鞘的小草，多節，很有韌性，巴在地上生起的。騾子嚼在嘴里，大約很是感到快意，所以也一面嚼，一面總時不時在高興地噴着鼻孔。劉老九看見他們吃得愜意，便也覺得十分快樂，正如一個做母親的人，叫孩子用功讀了一番書，然後再拿好點心跟他們吃的一樣。

汪二爺的兩個孫子，大的十二歲官保，小的九歲軍保，是在三濟寺讀小學，剛剛放學回來的。他們頂喜歡跟劉老九到河壩里去放牛，在那里有嫩嫩的青草做墊子，可以隨便飛跑打滾，不會弄髒衣服回去吃媽的耳括子。借有劉老九肯替他們摘樹上的野花，玩

疲倦的時候，也願意請他們回來。再則，別的放牛孩子些，因見劉老九隨時在旁招呼，也不敢隨便欺侮他們，玩耍的時候，肯讓他們幾分。劉老九替他們兩個各摘一枝杜鵑花，便叫他們去和那些孩子一道去抱蛋，自己便在泉邊棲木樹下，選塊大石頭坐下，慢慢地吸著葉子烟，眼睛却向孩子們愈快地望着。一個叫水生的放牛孩子，大約十三歲的光景，他拿四五個鷄卵石，在鷄窩蛋，放在草地中間。身子便像牛似的，伏在放石頭的地方，做出保護鷄蛋的姿勢。若有哪個去偷鷄蛋，他便迅速地拿足去掃。別的幾個孩子，連同汪家官保軍保，就立着圍着四週，準備偷他守着的鷄蛋。去偷的孩子，也必須手足伶俐，跑跳的快，如果給抱蛋的掃着了，或者只掃着一點點，都該自己去抱蛋，讓原先抱蛋的去做拾蛋的人。每一次，拾着了蛋，或者去抱蛋的掃着了，孩子們總要大聲歡笑起來。劉老九見他們笑的時候，太陽晒得棕紅的臉上，便也禁不住現出天真的笑容，這算是他一天辛苦之後唯一愉快的時候，不像平常總是板着面孔，彷彿對一切都很冷淡似的。官保常常走攏去偷蛋，也容易被人掃着去做抱蛋的人。軍保却不敢攏堂，總隨在別個後面跑，因此，每次的遊戲，他既沒有偷着蛋，也沒有做過抱蛋的。但別個抱蛋的，要是蛋一下給偷光了，便會用力追着人，用足掃射。他們多半選擇着軍保，因他人小，跑得不快。軍保一被這樣追着的時候，就總是一面逃，一面嚇得尖叫起來。劉老九便急忙大聲喊道：

「那樣掃着不算事的！你不能欺他人小呀！」

劉老九在看孩子們抱蛋的時候，忽然聽見背後有人在說話：

「呵呀，好難找呀！原來在河壩裏面！」

回頭一看，見是邵大嫂，她正微笑着走了過來：臉走得紅紅的，手裏提着小半籃茗菜。劉老九慌忙站了起，問：

「你找我嗎，邵大嫂！」

邵大嫂放下半籃子，一壁掠着頭髮，一壁笑着說：

「好難找囉！我問着長生哥，才曉得你在這裏！路很難走，到處……。」

劉老九不待她說完，就趕忙問：

「邵大哥好些了吧？」

邵大嫂微笑着的臉子，立即陰沉下來，皺一皺眉頭說：

「好到好些了，就是走路不方便，真是焦人！這樣拖下去，拿鞋子來吃嘛！就是喝

口稀飯，也要有兩顆米來下鍋啊！」

劉老九的臉上，也現得有些焦急起來，稍稍躊躇一下才問：

「馮七爺來回過話沒有？」

邵大嫂撇下嘴巴，現着不滿似的神情說：

「話是回過的！……他也沒法子，去給你們東家說過好幾天了，一點音信都沒

有。石塊丟下水，借有一點泡子咄，好氣人囉！一



抱蛋的水生，因為是掃重了，被掃痛的小豬，使同他爭吵起來。劉老九怕他們打架，就去排解一番，勸水生再抱一盤蛋，事情才解決了。劉老九轉回來之後，才問邵大嫂道：「馮七爺，就算了麼？他那裏要面子的？」

邵大嫂動一動眉毛，略微生嗔地說：

「看那口氣，那自然是不肯甘休的！……不過這是他們兩個人的事了！慘的是我們，一輪就是十多天，俗話說得好，坐吃山崩，拿啥子來塞嘴巴嘛！不比你九哥，單人獨馬的，息下手來，荷包頭借積還得有。」

劉老九臉色黯然地說：

「積還啥子錢囉，我爹媽的棺材錢，上個月才算還清楚，陳家么店子借有一筆不小的賬……」

邵大嫂嘴角微微一撇，淡淡一笑，剛要說什麼，恰巧賴長闖來了，他便不說話，只朝趙長生看去。趙長生腳着短褲袋，臉上微露笑容，看一下藏在話的兩人，便向那個快要吃着芭茅的騾子，打個石頭，大聲叱罵一句醜話。騾子跑開之後，他才向劉老九責備道：

「你看的啥騾子囉！吃了芭茅，又好惹人家講話！」

芭茅在高地方一大叢大叢地長起，到秋天可以長到六七尺高，鄉下人拿牠蓋房子圍

菜地，用處不少，因此他們放牛的時候便當心牲畜不要吃地。

劉老九沒有理趙長生，只是向牛看了一下，才對邵大嫂說道：

「上個月的工錢，借沒拿着，等我再催一催。還了賬總可以剩下一點給邵老安……」

邵大嫂禁不住高興地微笑了一下，拉着身邊的柳條，向着一邊說道：

「我到不是爲了錢來的！」

隨即看一下趙長生，好像有些不好出口似的，便不講了。趙長生望下她，又望一下劉老九，含意地笑笑，一面說「回去吧，天不早了，」便跑去拉驢子。太陽全已落下了，西方現出一片淒豔的紅霞，天空越發現得深藍。遠處的林子，已掛上一抹一抹的白霧。袖頭領口，逐漸有些寒意侵進來。劉老九也慢慢去拉他的牛，邵大嫂提着竹籃尾在後面，小聲地說道：

「劉九哥，我不是來湊合你，我細細一想，這回我們老安的事情，只有你才做得  
到！」

劉老九回過頭來驚異地說：

「我？……你說到哪裏去了！」

邵大嫂緊盯着劉老九的眼睛，神色緊張地說：

「只有你才做得好；如今汪老二就怕的是你，你先不要向姓趙的講，他是個顛鈴子」

陰謀沒做出，話也就傳出去了。

劉老九搖一搖頭，淡淡笑了一笑：

「他都怕我囉！」

邵大嫂，微微現出責備的神氣說：

「劉九哥，你好不明白囉！如今春快要完了，哪一家不忙着抄田？你這樣能幹的人，他怎麼少得？」

「我算得啥！」劉老九這麼說了一句，仍然現出莫明其妙的神情問：「那我對你們又有啥子用場呢？」

「用場那就大得很囉！」邵大嫂說得興奮起來，「要是你去說幾句，汪老二沒有不聽的！」

劉老九禁不住笑了起來：

「那說起來，我比馮七爺的本事偌大麼？」

邵大嫂立即嚴肅地說：

「不是我偏你！有些時候，你是比馮七爺本事大呀！就怕你不肯那樣做！」隨即看下一四圍，然後窄着嗓子說，「昨晚馮七爺就說過，汪老二頂怕你這時候打鑼，你肯講，他沒有不聽的！」

在抱蛋玩耍的軍保，這時候突然哭起來了。劉老九看出是什麼人在哭，便馬上跑

去，一面大聲嚷道：

「哪一個搞的？那一個搞的？」

劉老九替軍保抹了眼淚，一面安慰他，一手將他牽了過來，才向卻大嫂說道：

「這一家我早恨透了！不是爲了這眼，哪一個肯老登下去？」卻大嫂高興地動一動眉毛，接着又拿嘴向軍保一掀，嘲笑似的說：

「看你不是很歡喜他的孫子麼！」

劉老九一下紅了臉，大聲分辯道：

「那又不同喃！第一他們都是小孩子，……小孩子你肯那樣麼？……不要哭，不要哭，明天九哥跟你買芝麻糖，你聽見叮叮鏗鏘地敲來，你就喊我！……他們就是這點好，借沒有戴上富貴眼鏡！……大了，就難免了！」

輕輕嘆了一口氣，接着就向卻大嫂說：「走我是要走的，就怕不一定會對你們有用？」

卻大嫂忍着高興的神情，急忙問道：

「那咱個講起的呢？」

劉老九回答卻大嫂道：

「他曾請得着人的，頂多遲個幾天罷了！」

卻大嫂動一動眉毛，現着精靈透頂的神情說：

「那請得着瞎子人，於今有氣力的，哪一個不跑去當兵？就說請得着，正碰着打牧田的時候，你不出高價錢，看人家耳起你！」

趙長生拉着騾子走着，一面現出要笑不笑的神情，向劉老九這面喊道：

「肚子餓不餓？……快要吃夜飯囉！」

卻大嫂連忙看看天色，笑着說道：

「哎呀，再晚一點，就要摸黑了！」默了一下，才又嚴肅地說：「九哥要是不方便的話，你借是不管我們的好！」接着便提起竹籃，忽忽忙忙地走了。

近處河壩裏，已幾莫時罩起了霧，遠處的林子，也現得黑森森的。一羣羣的鳥子，急急忙忙地打天空掠過去。隱在樹林那邊的草地上，牛大曹等人去牽了也，正在哞哞地叫着。西方的晚霞，就像凋謝了的挑花，只現着淡淡的紅色。深藍色的天空，開始罩上一層朦朧的陰影，使人感到他是在逐漸低沉起來。趙長生看見卻大嫂走了，便邊走邊罵着劉老九笑起罵道：

「你媽的，你們原來還有這些搞頭！怪不得昨天晚上不去鋸子那裏」。

劉老九心裏正在盤算，假如打了鏢，該到哪裏去住幾天？因他自己早已沒有所帶家了。而且，還了陳字么店子的賬，落下的錢，是不是借夠吃三兩天呢？這些問題，都使他的心情，禁不住陰沉起來。他嚼夠了求爹爹告奶奶的苦處，不願意再去伸手向人借錢，他原來的打算，是想攆個把月再走，覺得衣袋裏有了點錢之後，就無論找事，出遠

門，都比較好些。然而，現在這一來，什麼計劃都完了。所以趙長生更在那樣擲揄他，他便忍不住惱怒地罵道：

「有膽子搞頭？你媽的，你不是親眼看見的麼？」

趙長生就笑嘻嘻地說道：

「不要冒火！我曉得我來錯了，不該來打岔你們的好事！」

劉老九越發惱怒起來了！

「你借要亂說麼，惹得我鬼火冒起，看我不捶你？」

趙長生這才搭訕地笑道：

「我不會跟你講出去的！你那樣氣做啥子？」

「閉着你的臭嘴！」

劉老九捏緊拳頭這樣的罵他。趙長生沒有回答，只再回過頭來，對他扮個鬼臉，就打下騾子，便迅速朝前走了。劉老九走了陣，才覺得官保軍保沒有尾上來，便回頭看看，玩疲倦了的軍保，正走得氣喘氣喘的，在往天他早會喊劉九哥指他，這時却不敢講，只胆怯怯地望着。劉老九便拉住牛，等他走來，然後把他摺在背上。

## 八

吃完晚飯的時候

燒房裏的吳縣計，劉老九趙長生都在桌子上裏葉子烟。種田人

飯後吃烟都搞成習慣了。吳夥計一面裹烟，一面看着劉老九和趙長生兩人，微微笑了一下，然後說道：

「今天下午仰安娃的老婆，瞎子事情來找你們！」

趙長生把嘴角往下一拉，半笑半惱地說道：

「找我？我借沒有走桃花運！」

接着，把烟袋的斗子，朝桌子邊子上重重地敲了一下，抖去先前沒有抖完的烟灰後，把裹好的烟捲逗了上去。吳夥計做出一本正經的面孔，責備小孩子似的說。

「龜兒子東西，人家問你你正經話，你總朝歪處想上去！」順手拿烟袋指點着趙長生的臉子，「可見其你那心子裏終天只在想些壞事情！」

劉老九扒燃烟之後，才微微嘆口氣地說：

「借是仰老安可憐！飯沒吃，活路又做不得！接着他望着吳夥計，「他老婆今天下午就來講這個事情！」

這時他覺得要是真能使仰老安得到幫助，自己借是毅然決然去說好些。即使一個錢都沒剩在手頭，打羅之後，至少肚子借是有法塞飽的。

吳夥計帶着不相信的神情，笑着說道：

「其實他可以去找求求汪二爺咄！」

劉老九大大噴出一口烟子，他不高興與吳夥計的態度，同時也着實有些惱怒汪二爺，

像任罵那癡似地說：

「求也求過了！託人講情也講過了……他媽的，就像閻王老子手裏討命一樣！」

吳夥計稍微帶着嘲弄的神情，笑着說道：

「仰老安家裏的事情，你到滿清楚喲！」

趙長生急忙摘下烟袋，譏笑地說：

「不清楚！人家借來找他嗎？」

劉老九氣紅了臉，咬着牙巴地罵道：

「你們咱個這樣卑污呵！眼屎那樣大的憐憫心都沒有！……邵安姓給人家！」

趙長生立即咳嗽一下，借遮一下眼色。劉老九補足他的一句話，「一足踢出去，」才回頭一看。汪二爺正一臉怒氣地來在他的身邊，酒的臭味簡直薰人的鼻子。劉老九沒有再說下去了。只靜靜地吸他的烟，眼睛看着桌上那些借來抹去的飯粒。趙長生和吳夥計都惶惑地望着汪二爺，見他沒有走開的意思，就立刻起來讓坐。趙長生借趕緊拿抹桌帕，把桌面揩抹乾淨，油盞子的燈光，撥亮一點，他心子不住地跳，害怕汪二爺會責備昨夜出去的事情。他不吸烟了，把剩下的一節捏熄，裝進烟荷包裏。

汪二爺坐在吳夥計的對面敞開皮馬褂，看一下劉老九之後，才向趙長生露出冷酷的神情問：



「溝邊上那個田，今天抄出來沒有？」

趙長生立即放下心了，便趕忙回答道：

「借沒動手抄，今天才扯完荇子！」

汪二爺向趙長生和劉老九眼睛一鼓發氣地說：

「爲啥子這樣慢呢？」

趙長生想不到會從這一方面來責備他們，便禁不住臉紅起來，囁嚅地說道：

「我們，今天，氣都沒有息一下！」

汪二爺現出不相信的神氣，輕蔑地從鼻子透出一口氣來：

「哼！」

劉老九摘下烟袋，竭力忍着忿怒地說：

「這不能怪我們慢，如今是兩個人做三個人的活路呵！」

汪二爺恨恨地看他一眼，然後叱責地說：

「個個人都晚上出去晃蕩，就是請七個八個也沒用場的！白天啥子事情，都會跟你

拖起！」

跟着，偏起頭一臉怒氣地問劉老九道：

「昨天晚上你們出去做啥子？」掉過頭又向吳夥計吩咐「以後，晚上在哪個回來遲

了，不准跟我開門！……聽見沒有？」

「聽見了！」

吳夥計趕快答允着，生怕回答慢了，就會挨罵似的。

趙長生不安地看着劉老九，劉老九現出非常平靜的樣子回答：

「我們去看看邵老安，他同我們做過夥伴，我們該去問他一回！」

汪二爺帶着譏諷的神情罵道：

「說到說得好聽，出去看夥伴！」隨即黑下臉來，拿眼睛掃射劉老九趙長生他們一下「我老實告訴你們，你們不仗勢在我這裏做活路，就可以出去胡作亂爲！……就是人家看我的面子，不追究你們，我可不能答應你們的！」

趙長生略微紅着臉說：

「我們昨天晚上，全是規規矩矩出去，規規矩矩地回來的！」

汪二爺立即向趙長生眼睛一鼓，大聲罵道！

「你啥時候規矩過來！就是你頂不規矩！……你得小心！我這碗飯，不是那樣好吃的！」

汪二爺自然喜歡人家奉承他，但也高興人家替他着實做事情，所以他一向看不起趙長生，曉得他做起活路來愛偷懶，因此一碰到發氣的時候，總拿他來開刀，殺雞嚇猴。

趙長生若是單獨一個人這樣挨罵，也許會忍了的，但在吳夥計和劉老九面前，却覺得未免有些掃臉，因他平日喜歡對他們誇口稱能，如此當場挨罵，怎麼受得下去。何況

他又認爲汪二爺的責罵，完全沒有什麼把柄，只是亂發脾氣，也就臉紅筋漲地，辯起來：  
「汪二爺，請你老人家說明白一點！到底我哪一點不規矩？賭嗎？盜嗎？嫖嗎？」這碗飯，不吃都不打緊，你老人家請跟我，個明白！」

「媽裏個叉！你借跟我鬥嘴哩！」汪二爺朝飯桌子上捶了一巴掌，氣虎虎地罵了起來。「我教訓不得你哪！……我教訓不得你哪！明明白白昨晚出去偷人家的槓子，借不承認是盜？要咱個才是盜？……」

「不要這樣活天冤枉人，你沒……」

趙長生氣的站了起來。吳夥計連忙勸住他！

「不要講了！不要講了！他老人家說你幾句，有啥子要緊！」

趙長生立即向吳夥計說道：

「借不要緊！說你偷東西，你受得下麼？」

劉老九一直默默叭着烟的，這才摘下煙袋來，忿忿不平地說：

「這樣亂說人，太沒道理了！」

趙長生氣鼓氣脹地說：

「明明是張木匠，却要栽謬我們！」

汪二爺對於劉老九的架做不馴，深爲痛恨，只以他平素認真做事情，田裏缺少不了他，便姑且隱忍一時，打算找替更好的長年時，再行換他。一直在吃晚飯以前，都借抱着

這樣的意見的。但這一來，却也忍無可忍了，因為本想只借趙長生來罵罵的，料不到他反而罵了過來，便又立刻朝桌上捶了一巴掌，口水濺濺地罵道：

「你是子京西？有你不插嘴的！看你這個樣子，就是個賊！我平日慣過了你，你到反而對我賊賤調起來。沒天良的東西！」

燒房裏的烤酒師傅和助手，聞聲趕來看的，立即一個勸劉老九，一個勸汪二爺。烤酒師傅向汪二爺很關切地說：

「你老人家真氣一點，不要氣壞了，身子要緊，身子要緊。」

汪二爺不聽勸地嚷罵，一面把皮馬褂脫下來！

「我要揍他，這沒天良的東西！」

燒房師傅和助手兩個人都一齊來拉汪二爺。

劉老九順手就把烟袋朝桌上一敲，眼睛鼓起很大地說：

「我整人害人哪？我沒天良！」

汪二爺也出來了，連忙罵道：

「劉老九，你想造反了，吳夥計幫長生，你們站着做陪子，快把他揪出去！」

吳夥計連忙去拉劉老九，把他推出屋子外去。

汪二爺掙扎在燒房師傅和助手的手裏，憤激異常地叫嚷：

「不要攔阻我！讓我揍死他！這沒天良的東西！今天不看我的面子，人家團上早就

抓他去關起了！」

烤酒師傅和助手，連推帶拉地把汪二爺勸進去。汪二爺一面由他們推，一面氣喘喘地吼：

「呸！他今晚上就跟我滾，不要躡在我這裏！」

汪二娘看見趙長生氣在那裏不動，才想起他也挨了罵了，便說道：

「長生哥，你一向做人和氣，好處我們都記得起的，他老人家的脾氣，你幫了一年工，借不曉得的麼？氣頭子上，難免不說幾句重話，加之，今晚上又多吃了幾杯酒。……你曉得今天上午的事麼！就爲了你們，他同人家鬥一場嘴！平素他從沒有把你們看外過，總當成自家人一樣的圍護！要是今晚上你們借要使他嘔氣，那就太使他難受了！」

今下午汪二爺和汪二娘商量的結果，認爲春上正要打牧田，不是趕走工人的時候，主張罵他一頓了事，所以汪二娘便在當時盡量勸慰。趙長生在吵鬧的那一剎，已橫下心來決意不再吃這一碗，但這陣汪二娘這麼一頓好話，氣也就平下許多。同時，再一想，突然生掉了工作，出去也不免感到爲難，只是口裏借這麼說：

「白憑無故說人偷東西。這怎麼受得住呢。偷樹子的事情，哪有不曉得是張木匠幹的！」

趙長生現着一臉委屈的神情。汪二娘知道他的心有些活動，便又趕忙安慰地說：

「呵，長生哥，你借不曉得麼？他老人家一向在家裏就是這樣的，他在氣頭上的時候，他除了話罵不出來……他這個人有嘴無心，你剛才沒聽見他說？爲了人家上午栽誣你們，他勸同人家大吵一架囉！……你也去勸勸劉老九吧，你聽汪二娘說的，事總得讓汪二爺一步，他是主人家啊！就是一言半句，過火一點，也不要嘔在肚子裏面，總該念在平時的好處上頭。想想看，他哪一次待錯過人？我說是不是喃？去、去、去，你去勸他幾句。往後晚上，你們也少出去走走，免得招惹是非！」

趙長生沒有開腔，臉上却現出答允的樣子，他把剛才捏熄的烟，重新插在烟斗子裏，在油壺子上接燃，使煙霧出去了。他從角門繞到關牛牲口的後園去，黑鬱鬱的，竹樹梢頭，現出的天空，已亮着零星的星光。草堆邊的糞料堆上，發出一股氣味，越近便越濃烈起來。在菓上的騾子，時而拿一隻足，把石板踏着發響。挨在牛槽旁邊的睡房，門大打開的，投出一片黃色的燈光。劉老九正在裏面收拾他的換洗衣裳，偕把掛在壁上的草鞋，也取來包在一道。劉老九心里很懊惱，這並不是由於失掉了工作，老實說離開這裏對於他到是一件痛快的事情。只是難過的，他這樣走了，對於仰老安毫無幫助。他今天下午不是決心替仰老安爭一下麼？可是事實上却沒有幫仰老安說一句話。他恨自己爲瞎子這麼笨拙！一吵起來，就無法說出自己要說的話！趙長生站了一會，才陪小心似的，低聲問道：

「你當真要走麼？」

劉老九翻過臉來，輕蔑地看着他，責斥地說：

「你借想留下麼？哼！」

趙長生路臉紅起臉，分辯地說：

「我也足決心走的！就是汪二娘嘛，她來講一陣好話！又不好那個的。」

劉老九把晚上洗足才用的一雙爛鞋，拿起來看了一看，前頭開了口，就像鯉魚的嘴巴，後頭是破折了的，又像鯉魚的尾巴。便立刻把牠們丟到門外去，一面冷笑地說：

「好話？趕卸安娃走的時候，她怎麼不說聲好話？」

發

趙長生沉默一下，才又搔搔頭，煩燥地說：

「走，我就是要走的，就是這樣出去，有些不方便！」

「要方便！滿就一輩子在這裏養老好了。」

劉老九裏應就責他一句，便帶着不理睬的神氣，便去破蓆子底下，抓幾根稻草來。趙長生不好意思地回罵道：

「哪個狗才在這裏噉一輩子，我只是說，忍個幾天，把主家找好再走！」

劉老九只把稻草拿來細地的破衣裳，覺得借沒細好，就又吐出幾根把來，糾纏下子。趙長生就走一點，搭訕地說：

「我是担心今晚出去沒地方住，至遲也該明天走好些。」

「隨你的便，明天走也好，等幾天也好，不關我的事！」

劉老九切亂糾着便索子，看也不看地說。趙長生禁不住臉紅難過起來，退到他的床

上坐着，半響才嘆氣地說：

「我們兩夥計，難道這樣的事情，都不肯商量句把麼！」

劉老九這才停下手，回過臉來，望着趙長生一會，才反激地說：

「你又不肯聽我的話，那有啥子商量頭呢？」

趙長生立即站起來忿忿地說：

「哪個龜兒子才不聽你的話，不聽你的話，我偕同你講啥子呢？」

劉老九沒有開腔，只把破衣捲子，隨便拴上第二道草繩子。趙長生更走近一步，直向劉老九的臉，抑鬱地說道：

「看嘛，你又不講了！」

劉老九向門口望了一下，說聲「這個偕不算來！」才帶着決然毅然的声音，向趙長生揮一下手說：

「那偕問啥子呢？決心走，你就跟我走好了！難道我找着地方，偕不要你住嗎？」

趙長生高興地罵道：

「媽的，我跟你走好了！哪個龜兒子才不走！……看我去叫他算賬！」

「長生哥，你才好人喃，叫你來勸，你到反而要走了，」汪二娘忽然現在門口，帶着責備的臉色說：「劉九哥，看我人大面大的，你留下好不好？」一面走進門坎，但因聞着牆壁發霉衣服汗臭的氣味，便本能地停住足步，可是馬上覺到自己到來的任務，就



又不介意似地走了進來。

燒房吳夥計現在汪二娘後面，手裏拿着一些銅板，笑着向劉老九說：

「劉九哥你倒是留下吧，二娘又這樣來留你！賬倒是算，這桌烟下，錢你拿去用好了！」

劉老九沒有回答，只接下錢來數。起長生迎接着汪二娘不方地說：

「唉呀，二娘，這里髒得很，沒地方請你老人家坐。……我去端根凳來！」

汪二娘阻止他說：

「用不着端！只要你們肯聽我汪二娘的話，那就站着也比坐着好囉！……劉九哥，你嘔汪二爺的氣，可不要嘔我的氣哪，……平素我刻薄過你們沒有？我這個人，他吳夥計就曉得的，總肯替人家想想，不會讓人家在我這里吃虧！」

吳夥計連忙奉承道：

「這里就二娘爲人好！週圍轉都找不着的！」

汪二娘樣子矜持地說：

「你們去看看易老喜罷！那張張巴子才兇囉，哪個幫工的，不給她罵走？……你看我平日說過你們半句沒有？我手下人，不是我偏一句，總是寬大的！」

接着就從懷裏摸出七八匹票子烟來，向劉老九和趙長生說：

「來，我給點好烟跟你們……這是待上客的哩……你們分着吸，不要給汪二爺看

見了，他就是嘴巴多！」

趙長生看見那油潤而帶黑色的葉子煙，眼睛都紅了起來，鼻滋滋地來接着。吳夥計也插手來拿了一匹，啞一啞嘴說：

「讓我來嘗一袋！」

他倆馬上就把葉子煙熱心地裹了起來。劉老九只冷淡地看了一眼，把數好的錢，當五十及當一百的銅板，一個個塞進通袋去。趙長生就將劉老九放在床上的煙盒子，抓來打開，跟他塞進兩匹葉子煙。

汪二娘看見趙長生和吳夥計那樣歡喜，就也禁不住高興地自誇起來：

「我們汪家一向就是待人厚道的！刻薄人家的事情，從來沒有做過！」但一轉眼，聽見劉老九，便又臉色陰沉了「劉九哥，你說說看，我錯待過你麼？你可不要白憑無故生我的氣呀！」

劉老九紮好通袋，勉強忍着氣說道：

「汪二娘，我哪裏敢生你老人家的氣囉！只是有一句話，我放在心上好久了，我想同你老人家講講！」

「你講呀！只要你肯同我講講，我就願意聽了！」汪二娘竭力做出和言悅色的樣子「我就頂怕你陰在心裏了，沒有事都像弄成有事似的！」

劉老九稍微咳嗽一下，清一下喉嚨才說：

「我覺得這回待卻老安，未免太過份了點！」

「沒有呀。」汪二娘趕忙搶着說：「並不是我們趕他回去，是我們覺得他病在這裏，怕一時照管不到，回在家裏總好些，由他老婆經宿，樣樣方便。就說你們肯招呼他，怕也是心到手不到的，白天要忙着做活路，晚上一落枕，就會睡得欠滿打鼾了。我思想，率性由他回去好些，你我外人，再招呼得好，也不及他親人喃！」

劉老九冷笑着說道：

「汪二娘，你老人家替他思想是想得週到，只是他一落家就餓起肚皮來哪！」

「阿囉！這不能怪我們喃！」汪二娘大聲地說：「賬是跟他算得一清二白的，沒少他分文！怪只怪他的老婆，早不早就把工錢跟他用了！討到那樣的老婆，有啥法子呢？又不跟人家打零工，洗衣做飯，又不做點針線活路，貼補家用。那樣的東西，我半眼都瞧不起！」

劉老九看着趙長生吳夥計說：

「我覺得一個做幫工的，一時生病不能做活路了，要是主人家厚道的話，是應該幫補他一點的！……」隨即向着汪二娘，譏刺地說：「要是我今天跌斷了足幹，汪二娘，你怕不能這樣留了吧？」

汪二娘紅起臉，大聲地說：

「劉九哥，你不能說出這樣無情的話來哪！……你萬不能怪我們待人不厚道，這只

能怪我家務事情多，一時想不周到！……前幾天，我就打發麻子去過，哪知天天晚上落雨。昨晚才去成。」汪二爺囑咐汪四麻子去看卻安娃。那時她正回了娘家，算是過後才知道了的，但這時却順口說成是她做的人情。

趙長生很愉快地臥着汪二娘剛才給他的好煙，聽見這麼說，就連忙摘下煙袋，向劉老九笑着說：

「我說嘛，他怎麼會想着去看卻老安！那樣鬼頭鬼腦的東西！」

汪二娘就趕忙問：

「你看見他給錢跟卻老安沒有？我借叮嚀又叮嚀，你要交跟卻老安，不要又給他老婆手上！」

趙長生現出奇妙的笑容說道：

「他哪裏借給他錢？提都沒有提你老人家，只說他自己做人情去看的。」

「這這壞到沒有底底哪！」汪二娘惱怒地叫起來，接着現出失望灰心的樣子，向劉老九嘆口氣說：「唉，劉九哥，你這下子該親眼看見了吧！豈不是我待人不厚道？早晚得四麻子這樣壞，我該叫你們帶去的！……唉這也怪我做得不週到！」

趙長生把煙袋啣在嘴角邊說：

「我看借是跟他挑點米的好，卻安娃現在頂要緊的是塞餵肚皮！」汪二娘默了一下，才向着劉老九說：

「只要你們肯挑，明天打早就跟他挑去，反正是自己田裏出的，卻老安替我們苦了一場，正應該給他一點點，……我就是家多事多，一時想不到，只要你們肯說，我總能照你們說的做去。……劉九哥，你這下子該明白了吧！……看我的好處，你就留下來！」

吳夥計摘下煙袋，吐口唾沫，向劉老九神氣熱烈地說：「劉九哥，這得了！像汪二娘這些主人家，哪裏去惹嘛！打起燈籠都找不到！」

趙長生做出討好的樣子，連忙走去把劉老九捆好的破衣捲子，拉開扯斷草索子，大聲說道：

「算了；不要走了！人家汪二娘人情美美的！」

汪二娘見劉老九沒話說了，便喜悅地走了開去，到了門口，偕回頭來說：

「米明天一早挑去好了！」

劉老九覺得爲了卻老安，偕是再蹶下去的好，便嘆口氣坐在床上，拿皮煙盒子來慢慢地裏煙。

## 九

汪二爺睡的房間裏面，床面前靠壁的連二櫃上，點着一盞高腳的錫燈盞。櫃面的紅漆，已在剝落了。上面借放了一墩賬簿，一本皇歷和一把算盤。挨櫃子的壁上，掛着一

幅壽星圖，因為給油煙子長年薰了的原故，顯得黃而污黑。這是全房間內，菜油燈照得最亮的一部份。其餘如對面的立櫃銀櫃，當窗放兩連三櫃，都顯得有些黯淡朦朧。汪二爺靠在連二櫃側邊的太師椅上，手裏抱着白銅水煙袋，慢慢地吸着，手裏的紙捻子燃完了，便又順手從壁上扇插子裏取下紙捻子來接燃。他一面吸水煙，一面在沉思着：覺得很糟糕！一大壩的茗菜田油菜田，都須要人工去收去犁；隔不兩天，種的瓜和栽的煙，更離不待人去捉虫子。這是一年裏最忙的月份，工人頂不容易請到，怎麼可以趕開長年月夥呢？今天上午三清寺，馮七爺把謠言講跟他聽，而又打着哈哈說這是荒謬的時候，他就下着這樣的決心，即仲汪四麻子真的帶劉老九他們去偷了，也得把這陰息下去，這不僅爲了自己的面子，同時也是這春上，斷乎離不了得力的工人。然而這些工人又不能不讓他放肆下去，別人不可爲難他們，自己總得要教訓他們一頓。哪知結果全然出乎意料之外！可是這能怪自己多吃了酒嗎？哼，天地間哪有這樣混蛋無禮的長上！好；你打羅出去就是，明天你看看，不是你偷也是你偷的！汪二爺想到這裏，毒毒地點點頭，把水煙袋嘴子敲得特兒特兒地發響。

汪二娘掩着高興的臉色走了進來，坐在床上才愉快地嘆口氣說：

「咳，真是累人！下半年你借是田出租吧！」

汪二爺剛要叱責地說：「攪惱啥子，走個把人！」但一眼看見她的臉色，便立即中止了，只是疑慮地望着她。汪二娘竭力抑制着自己的愉快說：

「好容易才說服了他囉！簡直比說服一條牛借雞！」  
這正是汪一爺衷心希望的事情，但却做出生氣的樣子，叱責地說：

「要你才肯這樣多事，走就讓他走好了！……這樣的東西，借留他做啥子？」

汪二娘懂得汪二爺的老脾氣，就是在他做錯了的事情，也要咬着牙巴認爲是對的。所以只好咽弄地抵塞他：

「呵囉，借是將就點吧！指頭大的事情，那樣認真做啥子？何必爲小失大呢？等下趕不上插秧，那你还急得來捶胸口哩！」

汪一爺把水煙袋哨子敲得很響，現出輕蔑的神氣說：

「就是——大壩田跟我荒起，有响子要緊？種田種下去，一輩子都沒有出息的！」  
汪二娘仍舊譏笑地說：

「呵囉，你的生意賺了幾個錢嘛！就那樣看不起種田的！……我只看見成千的送  
到鋪子上去，哪見你一百兩百地帶回來！田地擺在這裏，哪個偷得去？街上那樣多人  
家，要是一把火，你連灰都落不倒！生意囉！」

汪二爺把水煙袋朝上一頓，冒火地罵道：

「你在放屁！越發說出不吉利的話來了！」

汪二娘斂着譏諷的笑容，略微生氣地說：

「我始終看不上做生意的，我們書香人家，總記着那兩句古話，耕讀兩行爲正本，……：哪個在那裏？官保，是你嗎？」

她看見門簾子在動，一個小臉，掩半露地現在門口。官保因見爺爺跟婆婆鬥嘴，不敢進來，等到婆婆叫他，他才掀開門簾子，胆怯怯地看一下爺爺，然後說道：

「婆婆，四爸兒（兩字唸成一個字）來了。他在廳房裏，他要同你講句話。」

汪二娘小聲埋怨道：

「這夜深借來講啥子鬼話嘛！」

隨即跟着官保走了出去。

汪二娘雖說嘴上埋怨汪四麻子，不該夜深借來打攪人，但心裏却渴想他來回話，她今天一下午都在担心他病了。她怕牛倒了，先前借她家的那筆款子，就會陷起，拔不出來。因此她本可以順着房簷遮着的走廊慢慢轉到廳屏去的，此刻也不管夜間的風寒了，就打從庭前長着桃子樹橘子樹的空地上走。一庭冷冷清清的月光，照出滿地的樹影，使人覺得明天定會是個晴天。

汪四麻子坐在剛才劉老九他們吃飯的廳裏，叭着煙，汪二娘借沒有走出來，一聽見足步走攏的聲音，便趕忙站起。等到汪二娘一現出來，他就把桌上稻草細的三把小筍子，雙手獻跟她，做出乖巧的臉色說：

「二娘，這我送你一點小竹筍，滿嫩的，夥着瘦肉抄，味道鮮得很！」



汪二娘喜滋滋地接着，一面翻筍子看，一面贊美地說：

「好嫩囉，你留着吃嘛，這夜深，你借送來？」

汪四麻子看見送的禮物，生了效了，就乘勢巴結地說：

「我們自家哪裏捨得吃？這是特特跟你兩位老人家送來嘗嘗新的——要是吃着味道好，明天有空，就再劈點！」

「夠了！夠了！你留着長竹子吧；這些東西不過嘗嘗新！」汪二娘滿臉堆笑地說，跟着又問道：「你的牛呢，該沒有事了吧？老四，我替你担心的很呢！」

「現在借不曉得！有人說是在叫濕，我也摸不定！」汪四麻子這麼回答着，顯然已沒有上午那樣的焦急了，隨即走近汪二娘身邊一點，小聲地問：「二娘，偷樹子的事，清出一點路子沒有？」

「這樣的事情，你二爸哪得閒去管！」汪二娘皺着眉毛說：「如今要跟糧子籌款，可就夠叫人心煩了，街上鋪子，這裏燒房，連田一共要出三份，你就變成搖錢樹嗎，也沒法子想嘛！」

汪四麻子皺着額頭皮，盡量表示點同情，然後使汪二娘重新注意地說：

「公上的樹子，也未免掉得太可惜了！據他們說，楮柏不比平常的柏樹，做壽方要值好幾十兩銀子一付囉。假如賣來存在公上，以後不論哪子捐款，私人都用不着挖腰包，只消一根樹子就抵住了！」

「呵，這個想頭對唔！」汪二娘恍然憬悟地說：「索性叫你二爸同馮老七商量吧，再去砍根扁担不多好！」

汪四麻子把口朝外一擺，很有把握地說：

「如今借用不着砍，只消抓出那個偷樹子的來，嗔子錢都擠得出！」

汪二娘想起今天汪二爺對她說的話，便禁不住懷疑地看着汪四麻子，很想教訓他幾句，但記起他一向的小殷懃，就只好溫和地說：

「這個事情，借是不提的好！你二爸已同馮七爺商量過，把他陰消算了。……以後你們借是謹慎些好，免得招人閒話。」

汪四麻子立刻做出受了委屈的樣子，大聲分辯：

「二爺，這個事情，冤枉得很！你同二爸，兩位老人家的好心，我道謝得很，可是醜名兒我得把口洗掉。今天我跑了一下個午，牛倒了都不怕，這個賊皮，我背不起！好在正主子已給我找着了，我再不怕哪個胡言亂語！」

汪二娘半信半疑地問：

「你說，是哪一個呢？」

汪四麻子趕忙口水瀑濺地說道：

「爲了這個鬼事情，今天下午，我哪處沒走到？我在陳家么店子打聽得清清楚楚的，個個人都說是張木匠偷的，他真胆大得很。昨天晚上借在陳家么店子放出話來哩！」

汪二娘對於汪四麻子的話，向來是要打點折扣的，但因記剛才趙長生也說過張木匠偷樹子的話，便不能不相信了。因此，便立即問道：

「他在陳家么店子放出啥子話來？」

汪四麻子從汪二娘的臉上，看出她相信他的話了，便越發有勁地說起來：

「放出啥子話來？他多胆大囉，趁着兩杯酒下肚，就誰也不放在他的眼裏，他說沒有木料的時候，他就要偷。」

「簡直無法無天起來了！」汪二娘咒罵起來，「前回跟燒房做烤酒的桶，爲了幾百吊把錢的事情，就同你二爸頂起來，那才是強盜囉！」

「那真是強盜！」汪四麻子非常高興的表示同意「聽陳家老板娘講，他偕同馮七爺吵過嘴哩！在我們看來，人家馮七爺，面子上的人，做那們多的桶，幾百吊把錢，讓了算了嘛，他才牛筋牛降的，一個錢都不讓！」

「我早對你二爸說過，他就專情細多，顧得倒這頭顧不倒那頭的！」汪二娘現出精明能幹的臉色，噴責地說：「像這樣無法無天的東西，一下子趕出去就是，偕讓他在這周圍轉做啥子嘛？」

汪四麻子四下看一看，然後小聲向汪二娘像講什麼秘密似的說道：

「要趕他就趁這個時候！最好二爸去同馮七爺打個商量，叫團上出名趕他。……要曉得一錯過了機會，以後沒把握，那旁人會說你霸道的！」

汪二娘臉上現出很決斷的樣子，大聲地說：

「這件事情，我總要叫你二爸做到的！」

汪四麻子立即添加地道：

「事不宜遲，越快越好……二爸怕在算賬吧！我不擾他了。……二孀，小笏子要是好吃，二天我再送點來。」

接着便愉快地告辭出去。汪二娘忽然記起什麼了，便又連忙叫住他。官保跟着婆婆高聲地喊：

「四爸兒……四爸兒婆婆叫你！」

汪四娘子走到門口了，又趕緊走了轉來，十分小心地問：

「二孀，備有嚮子話要吩咐我？」

「千急當心的牛欄！那裏大意不得的，……明天早上借不好，你就去趕個牛醫生來，你二爸他到底出門外行，就是看得出是嚮子毛病，他也下不準藥的！」

汪二娘說一句，汪四麻子就連忙應一聲，並景非常聽說聽教似的。但汪二娘却漸漸臉色嚴肅起來，釘着汪四麻子略微有點生氣地說：

「老四，看起來到像很聽我的話，爲嚮子背着我又一樣呀！」

汪四麻子惶恐地問道：

「二孀，哪一樣事情，沒有照你老人家說的去做法呀，……我老四，一向靠你老人，

哪敢騙你老人家？除非狗吃豬油，蒙了心子！」

汪二娘冷笑地問道：

「呵，騙你借說沒有騙我！我問你哪，我要二爸討你送點錢給那安娃，你爲啥子一個都不給？」

「哎呀。這是哪裏來的話呀！才真冤枉死不抵命！」汪四麻子做出非常驚駭的樣子，大聲叫屈起來，「明明我親自進跟那安娃手上！怎麼會說沒有給？二爸不是給我五個當二百的麼？汪老安接過去，數了五下，一個也不少。」

汪二娘一直現着不相信的臉色，齜齜地說：

「老四，你借在我面前說謊呀！明明有人看見的，我借亂栽誣你麼？」

汪子四麻知道一定是趙長生他們講過昨晚的事了，連忙掩着窘急的神色，做出憤慨的樣子，大聲說道：

「是那個雜種使的壞呀？……他一定要爛牙巴，爛舌根的！」

汪二娘立即冷冷說道：

「是趙長生……」

汪四麻子連忙叫道：

「二媽，你老人家才肯聽他們的話呀，這周圍圍轉哪個不聽話，一天到晚都在打胡亂說，扯亂擦白的，……」

汪二娘不理睬他的話，仍舊冷冷地說道：

「偌有劉老九他也看見咄！」

汪四麻子臉紅一下，立刻點點頭說：

「劉老九的話，到自幾分，可是他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呀！我給邵安娃錢的時候，我沒有那末笨！我是想講來的，要是跟他老婆看見了，他會一個都落不到手上。我把錢捏在手上好一陣，看見劉老九他們正同邵大嫂講笑話，我就趕快暗裏遞跟邵安娃，我偌湊近他的耳門說：『這是二爸二娘給你的，你要永永遠遠記起他們的恩德呀！』剛剛講完這兩句話的時候，到給趙長生一眼看見了，他龜子東西，偌開我的玩笑，說你們兩個在咬瞎子耳朵，搗瞎子鬼？我連忙講一句笑話，才把給錢的事情，遮掩開去。」

汪二娘見他說得這麼活靈活現，也就不得不相信了。隨即盯着汪四麻子問道：

「你剛才說劉老九他們，同邵大嫂開玩笑麼？」

汪四麻子立即拍下手說：

「怎麼不是？你老人家想想看！黑更半夜去做瞎子？白天又做苦了活路，哪會真正去看邵安娃！世間上怕沒有那末多的好人？」

這麼說了之後，汪四麻子趕緊朝四下裏看看。汪二娘也無意地看一看外邊，然後扁扁嘴帶着輕蔑的口氣嘆氣地說道：

「怪不得那樣圍護邵安娃，原來那裏面偌有蹊蹺！……鴨子的足板，一連見的，都

「不是好東西！」

「他們蹊蹺多得很！」汪四麻子露出神祕的笑容，走近汪二娘一點，故意小聲地說：「今天下午挨晚邊的時候，小狗的嘴借見鬼看見，邵大嫂借一河灘裏去找他的兩個哩，那時候，她正一竹林子裏撈筍子……他們在這些筍子裏事情，那要他們才曉得！」官保對他們的談話，似懂非懂地，但也好奇地聽着，這時聽見講到邵大嫂，便連忙插嘴說道：

「我也看見的，邵大嫂今天下午來找過劉九哥。」

汪四麻子欣喜地拉官保一下說：

「你也看見了麼？……官保他不同別的孩子，他滿懂事的！……哼，一個昨天晚上去，一個今天又找起來，簡直不像樣子！」

汪二娘憎惡地搖一搖頭然說這：

「不要再提了，真會打聾人的耳朵！」

汪四麻子看一看四下，然後做出抱有隱憂的神情，輕輕嘆息地說：

「要不是碰着泰上打牧田，借請他們做瞎子嘛！……風俗都給他們敗壞盡了！」

汪二娘也嘆口氣說：

「就是偏偏到這個時候！不然的話，那回淘氣，就該叫他們滾的！」

汪四麻子趕緊小聲勸慰地說：

「二孀，你老人家不要難受！我跟你請兩三個好了，你們這樣的主家，打燈籠都找不到，哪個借不想來幫？」

汪二娘轉成熟望的神情，說道：

「那就淘你的神，快點去請呀！……頂好刁兩個不吃煙的；……咳，他們一年到頭，吃我多少的煙錢！自己又不是種的有煙，那你咱個供得起嘛！兩三根煙袋，終天啣在嘴上冒烟子，叫你看着生氣！」

汪二孀子連忙做出巴結的神氣回答：

「好的，好的！我一定跟你老人家談幾個好的，呵，前回我老表就說要滿工了，等我去找他，他一定滿好，不吃煙不吃酒，晚上也不出去晃蕩！」

汪二孀子哈哈說道：

「為你明天去請好了！能來，登時就來，我這裏爭人得緊！」

汪四麻子連忙應着：

「要不是今晚稿遲，我今晚就去，明天一打早就跟你找來！」

汪二娘見汪四麻子走後，便轉身進去，但不再橫進庭前的空地，却是沿着屋邊的走廊緩緩地走。經過橫屋的時候，突然不見挨房簷不遠的地方，一付三腳叉的影子，映在月光底下。這是白天搭晒衣竿用的。汪二娘立即埋怨媳婦起來：

「會女兒嘞，（女兒二字應該讀成一個音，再加一個姓上去，便是婆婆對於媳婦的



（叫法）我說過多少回教了，三足又要晚上收起哪，她偏不收！你不愛動，你可以叫聲子媽哪，到底跟我鬥氣嗎，借是耳朵打蚊子去了！」

汪二娘也跟別的老太婆一樣，迷信得緊，認爲三脚叉晚上不收擺放着，家的好氣氣就會給他叉掉，何況現在又正是多事的時候，所以當成大事情的動氣。她的大媳婦官保的媽，聽見婆婆在這樣罵，便趕忙抱着小孩從橫堂跑了出來，一眼看見官保，就咒罵道：

「死鬼，你不是說收了麼？你借跟我擺起！不然的話，我就於兩手不空，我也要拿嘴巴子把牠啣進來哪！」

同時借伸手去打官保，官保趕忙跳開，一面就去收三脚叉，一面堵起嘴埋怨：

「我記得我收了咄，不曉得那個鬼東西又跟我拿出來！」

「你會飛了！」汪大嫂打不倒官保，就氣沖沖地罵：「你爸爸街上回來，我才叫他不死你！」

汪二娘這時也感到做媳婦的事情多，實在有些地方照顧不到，今晚三脚叉沒收，顯然就並非由於懶散。但話已經罵出去了，收不倒梢，而且做公婆的一向有着隨便罵媳婦的權利，罵錯了也不要緊，所以她就仍然責備道：

「他小娃子家，能做醋嘛！……你靠他！」邊走邊埋怨「你靠他，房子搬去了半邊，借不曉得！」

汪二娘把筊子交跟灶房裏洗碗的李媽媽，跟着就走進房間去，她想把剛才同汪四麻

子講的話告訴汪二爸，但見他正在燈下打算盤，查看今天燒房那邊進貨出貨的賬目，不敢打岔他，便沒講了，只去拿桌上的水煙袋來吸煙，左手抱着水煙袋，右手伸到壁上去取扇插子裏的紙捻子，就卽遞在菜油燈上點燃。手和紙捻的影子，遮住了賬簿上的數目字。汪二爸便停下手來，不高興的看一看汪二娘，然後問道：

「他龜子東西，還陣來講啥子？」

「他來洗刷自己嘛！」汪二娘連忙這麼回答，隨即坐在床邊，一面吸煙，一面把汪四麻子講的話一五一十地說了出來。說到懲罰張木匠的時候，就拿紙捻子指着汪二爸責備地說：

「這個事情，你得同馮老上趕快做呀！那樣不講人情的東西，你護他做啥子！……幾百吊把錢的事情，就那樣鬧，臉紅筋漲的！……你看周圍團轉的人，哪敢不讓你幾分！」

「懲治張木匠的事情，他同馮七爺上午就決定好了，不過他不願意講跟汪二娘聽，所以他這時候只淡然說道：

「人是不好隨便懲治的，總要找出證據。」

汪二爸隨即撥動算盤珠子，眼睛看在那賬簿上。汪二娘却有些生氣地說：

「你這個人嘞，就是這一點，我頂討厭了！不論啥子事情都顧到面子。……這樣下

去，你會吃一輩子的虧的！」

汪二爺彷彿嫌她多嘴似的，冷冷抵塞道：

「做事情不圖個好，圖個啥嘛？……根本這是團上的事情，由馮老七去稿好了，我淘那麼多的神做啥子」，順手拍一拍賬簿，「我自己的事情，都忙得不開交！」

汪二娘把水烟袋哨子敲得特別發響，忍不住冒火地說：

「好，你不管，你看公上的東西，都給人偷光了，公上要派錢的時候，借得你自己挖腰包！……別人都整肥了，你自己才變瘦子！……馮老七那龜兒東西，你跌倒個好人懸，公上的錢落在荷包里，你借在做夢哩！」

汪二爺當然也不放鬆馮七爺的，只說馮七爺借於自己有用處的時候，他用不著去得罪人，而且馮七爺所稿到的數目，他借沒有看上眼，所以也就懶得爭吵地開口話，因此聽見汪二娘這麼說了之後，打了幾下算盤，才向汪二娘警告地說：

「這些話不好隨便講的哪！」

汪二娘把水烟袋朝桌子一頓，氣惱地說：

「你就那樣怕他囉！」

接着她便歪着身子靠到床上去。汪二爺沒有理她，只是凝神注意地，看一下賬簿上的數目，又撥幾下算盤珠子。

牛棧側邊的雞籠里，大紅公鷄拍着翅子，叫頭道的時候，劉老九便在破窩里醒了，屋里屋外都沒有亮，就聽見原野里遠遠地方，有子規在一聲聲地啼呀：「桂歸呀——桂歸呀——」聲音顯得寂寞而且悲哀。這是本年初次所見。記起小時候，他媽跟他講的子規的故事，……從前有個窮苦的莊家人，計個兒子，他兒生得聰明，讀書又極有慧。他並不埋怨丈夫貧窮，倒很鼓勵丈夫做活路，丈夫非常勤勞，他常常一同在田里鋤地，種菜，一同上山去砍柴，割草。一年到頭，都是勤勤懇懇的。周圍出納的人，都眼紅地計，像他們那樣好的兩口子，世間上再也找不出來了。可是他積累錢太多，在家鄉活不下去，便決意到大城一個去找生活。兩口子把家裏的破被爛褥，全變賣了做盤纏，就一齊上路。路上要過一匹大山，山上幾十里內都沒有人家。只一路上有個涼亭。他們兩口子走到那裏的時候，很是疲倦，妻子便坐在涼亭裏歇氣。丈夫口乾，就坐下山澗去找水吃。起初聽見水響，默倒很近，等到走了好一陣才找着了水。回來來山時候，妻子不見了，大聲地喊，不見答允，心里很是驚慌。後來看見草莽，裏面有子規的鞋子一隻，知道一定是遭了不幸。不是遇見了老虎，就是遇見了歹人。苦思無益，鞋子好好的穿在足上，怎麼會掉了呢？他想越澗過起來，就在涼亭內歇息。不久，有兩個和尚挑着擔子走來，歇氣，奇怪他這麼一箇箇方壯漢子，會穿破爛的鞋子，就問他：「你怎麼穿破爛的鞋子？」就回答：「穿一件破爛的布衣裳，肩膀上打過一個補綻。」。就問他：「穿破爛的鞋子呢？」就回答：「穿一件破爛的布衣裳，肩膀上打過一個補綻。」。就問他：「穿破爛的鞋子呢？」就回答：「穿一件破爛的布衣裳，肩膀上打過一個補綻。」。



劉老九聽見這個故事，只不過覺得失掉妻子的人，很可憐罷了，現在却不知不覺地流起淚來，從眼角，臉邊淌到稻草做的枕頭上去，這因為他的未婚妻他的心愛的表妹，活給舅父舅母，逼去嫁人做小，正如許多年前那個不幸的莊稼漢子一樣滿壯皮的悲哀，沒有地方發瀉出來，只有變成鳥子飛到原野上去哭泣。接着又想到自己夜來的屈辱：給人罵了，他是留着……。

鷄等到叫三道的時候，籬壁上的牛眼睛窗子已透進一點微光，天已經瀟粉亮了，子却像已發遠一些，啼聲隱隱約約聽不大見。布穀却開始慇懃地叫喚起來：「包點包割，包點包割」，聲音飽滿帶着愉快的調子，這種鳥不喜歡常常停在一根樹上，總是且飛且叫，剛聽見牠的聲音，在這邊樹林子里，一會兒又叫到那那邊田野里去了。牠的聲音，因為叫得宏大，響澈田野，鄉下人一聽見，便喜歡把牠填成有意思的字眼。種田的說成「包點包割」，女人家說成「么姑包脚」，而一些愛開玩笑的，却變成「燒火老這兒坐」。趙長生一醒來，聽見牛橋後邊的寄鋼樹林高頭，有布穀鳥飛來啼叫，便拿足板登一下劉老九，笑着說道：

「你聽，鳥子都報信來了，今年這里定會出個燒火老的！」

顯然，趙長生是想要些話來挖苦他的主人家。他一向就喜歡在背後來瀉忿的。劉老九却沒回答他，只現出一張神情木然的臉子，爬起來穿衣裳。他想起該離開床，忘掉他的悲哀。他一向就懂得，醫治他的悲哀最好的藥，就是沒頭沒腦地忙。趙長生責備他道：

「你真蠢！借這樣勤快做啥子？……這麼早就起來？人家到巴幸不得！」

「我不想睡了！」

劉老九這麼冷冷說了一句，扣好紐子，便拉開板門出去。新鮮的晨風，迎面一吹，使人清醒不少，同時也照一向的習慣，就本能地想尋路。水牛聽見熟悉的聲音，忽地站起來，牛欄里黑漆漆的，不大看得清楚，只見牛犍子在木柱子上回勁地擦搔。隔壁馬槽內，通夜站着睡熟騾子，也立刻會蹄子踏踏板。太陽發聲。劉老九曉得牠們一向起早慣了，趕着出去吃河邊的青草，牠們會這三腳地來牽牠們，滿足牠們的願望。第二天早上牠却不管它了，他只得討好，做的一件事情，這天就要做成了，把剛才床上抑鬱的心情，完全換成一種興奮，急急地放在牛欄上的籬篋取了下來，蹲在天井內，趁着漸漸明亮的晨光，查看籬篋有沒有耗子咬爛。套在上面的麻索，有沒有朽壞。招財和來寶以為有什麼吃的東西，跪在籬篋裏面，都摻攪來，尖起鼻子亂嗅。劉老九里里外外看了一遍，見籬篋沒有漏洞，麻索用力扯，也借可以挑挑，就頗為趁心如意。彷彿感到一切兆頭都很好的。而旁邊的狗吠聲也地地。

「去不去？……我帶你一道去！」

劉老九看見劉老九，在對面講話，但現出是健的犍子，挾着尾巴，趕快去遠一點。來寶却因鼻太靠近籬篋了，把籬篋上的灰塵，也吸到鼻子去，就大大打了兩聲噴嚏。劉老九嘲弄地說道：

「優東西！聞着好東西了吧！」

一面就順手摸一摸來寶的身子，毛毛軟軟而且光滑，使劉老九的手掌登時感到一種舒適。來寶呢，久沒有人這麼撫摸牠了，竟也扭動尾巴，表示它的愉快。這一來招財也好像馬上釋然於懷似的，把挾在膀下的尾巴，很快地鬆了下來，帶着羨慕的神態望望牠的同伴，又望望這個和善的人。於是劉老九又有過去，又摸摸招財的身子，彷彿要表示他做事公平，並無偏愛似的。今天早上他開始感到這兩個小東西的可愛了，雖然，早就曉得「狗通人性」這一句話，但一向未嘗注意牠們，也無心注意牠們。

這時，天已相當亮了。頭頂上疎疎的星子早已隱去，深藍色的天空，漸次抹上一層輕淡的白粉。布穀鳥已叫到遠遠的地方去了，烏鶻四鵲盡眉，却在屋後的樹林中，開始歌唱起來。水牛已完全看得見了，帶着焦急的神情，望一望人，又拿角碰一碰牛捲。只有豬些偕在籬着，發出斷斷續續的打鼾聲音。

劉老九走到屋後稻草堆上，扯了一把稻草回來，丟在牛槽里面，讓水牛去吃。然後又拿鏟箕在幾屯子里，裝一鏟箕扎斷的稻草節子，倒在馬槽里面。他給牠們稻草的時候，帶着一種抱歉的心態，但見它們也像吃青草那樣，吃得有味，便也放下心了。

不久，灶門打開了，劉老九，就裝好烟，走到灶下去接火，一面向燒茶水的李媽媽問道：

「二娘偕沒起來嗎？」



李媽媽略略詫異地看一下劉老九，然後說道：

「你有啥子事情找她？……你借不曉得麼。她哪天這時候起來過？」李媽媽回頭看一看水缸，央求地說。「快跟我挑一挑水！就包你起來了。」

汪二家家的吃水，是劉老九趙長生兩個人輪流挑的，這天早上正該輪到趙長生，所以劉老九就略略纒下眉頭這樣說道：

「昨天我才挑了！你今天又叫我挑！」

李媽媽立即說道：

「我是看你手足快當一點！挑起水，好早煮早吃飯！趙長生那懶蟲，你曉得他要岩到啥時候？」

劉老九叭着烟，邊走出去邊說道：

「待我去叫他，聲好了！」

一面借朝堂屋那面望了一下，看汪二爺的房間門開了沒有。門借關着，但却聽見汪二爺在咳嗽，光景像要穿衣裳，從床上爬起來了。劉老九就不想再在後院裏逗留，決心牽牛出去抄一陣田再說。這並不能說是他怕汪二爺，不敢在主人面前懶惰，而是他借沒有這樣的習慣，他一向覺得，不管願不願意的事情，只要自己答允了，就得認真作下去。汪二爺也看清了他這一點，所以不想乾脆地把他辭退。

劉老九走到他睡覺的屋子，去抗犁頭，看見趙長生借在睡覺，便拉趙長生一把：

「快起來！人家正等你挑水哪！」

趙長生不想起來，裝做一身不舒服的樣子說：

「好哥哥，你幫我挑幾挑好不好？……我今天，人不好過，頭痛！」

劉老九有看他一會兒，笑着罵道：

「鬼東西，這樣病得快！剛才不是佯在說笑？」

趙長生現出可憐的樣子，作古正經地小聲說道：

「你不曉得，昨天晚上同那個鬼吵一架，好嚇人囉！……你到吵過就算了，我睏一

覺醒來，頭像釘子鑽的一樣！」

說着，就慢慢地爬起來，緊緊蹙着眉頭，臉上也堆起縐紋，儼然頭很疼痛似的。劉

老九半信半疑地，微笑着說：

「你昨晚不是睏得好的麼？……我聽見連身都沒有翻一個嗎！」

「可啲！你不曉得人家做好多怪的夢囉！」趙長生一面拿手掌摸一摸頭，接着把睡散了的帕子，另外包過，「你猜，我做些啥子夢？」他朝門外看了一眼，壓着喉管，小聲地說：「真笑死了人！我夢見同汪老二打架，他拿把刀……」想一下，又再說下

去：「不，不，他沒有拿刀，」接着「唔唔」了一聲，拿拳頭敲一敲額部，「媽的，這東西痛，簡直記不起了，」隨即忽然想起了什麼似的，忍着笑小聲說道：「我把他騎在糞堆上，對着他的胖臉子，打了多少拳頭囉！他接二連三地喊饒命，我就對他說『你喊我

三聲趙大爺，我就饒你！」哈哈，他當真唬我三聲趙大爺！真是可惜，要不是做夢就好了！……我後來，借是沒有饒他，想着這未免大便宜他了嘛？重重打他兩拳之後，就又順手塞他滿嘴滿鼻子的牛屎！哈哈，……」

「你才好嘞，人家等你水滾的，等得火急，你才在這里衝廣穀子！」

李媽媽突然從門上伸個頭進來，大聲地埋怨。這把趙長生嚇得一跳，見是李媽媽才算放下心了，他連忙罵道：

「你像碰着鬼了，這樣來嚇人！」

「呵呀！你背了堆時了！」

李媽媽聽見他說到早飯以前不該說的鬼，像給火燙了似的叫了起來「大清早晨的，你就這樣拍筊！」

趙長生就笑着罵道：

「你怕拍筊麼？我借要說，幾子，老虎，鬼！一串串的！」

「呸！」李媽媽同屋內吐了一盞口水，像怕火燒着衣裳似的，連忙跑開，一面借像嗆咒似地喃喃自語，「不忌不忌，百無禁忌！」跑到豬那面的時候，才又停下足來，大聲惱怒地讓道：

「你到底挑不挑哪！害得人家燒起空鍋等你！」

「哪一個不挑亦呀！」

汪二娘從灶房門口伸出頭來，一臉詫異地問 李媽媽堵起嘴巴，抱怨地說：

「趙長生嘛！借有哪個嘯？」

趙長生立刻裝做帶病的聲音說：

「等一下就挑，我這陣頭疼得要命……就像鑽子在鑽一樣！」

李媽媽趕忙使禍地說：

「你聽他，他剛才借在割達割達地說笑哩！」

劉老九拿着扁担走了出來，向着汪二娘轉環地說：

「他的確有點頭痛！」

李媽媽一高興地看劉老九一下，責備地說：

「你別說他……那你不挑嘛！」

「我借要挑別的！」

劉老九這麼說了之後，就把剛才放在天井里的籠頭抓來套在扁担上面。汪二娘懂得他要挑什麼，但作為不知道似的，趕忙轉進廚房。李媽媽拍下手，大聲說道：

「這就怪了！你不挑，我不挑，今早上大家不吃什麼？」

汪二娘這才吩咐道：

「老九，你去挑點菜吧！」

這麼說了之後，她就趕快走朝堂屋那面去了，劉老九在灶房門口，站了一下，只好

放下籬兜，另拿挑水扁担去挑水桶。水井在燒房那面，劉老九走的時候，吳夥計正扯水上來，把水傾在側邊的天盆（這是把盆子放在高架子上的）天盆上裝有一根長竹筒是通到屋裏邊蒸着酒的大鍋上去的。烤酒的匠人，揀着一張白圍腰，紅紅的帶汗的臉，立在大鍋側邊，把蒸出的酒，接點在碗里面放在嘴邊一喝，大聲歡快地說：

「味道偌好！……你們來嘗點！」

接着頭一仰，把剩下的半杯，通通倒進自己的嘴里。吳夥計連忙放下吊桶，跑去拿着燒酒匠人的杯子接酒。劉老九沒有朝放酒的地方看一下，提起吳夥計放着的吊桶，就吊下井去。他不知怎的，在吳夥計和烤酒匠人這裏，他記起昨夜挨罵的事情，禁不住有些不好意思。兩個水桶裝滿了水，他正要挑起走。吳夥計做出遞杯子的姿勢，向劉老九打招呼道：

「趁他不在，來吃一點！」

劉老九曉得吳夥計所說的「他」是指汪二爺，這顯然是對夥伴的情意，但劉老九正因為他提起了汪二爺，心下越發不高興起來，便搖一搖頭，挑起水走了。挑了一担水後，他便不再挑了。走到灶房的前門，站了一會，就又走到灶下去點燃旱煙。李媽媽拿着筍筍箕，拿了米，放在盆裏淘，一面看一下水缸，噎噎地說：

「你一般閒着，怎麼不多挑一挑！」

劉老九坐在燒火板凳上，看一下灶房的前面，使用噴責的臉色，回答道：

「閒着！人家餓了幾大肚皮了，借等着我挑米去下鍋哩！」

李媽媽彎着腰幹淘米，並不息下手，邊淘邊問：

「跟那一個？」

劉老九不住地瞧着灶房前門的入口，小聲地反問道：

「你借不曉得麼？昨晚吵了一夜！」

「到底吵些啥子！我在灶房煞貼碗蓋，一點也不曉得！」

李媽媽伸起腰幹來，喘一喘氣，張着好奇的臉，這麼地問。

劉老九聽見堂屋那邊有咳嗽的聲音，就更加凝神注地聽，一壁隨口應道：

「就是爲仰安娃嘛！」

李媽媽疑惑地說：

「我好像聽見在罵哪個的嘛！」

劉老九不禁紅了臉，正想分辯一兩句，恰好聽見咳嗽的聲音，是汪二爺的，他厭惡和他見面便也不想再在灶房耽擱了，就從後門走了出去。他不敢出去抄田，只想等汪二娘吩咐他挑米，就開開牛欄門，進去替牛掃除糞草。水牛以爲牽到河壩里去吃，便丟掉口里的乾稻草，興奮地迎接着劉老九。劉老九懂得的意思，便罵道：

「你龜兒子東西，才心不足喃，吃着糞草又想着田里的……你曉不曉得人家別個借在餓肚皮？」

順手就拿牛屎括子，輕輕搞下牛的腿子。

劉老九打掃了牛捲，到灶房里去了三次，總沒有看見汪二娘，就只好抗着犁頭，牽起牛去抄田，心里很是不快；趙長生老着鋤頭，懶洋洋的尾在後面。

## 十一

汪二娘在早上的時候，吃午飯的時候，兩次碰見了劉老九，但都很快地避開了，她見他那畏光那神情，曉得要向他要來一件事情：跟邵安娃挑米去。汪二娘並不是捨不得一點米，比如三清寺的香司，何家菴的尼姑，她就會經拿米佈施過他們的，她只是想對昨夜親自進那離房子去說好話，覺得有些委屈，再想到劉老九那種近於要挾的請求也很使她感到不快，三則這次若給邵安娃挑米去，人情又完會拿跟劉老九做了。自己的東西，喜歡給的時候就給，何必限定這一天呢。何況汪二爺始終沒有同意這件事情，當他面前叫人挑米出去也會惹出一翻口舌。的其實這些想頭和打算全是汪四麻子引起的，沒有他一力担保可以另外請到人，她能夠把這一切的不快和委屈，全隱忍下去。因此，汪二娘一想到人工不愁缺乏，怕怕什麼呢。有意地不讓劉老九有向她開口的機會。她一來也很忙，早上就督率媳婦把昨天晒的半乾的茗菜再一籮箕一籮箕地擺在院墻里去。早飯後，又跟女工媳婦一道下田去摘茗菜顛，打算趁好天氣，多晒一點乾菜。

汪二娘晒的茗菜，已經相當多了，現在只選大包的嫩的來摘。有些來不及摘，給陽

光催老了的，便不再娶了，就讓給窮人些去採。這是每年苕菜田，到了快要犁的幾天都要開禁的，而窮人些也就伸長着頸子，等待這件好消息。這一天，汪二娘說一聲「讓他們大家來摘吧。」窮人些便都很快地到來了。

在野豬堰住家的鐮子，自然不錯過這機會。連十字路口開店的陳家老板娘，也把招呼客人的事情，交跟老頭子身上，趕快跑來摘它一簍。汪四嫂子因為田種得不多，苕菜醃得不夠，也就拖着孩子來摘。她首先笑迷迷地向汪二娘打招呼，二娘立即擔心地問她：

「牛喃，好了沒有？」

汪四嫂子趕忙回答：

「看起來到沒啥子病，叫人担心的，就是牠不大吃草。」

汪二娘有些埋怨地說：

「老四呢，他咱個不快點去請個牛醫生，這個事情，你們耽擱不得的。捨不得花小錢出脫你一大把，那才曉得厲害囉。」

汪四嫂子也乘勢抱怨起來。

「咳，說不得他，越發晃蕩起來。成天無事忙，今天早上就不曉得衝到哪裡去了，早飯都借沒有回來吃」

汪二娘心想一定是汪四麻子去替她找工人去了，便頗為高興，因此言語之間也就變得溫和起來。



「也該管管自己的事情吔！他這人就是這點，好也好在這裡，壞也壞在這裡，愛管別人的閒事！」

汪四嫂子心下是個明白人，知道他丈夫幫汪二娘的忙，幫得最多，覺得不好再這樣埋怨下去了，便轉過話語說道：

「有些人家的忙，倒是應該幫的，只是他不學好，就搭便址油頭去玩去了！」

汪二娘高興這些懂事的話，便也誇獎地說：「老四，也全靠省你囉！」

汪四嫂子忍不住喜悅地說：

「二娘，你誇獎的話，我啥子都不懂哪？……你老四，脾氣牛得很！半點都不肯聽你的，一說就吵起來。」

汪二娘知道汪四麻子常常受他女人的阻攔，要是肯聽她的話，那一定不會出來幫別人的忙的。所以就神情淡然地說：

「是的，就是脾氣牛一點，不過嘛，這也沒法子，人總是有他脾氣的？」

汪四嫂見汪二娘不再誇話了，就走到後面已經選摘過的地方去，汪二娘要她同她老人家一道摘，她不肯，汪二娘也就不勉強她了，因為借有別的家，不便破例，單對這個好，對那個不好的。

汪四嫂走到後邊去，陳家老板娘就譏諷打招呼道：

「呵呵，汪四嫂子你也來了麼你自己不是種得有田！怪不得汪四哥不來我店里吃茶」

酒；看來定是你管着他。」

汪四嫂子略微紅起臉說：

「我們種啥子地，那不是一個名氣，夠三不夠四的！說到四麻子，他我都管得倒麼？他不管我就是好的了！」

鋸子在旁邊嘲笑陳家老板娘說：

「你光有嘴巴說人家，你自己不想想看，開起鋪子借要同我們窮人子擠！」

陳家老板娘馬上回答過去：

「同你們窮人子擠！要是像一些窮人子，白日黑夜都有人送東西去，我連店子都不愛開的。」

汪四嫂子略略驚異地問：

「哪個這樣有福氣，白日黑夜都有東西送去？」

陳家老板娘一面摘一面埋着頭冷冷地說：

「自不然會有嗎！你到不要看輕人家囉！」

汪四嫂子膘一眼鋸子，然後又問：

「那又哪些人這樣大方？」

陳家老板娘抬起腦殼冷笑道說：

「你放心一點！你們四麻子到沒有這樣大方！恭賀你，算你能幹，管得……」

汪四嫂子因見他丈夫半夜三更都偕有出去的事情，便也有些不放心，嘆口氣地說：「哪個管得着，你又沒有終天跟在他屁股後頭！」

陳家老板娘見鋸子不睬她，只顧摘茗菜，就打趣汪四嫂子起來：

「我看，偕是打單身好，免得日里夜里，都提個醋罐子在手里，放也不是，拿也不是的！」

汪四嫂子忍不住笑起來了，責備地說：

「哪個會像你那樣說的？你怕在講你自家？」

鋸子這下才嘲弄地說：

「當真是說她自家，等會她就要回去了，她讓她老頭子一個人在家，她不放心的！」

「陳家老板娘立即譏諷道：

「我啗個不放心。只要你在這裏的時候，我就放心了！」接着打起了兩個哈哈。

鋸子馱了她一下，接着要笑不笑地說：

「少說些好話吧！等會茗菜都拿跟人家摘去了！」

陳家老板娘仍然笑着打趣道：

「要啗子緊！摘去就讓人家摘去好了，自不然會有東西送來的！」

鋸子就笑着罵道：

「你簡直是老妖精；老不要臉的！」

汪四嫂子也插着打趣道：

「老板娘哪里老？你聽他講起話來就曉得她偕年青得很哩！」

鋸子嘲笑地說：

「人老心不老吔？」

陳家老板娘就笑着罵道：

「媽媽的，你們這些鬼東西，當真一說就把老板娘說老起來了！」

汪二娘在頭頭摘，只聽一片笑聲，她以為她們這麼快樂，全是她給的，因她讓她們摘她的茗菜。回頭看看她們的笑臉，於是她也禁不住笑了起來。她心想一個能夠施捨的時候，偕是施捨一點的好。因而又想起邵安娃了，她覺得來多少是該送他一點的，等新工人上工的時候，就叫他拿口袋一點去。和娘婦女工摘到半上午的時候，田里好的已經摘完了，便走回家去。當動身的時候，她又去叮囑汪四嫂子一番：

「老四回來的時候，叫他快來打一頭哪。」

劉老九脫了衣服，駕起牛，站在塍上把昨天滾過的泥塊，耙成碎的。趙長生則赤着膀掌頭拌稀泥，一鋤一鋤地挖來敷在田埂上調勻。這是田埂插秧的時候，也得水澆了開去，他每挖一陣就要向手板吐點口水，潤潤乾燥的雙手，同時偕婆朝那些摘茗菜的女人，瞟個幾眼。等他看見汪二娘她們回去了，他就爬上田埂裏葉子煙來吃，一面笑着向劉老九打招呼：

「她回去了，息下吃煙吧！那樣鼓勁做啥子？你默倒春圓子喜歡你了麼？」

劉老九到不是要討主人的好，只是生成前性子，做起事來，總不想隨便了事，或者懶惰偷工。他知道趙長生只在開他的玩笑，但這樣玩笑，他現在很有些受不住，因他一聽見說他討春圓子的好，就禁不住要惱氣起來，他只覺得他從今天起，就只是在爲了邵安娃才在這里做事的。他並沒停下耙來，只向汪二娘的背影，愉惡地看了一眼，然後對趙長生罵道：

「閉着你的臭嘴！你再講，看我不打掉你的狗牙齒！」

趙長生本想照往常一樣，在無聊的時候，同劉老九對罵幾句，但因看見他那兇惡的眼色，便有些害怕起來，不再講了。

劉老九打牛一鞭子，耙到那邊去了，耙在水里，發出很大的激動聲音，於是他不再希望跟劉老九打趣了，就啣着短煙桿，拖起鋤頭，走到女人摘苕菜的地方笑嘻嘻地喊道：

「快些摘哪，我要挖水進來了！」

陳家老板娘立即罵道：

「短命鬼你慌些啥子？一

汪四嫂子低聲罵道：

「他要挨刀了！」

別的女人也罵了起來，趙長生非常地高興，臉上現出似笑非笑的樣子，並不同她們搭話，只朝挨水溝的田堤，原來有着缺口的痕跡的，用力挖了一鋤頭。女人些都嚷叫起來，不住他責罵。鋤子原一埋頭摘着茗菜，不理睬這件事情的，現在才抬起頭，大聲責備道：

「你學着做點好事好不好？終天儘在使壞！」

趙長生堵起嘴巴，假裝生氣地說：

「你們一開口就不說好話，叫我咋個做好事嘛，光曉得拿起嘴巴說人！」

他挖在田缺上的鋤頭，並不挖翻泥土，只讓牠留在泥土裏面。

鋤子馬上責備道：

「這才說得怪羅！明明是你在先挖的咄！」

陳家老板娘笑着罵道：

「你跟他講啥子道理？你臭罵他一頓好了！」

趙長生取出鋤頭來，把鋤頭把子襯在下巴尖上，又現出似笑非笑的樣子，向陳家老板娘擲揶道：

「媽媽的！你這才會發喻！」隨又朝鋤子看了一眼，露出神祕的笑容，在埋怨又似得意地說：「難怪得……原來有你這個東西，在背後搗鬼！」

陳家老板娘拍下手，聲張道：

「啊啲，越發怪得沒有名堂了！……不要把我扯進去，誰管你們那些鬼事情！」  
趙長生得意地笑了起來，隨又看下鋸子，見她臉上很不高興，便向陳家老板娘罵

道：

「借不嫁你？就怪你那張嘴巴！」

陳家老板娘打着哈哈說道：

「怪我這張嘴！……我這張嘴，哪個不曉得，有名的撮合山，媒人嘴，你到該先道謝囉！」

趙長生帶笑地說：

「是的，你那當真是毒人嘴，一說就使人倒了霉了！」

陳家老板娘立即罵道：

「倒你媽八輩子的霉囉！」按着又笑起來，嘲弄地說：「霉得來起了灰，唾着都在吹！」

趙長生因為只顧打趣說笑，忘記叭他嘴上的烟了，這時就摘下來抖去烟灰，笑着說道：

「媽的，我的煙倒起了灰了？」

陳家老板娘趕着說道：

「看你霉得好厲害，煙也拿給你帶契霉了！」

鑿子譏笑陳家老板娘地罵道：

「看你簡直發了瘋了！」

陳家老板娘連忙做下鬼臉說道：

「呵喲，你們兩個夥着來說，我說不贏你們了！」跟着又做得很正經地說：「我不同哪個賽牙巴了，我摘我的茗菜要緊！」

「不要緊，我來帮你摘！」

趙長生不只這麼說，借當真實行起來，但他不是摘茗葉顛子，却是連兜帶根，大把大把地在扯，隨即挽成一捲一捲地，塞進陳家老板的提兜裏邊。陳家老板娘又笑又嚷起來：

「我把你飯漲糊塗了，你連兜子顛子都認不清楚！」

趙長生見別的女人都在笑，就越發做出不笑的神情，十分正經地說：

「你狗吃牛屎圖多咄！你家吃這些再好沒有了！」

「龜兒子東西，你跟我拿不拿開？」陳家老板娘笑着叫了起來，接着又威嚇地說：「你當真不拿開麼？看我不罵倒你的祖宗八代！」

趙長生不但不拿開，反而更給她添了一把上去，借把另外的把子，堆在籃子側邊。

他就這樣一面開玩笑，一面開始了他的工作。因為巢葉藤子一般農家扯來曬乾，預備鍛一年豬的。



鏟子就打趣陳家老板娘地說：

「你跟他講腔子客氣嘛，他既然有心送你，你不如挑回去細細切來吃！」

汪四嫂子首先笑了起來：

「哈哈，細細切來吃！」

接着，別的女人也惹得哄笑起來。

陳家老板娘做了一個鬼臉，癩下嘴，冷冷笑道：

「好的好的，我挑回去，只要哪個糊塗虫晚上送禮，我就當點心便宜賣跟他！」汪

四嫂明白地所暗指的人了，便越發大笑起來。

陳家老板娘也不放鬆汪四嫂子，就又乘勢譏諷道：

「汪四嫂子，你不要得意哪，你四麻子買東西送你的時候，我也同樣不會有好東西

的！」

汪四嫂子笑着回答：

「他才不會買東西送我啦！」

陳家老板娘揶揄道：

「他不會送你，借有別個嘛！」

汪四嫂子歛住了笑容，冷冷地說：

「我才沒有那樣的福氣！」

「咱個沒有？我會看相的，你那張標緻的臉子，就帶有禮物的！」

「標緻，怕嚇不飛老鴉！」

汪四嫂又高興地笑了。

陳家老板娘譏笑地說：

「沒相干！有人連老母猪都要哩！」

汪四嫂子沒再笑了，只是罵道：

「人家就是要你這個老母猪！」

她們就這樣一面打趣說笑，一面摘茗葉。而趙長生也愉快地扯着茗葉藤子，感到工作比平常有味得多。

劉老九却一直沒有望這些女人一睜，他只採取一向的慣例，奮力拼命地工作，藉以除去心中難以忘掉的苦痛。陳家老板娘看見他努力把田的樣子，嘲笑地說：

「做啥子那樣賣力呀！就活像抱跟汪家做了兒子一樣。」

趙長生低聲責備地說：

「他龜兒子東西，今天在發球瘋了！」

汪四嫂子下午走回家去，看見屋前苦練子樹下躺着的黃牛，似乎已把乾稻草吃了好些了，心中一喜，然而不敢相信，就將背兜里摘的苕菜，抓出一把，放在它的嘴邊上，牛慢慢地張開嘴吃了，汪四嫂子高興異常立刻再抓一把苕菜跟它。這本是摘來做醃菜，預備自己一家人吓飯吃的。平常一點也不肯給畜生，竟現在像寵愛小孩子似的，不惜一把兩把地丟跟牛了。這可看出她心里是在怎樣的歡喜！她走進門去，看見丈夫坐在灶後，就一面放背兜，一面報告這份好消息，最後借感激地說：

「到底是天有眼睛！」

汪四麻子沒有回答，只是看他妻子一眼，仍是悶悶不樂地低頭吸煙，汪四嫂子責備地喊道：

「你在獸些瞎子？你沒聽見我的話嗎？」

汪四麻子這才懶些些地回答：

「我早就曉得了！」一面把煙袋上的煙蒂敲掉，站起來煩惱地說：「唉，再不要再答允這些鬼事情了！真是越起確窩跳加官！」接着便把汪二嫂託他找工人，以及如何找不着的苦况，說了出來，並罵他的老表，是世上最混蛋的東西，竟不肯聽他的話起來。末尾還吩咐他的老婆：「以後他來了不要理他！」隨即又裹一袋葉子煙來吸，重新坐下埋怨汪二爸汪二娘，說他們一年到頭，全拿一些鬼事情來磨折他，叫他終天瞎忙白操心。往天汪四嫂子就會抵禦他，罵他抱大足幹，攬些事情來，自討苦吃。今天却因汪二娘

拿好臉色招呼她，還有意要她一道去摘好的茗菜，同時也因為牛吃草了，便改換語氣溫和地說：「既是二娘那樣託你，不管請着請不着，你都該早去回聲話地好！」汪四麻子所以煩惱，是他這回有心要討汪二娘的好，好在汪二爺面前，多說一聲好話。結果却是這麼地不如人意。於是他重新再罵他的老表。拖到了晚上，他也不肯去回話，因為他覺得如果向汪二娘直說，他老表不肯來汪家做工，到反而顯得自己太沒用了，這樣的事情都辦不了。自己以後怎好向汪二娘開口說話。後來汪四嫂子責備他說：

「你不去回話，他會怪你的！」

「話咱個不回呢？」汪四麻子翻白眼睛不高興地回答

「不說別的，就是牛好了，你也該去告訴一聲哪！」

汪四麻子懶拖拖地應道：

「等明天再說，我今天靠實走累了！」

一直到第三天晚上，他才走去回話，他覺得拖得久點，好表示自己對於事情，已經盡了最大的力氣了。

他唧着長煙袋桿子，走向汪家大院子去。一進門的廳房里，亮亮地點着燈的，江二娘正同燒房的烤酒師傅和趙長生大聲講話，汪四麻子不立即進去，就在黑暗中站着聽了一會。聽見汪二娘在罵：「這真是沒有良心，奉上正爭人的時候，他跟你打鑼走了！」烤酒師傅附和地說：「這是不對的！」隨後趙長生也說起來：「劉老九就是這點討厭，

脾氣古怪了，不聽人勸！我剛才借對他說、人家汪二娘人情美美的，你這村走了，哪個使得？人家汪二娘又並沒有說，不過米跟邵老安，只是事情忙，一時記不起來，今天不挑，明天總會叫你挑的，你忙些啥子，那個婆娘就迷得你這樣兒！他不好好回答我，反而要打架起來，這樣的人你同他講啥子道理嘛，一輩子都講不起走的。」汪二娘接嘴說道：「周師傅你聽聽看，他做些啥子好事情，頂起邵安娃，跟那個壞女人送不去，醜不醜嘛？這些我都不管了，就說送跟邵安娃吧，也要晚上兩空的時候吶，他硬要息下工來，把主人家的事情擺起。老實說：這借得由我吶，我又不是爭他的！」汪四麻子明白劉老九已經打鑼走了，汪二娘正需要他替人去接替，而他却没有做到，豈不使汪二娘非常生氣，他捏了兩把汗，不敢進去。接着又聽見汪二娘在嘆氣，「事情偏偏不湊巧，吳夥計這時候借沒有回來，那一定是拿跟糧子拉快拉走了！」「那也說不定！」烤酒匠人在安慰地說：「他們趕場的人回來說，今天是在這糧子，只是吳夥計他太很滑，一不釘對，他就會溜掉的！」「怕只怕他挑着酒！」趙長生在說「看你咱個溜嘛，除非連酒也不要了。」汪四麻子這下心里活泛起來了，想着何不這樣說呢？於是大膽地走了進去。

汪二娘見他一個人進來，又甚担擱了三天，便把臉子放了下來，埋怨地說：「你的牛呢？好了沒有？咱個三四天都不來打一頭。」

汪四麻子裝做委屈地說：

「牛到好了，就是這兩天總在外面跑嘛，」望一望別人不好說下去了。

汪二娘勉強做出高興的樣子說：

「只要牛好就好了！」

一面現着老鼠的臉色，彷彿在說：「等會再說吧！」

汪四麻子便在烤酒匠人旁邊坐下，搖搖頭說：

「唉，這兩天街上糲子真過得多，好多人都拉伏拉去了。」

烤酒匠人睜大着有些醉意的眼睛，急切地說：

「你今天上過街嗎？你看見老吳沒有？」

汪四麻子很快搖一下頭。

「我昨天上唐家灣，今天到李家沱，哪有空上街？」隨即鄭重地望着汪二娘，深深

嘆口氣說：「唉！真是糟糕的很，我老表也拿跟糲子拉去挑東西去了！」

汪二娘臉色一變，恨恨地說：

「這成啥世道嘛！又興拉伏，又興要錢，索性大家莊稼不做，看他來把乾竹筍逼出

油！」

靜了一會，汪四麻子微微苦笑道：

「幸喜我這兩天沒去趕場，去了也怕回來不倒呢！」

趙長生想打趣他一句，「回來不倒有啥子要緊，你這下子可以吃不要錢的飯了

吡！」因見汪二娘那樣生氣，便也不再言語，只向汪四麻子笑了一笑。

汪四麻子做出不屑於理的神氣，向趙長生看了一眼，然後作古正經地向汪二娘問：

「二爸今天趕場沒有？」

汪二娘焦急地說：

「去了嘛，這陣借不回來真急人！」

「他老人家不要緊的！」精酒匠人安慰地說：「這陣沒回來，他不曉得鋪子上息麼？好久沒上街，總要等他幾天的！」

「他老人家都拉去些東西了，借成話！」

趙長生竭力忍氣吞聲說，他一想到當真汪二爺都拉去些東西了，那才真是好看的很。

汪二娘埋怨道：

「他到逍遙囉！不曉得屋裡出了多少事？」於是又向汪四麻子提醒似地說：「老四，你曉不曉得？劉老九這東西才不是人囉，他說都不說一聲，就穿起草鞋走了！」

「說都不說一聲就走了！」汪四麻子站起來，裝做才聽見似的樣子，吃驚地說：「有這樣的事嗎？二妹，你個東西有沒有少？」

汪二娘忽然愾悟地說：

「這到不曉得了！我就沒有查過！」

汪四麻子伸拳撈袖地說：

「要是少了一樣，我們就得找他，請他去坐坐黑房子！」

汪二娘不安地問趙長生：

「長生哥，剛才走的時候，你看他拿走啥子東西？」

趙長生搖下頭說：

「沒有，就只帶捲破衣裳。」

汪四麻子却向趙長生晃下拳頭說：

「你敢保得定嗎？……少一樣東西就得問你嘞！」

趙長生紅起臉慌忙分辯地說：

「我不能保，他衣袋里我就沒有搜過嘞！」

汪四麻子揚一下眉毛微笑地恫嚇着說：

「老弟，你不要張起嘴巴亂講哇！吃了暗虧借摸不到門哩！」

趙長生本想照往常一樣，回罵他幾句，一媽的，老子他們有嚮子講不得。〔但因汪二娘在場，而她又一直在發脾氣的時候，便不講了，只把頭偏起，都起嘴巴，望在一邊。〕

烤酒匠人看看汪四麻子，皺下額頭，有些不滿地說：

「我看到老九不會吧！他又不是外邊人，這地方借得活下去，我那能先就斷絕自己的路！」

烤酒匠人在汪二爺家中，是有他的地位的，就連汪二爺本人也不敢隨便講他，這一



點汪四麻子當然極其熟悉，所以便另外換一付面孔問烤酒匠人。帶着大有深意的神情，笑着搖頭道：

「大帥傳，這年辰的人，很難說定呵！他借等齊你，他不遠得遠走高飛！」

烤酒匠人却開玩笑地說道：

「遠走高飛，他飛得倒好遠，你這陣去找嘛，包你找得到，他這陣就在陳家么店子。」

趙長生已把汪四麻子給他的不快丟開了，神色飛舞，口水瀑瀉地接嘴說：

「他哪裏在陳家么店子，包你在邵哈兒家裏！」

汪二娘片刻剛才心平氣和些了，這時就嘆息地說：

「邵安姓寫憂，早遲我要送米去的，我答允過了，我借會翻悔不送麼？一點子米值幾個錢嘛？他就欺倒我在吡他了，這樣大歲數的人，借像三歲的小孩子一樣。」

烤酒匠人現出世間事無不可商量的好樣子，微笑着說：

「其實跟他講講，他就可以回來的！」

「講講子！」汪二娘氣憤地說：「這樣沒情沒義的東西，我借要他轉回來！」其實她心裏正希望有人叫他轉來，因為現在正需要耕田的時候，寧可忍下一點子氣，等田打收完了再說，然而，在這種情形之下，又不好直接說得，只能發發脾氣。烤酒匠人却看出了這點，所以就勸汪二娘道：

「算了吧，你老人家大量一點，俗話說的好，大人肚裏好村船，他們小人小器的，跟他一般見識做啥子，現正是人手不夠的時候，將就一點算了。」

汪二娘嘆口氣說：

「哪個借跟他一般見識，不過想起來太可惡！」

烤酒匠人樣子虔誠中又挾一點諂媚地說：

「以後你老人家當面說他一頓好了，他借敢頂嘴？這樣的小夥子，你老人家應該罵他的！」

「我罵他！我才不愛淘那麼多神！讓他去變牛變馬好了！」

汪二娘雖是這樣地罵，但臉色已沒好多怒氣了。

汪四麻子却猶惡地笑道：

「哪里找不到人？借要他回來！他就是叩響頭都不要他了！」

烤酒匠人伸起二指，點一點汪四麻子，教訓地說：

「老四，你這傢伙，看着都要告官了，你又來放爛藥！這樣你默倒幫了你二娘的忙麼，幫了倒忙！聽我說，如今春上正爭人的時候，大家將就一點，你嘴巴子會講會說，借是你去找找劉老九，叫他回來！」

「我到不肯去嘯！」

汪四麻子因聽見說他會講會說，便禁不住十分高興，嘴裏雖在說不去，但眼睛却在

望汪二娘，看她是不是有意要叫他去當這件轉壞的事情。如果汪二娘知道了，他是當天晚上就可以去找劉老九的。但汪二娘，却故意皺起眉頭，表示不同意地說：

「老四，你借是跟我單另找個人吧，我不肯借這周圍團轉，就找不出一個做活路的！」

「我這個找不出來！」汪四麻子說着應道：「做活路的人，到處都是。」隨即拿手抓一抓他的光頭，有些爲難地說：「就是不湊巧，偏偏碰在這個時候！又在過糧子……」

汪二娘嘆一口氣。

烤酒匠人拿手揪一揪汪四麻子：

「不要多講了！趕快去找找！找劉老九也好；找別人也好，你總出去找找，在這裏東講西說沒用的。」

汪二娘小聲嘆氣地說：

「隨便你找那一個都好，……唉，這年辰！」

趙長生突頭突腦冷笑道：

「找劉老九，那說得比不挑去，他那鬼脾氣，我借不曉得麼？」

「米，我借不得挑騎！」汪二娘重新惱怒地說：「我原是送跟仰安娃的，又不是送跟他！」

烤酒匠人神情有些厭煩，接口說道：

「自然不是送他！我只問你老人家，你送那安娃的米，你啥時候送去？」

汪二娘嘴角微微向下一彎，神情淡然地說：

「只要啥時候有人空，就啥時候跟他送去！」

烤酒匠人現出不能忍耐的樣子，急切地問：

「長生哥你得不得閒？」

「我倒是天天晚上都閒的！」

趙長生現出無所適從的樣子，隨隨便便地回答。烤酒匠人站起來，舉一下手，做出了

件事情那副的神氣，冷聲地說：

「那你把米挑去好了！」

趙長生厭煩地笑道：

「這傢伙，人家白天都寫累了，他借晚上跟你尋些事情來麻煩。」

烤酒匠人朝趙長生一撻上打了一巴掌，責備地說：

「懶東西，你酒夥請家嘍！寫點忙都不肯幫！……回頭來我敬你一杯酒好不好？」

汪四麻子從旁打趣道：

「對了！你敬他酒，他就肯去了！他這八輩子沒有吃夠酒的傢伙！」

烤酒匠人於是對汪二娘說道：

「二娘，今晚就睇長生哥挑去算了，早了一件事情好些，免得多麻煩人！」

汪二娘現得無可奈何地嘆口氣說：

「好吧！今晚挑去也罷，免得多麻煩人！」

趙長生見事將解決了，而麻煩却落在自己一個人肩膀上，便不免憤憤地說：

「我先招呼一聲喲，米可不多挑罷！黑漆漆地走夜路，好容易去囉！」

烤酒匠人覺得自己對那安匠做了好事，就更該做好一點，讓米多挑一點去，便籠絡

汪四麻子，微笑地說：

「老四哥，你可以送一節哪！」

汪四麻子趕忙搖一下手說：

「我就不能挑喲！今天外邊走一天，足都走暈了！」

### 十三

月亮借沒有圓，可比前一兩夜肥胖好些了。小溝邊上的樹影，顯得十分濃黑。流動着的溪水，閃出細碎的銀波。月下的原野，掠着噴騰的霧汽，穿過菜田麥田的小路，兩旁長起車前草泥鰍蠶燈籠花的，都浸上了露水。趙長生挑着米走在前頭，有些氣喘。汪四麻子跟在後面，軟洋洋的，很不快樂，他一路都在抱怨趙老九：

「這龜兒子東西，老子他們今晚非吐他一拋口水不可！」

趙長生移下挑子，換過壓痛的肩膀，然後一面走一面惡意地嘲弄道：

「你媽的，你當真要吐哇，你不吐，你就不是人！」

汪四麻子笑着罵道：

「你媽的，等會你睜起眼睛瞧好了！看這些人是不是空口說大話！」

「是的，今晚我就要擦眼睛了！」

趙長生鼻子里發出響聲，反激地說。汪四麻子更幾分惱怒，拳頭一揚，大聲說道：

「你跌倒我會怕他麼？他帶我二爺的時候，看我一爺面上，讓他三分，現在他已滾蛋了，老子他們怕怕？老子。今晚上害得人啣夜話，你借覺得安麼？」

「很好，很好！」趙長生笑扯扯地說。「今晚我到要看哪個的膀子粗？哪個的力氣大？」

汪四麻子做遠做樣，倒着地說：

「等會可不要拉哇：老子他們打死人，老子他們會抵命的！」

趙長生愉快地嘲弄道：

「我才不受拉的哩！連你們絞爛皮褂子不好看？」

他隱隱笑他們是兩條狗打架了，汪四麻子便當真生起氣來，聲音嚴厲地罵：

「你再講下去嘛，看老子不捶你？」

「你這氣大做啥子？當真你屋裏出了鬧官兒了？」

趙長生笑嘻嘻地罵他，一面很快地扭着米籬兜朝前跑着。

「你媽的，你媽屋裏才出了個官兒了！」

汪四麻子追在後頭，大聲地罵。

他們走到邵安娃的門口，邵安娃的女人夾腳板，應聲出來開門的時候，趙長生使一

本正經地大聲說：

「劉老九在這裏沒有？汪四麻子正來找他『眼索』！」

「你媽的！」汪四麻子摩背去就一口氣，「誰要你多嘴！」

「看！你就在怕了！」

趙長生發打的很舒服似的。笑着扭揶他。

大門板一開門，青絲不讓他的進門似的，擋在門口，一本正經冷聲冷氣地問：

「你們找到劉老九？」劉老九沒聲回答，「請！這兩句話，就把門扇拉着，光景像要

立刻關門了。

汪四麻子和趙長生見這意思，帶進去坐的意思，全跟前一回笑臉相迎的樣子不同，便

大爲不快起來。汪四麻子首先硬硬氣氣說：

「我們是來看邵安娃的。」

大門板放開手把着的門扇，身子讓開一點子，厭煩地說：

「他借不是那樣的！」

汪四麻子立刻用不快活的聲調，吩咐趙長生道：

「米不要挑進去，我去先問問邵安娃，他要就挑進去，不要就挑起走！」一壁大踏步地走進去，一壁冷笑道：「當真是米不值錢麼？」

大脚板看見門前挑的米，馬上對趙長生笑起來，聲調溫和地說：

「咱倒不明天挑來哩，黑更半夜的，也難走路嘛。咳，你們待他多好，他借埋怨哩……剛才我才同他吵一架……」

汪四麻子在右邊屋子裏面大聲嚷起來：

「邵老安，這傢伙哪裏去了。」

趙長生已給大脚板的笑聲軟化了，而況汪四麻子的吩咐，又本是不足介意的，便把米挑進去。

大脚板一面訴苦地說：

「他這兩天脾氣大得很，剛才同我衝幾句，更衝起走了！」

汪四麻子走進一邊房間，忽將聲音變柔和起來，很客氣地在打招呼：

「呵，七爺，不曉得你老人家在這裏，吵了你了！」

「老四來燒一口！」

馮七爺聲音威嚴地在說話。

趙長生放下米挑子，臉上禁不住現出神祕的笑容。大脚板竭力神色莊嚴地說：



「他就是夠坐冤兜不受人抬，個個都對他好，他管抱天怨地的！人家馮七爺爲他送藥跑夜路，你們又這樣夜挑米來，他不曉得領情道謝，簡直天生成的一箇木頭；借要堵起嘴巴說黃話，長生哥，你想這樣氣不氣人嘛，我才說一句，他就衝到外邊去了……有本事，你就不理我也好。」

趙長生聽見左邊屋裏鴉片煙在燈上燒得楚楚的聲音。熱熱的香味很誘人地鑽進鼻子裏來，他燒過要要煙，沒有什麼癮，但一聞見香味的時候，便又忍不住想吸它一口。大腳板要他把米端進左邊屋子，倒在瓦缸子內，他看見汪四麻子一臉歡喜的正和馮七爺面對面地躺在床上燒煙，馮七爺則微微眯着眼睛，像在靜靜地養一下神。趙長生倒好了米，在屋裏站了一下，朝鴉片煙燈望着。馮七爺冷冷瞧他一眼，覺得坐立不住，便折身走了出來，吐一拋口水在地上，然後摸出葉子葉來，迅速地裹。大腳板趕忙替他點個火來，好怕怠慢他似的。

這時外面許爸問憂地響了一聲，趙長生一面把烟湊在烟斗子裏，一面側起耳朵一聽，不禁露出微妙的笑容一笑，說道：

「這怕是老安回來了吧？」

大腳板嘴角往下一彎，鄙夷地說：

「他默倒外面好吔！」

門板輕輕掀響了兩下。

大脚板坐着不動冷冷地說：

「咱個又闖來了哩？不是一衝就衝出去了！」

「開門，卻大嫂，是我。」

來人不耐煩地發出聲音來。趙長生立刻放下烟袋跳起來說：

「劉老九來了！」

一面爭着去開門，讓劉老九進來。一面向劉老九笑扯扯地說：

「龜兒子東西你跑到哪裏去了？四麻子正找你扯筋哩！」

劉老九一臉不高興，責斥地說：

「我踩着他的尾巴了，他找我扯筋！老安哩？」

大脚板竭力用好臉色來歡迎劉老九，她以為今晚上挑來的米，是他費了唇舌弄來的。劉老九却於抱歉的神色中，又雜着忿忿地說：

「我打鐮了！」

大脚板感激地說：

「九哥，真是難爲你嘯！」

劉老九趕忙申明地說：「對不住，一點也沒有幫到你們的忙。」大脚板以爲他在謙虛，仍舊致謝地說：

「他們夠的很，有那挑米也就夠了！」

一米挑來了，「劉老九吃驚地說，一面看見屋裏擺的一挑籬篋正是那天自己從牛攪頂上取下來的，便問趙長生道：「你挑來的嗎？」

趙長生一面點着吃烟，一面笑嘻嘻地說：

「她見你打鑼走了，就叫我挑米來……她借想要你轉去哩！」

劉老九眉毛一揚，顯出有些高興，但隨即又臉色一沉，鄙夷地罵一句：

「轉去！」

他看見趙長生舒暢地叭烟，兜他喉嚨管發癢起來，他吐一拋口水，便摸出葉子烟盒來裏烟。

大脚板走進右邊房間，一面慫慫地說：

「我跟你們弄點茶來吃！」

左邊房間裏楚楚地吸鴉片的的聲響，又清晰地傳了出來。劉老九停下裏烟的手，詫異地問：

「誰在燒鴉片？老安嗎？」

趙長生把啣着的烟袋移到嘴角上，露出微妙的笑容，輕聲地說：

「馮家燒成老同四麻子在裏面燒鴉片煙！」

劉老九臉色一沉，站起來問：

「老安喃？」

一面拿起烟盒烟袋，向右邊房間走去，那是原來的灶房，現在則兼作卻安娃臨時養傷的傷地方。趙長生當成一件趣事似的笑着回答：

「老安這傢伙才好笑哩，這夜了，他不好好躺着，借衝出去吃風！」

「出去了」劉老九吃驚地說。

大脚板走出灶房來，露出難過的样子說：

「唉，真嘔人！他這幾天心氣大得很，眼屎大的事情，就動不動發氣，剛才同他頂兩句，他就衝出去了，我下死勁拖他，都拖不住，……今晚你們兩位來得好，跟我勸一勸他，不然的話，我也在這里躡不下去了！」

劉老九截斷她這話，惱怒地問：

「他這時候出去的！」

大脚板神情委屈地回答：

「他衝出不久，長生哥他們就來了！」於是向趙長生問：「你剛才路上沒有碰見他嗎？」

「沒有，」趙長生取下烟袋，吐口口水，然後推測地說：「他怕到陳家么店子去了？」

劉老九冷冷地說：

「我就沒有碰見。」

「這才怪了！」大脚板納罕地說，於是又難測地笑道，「怕一定就躲在附近地方？」於是就笑着向劉老九趙長生懇求：「今晚費你兩位哥子的心，跟我找回來，好好開導他一番！」

劉老九沒有說話，只把烟袋烟盒揣好，就當先走了出去。趙長生啣着烟袋走在後面笑扯扯地說：

「這傢伙小孩子一樣，躲躲藏藏做啥嘛？」

月亮一到夜深，便越加明亮，田野裏，雖然籠有霧，但在近邊，有什麼人走動，却可以望得見的。劉老九推開籬笆門，四下望望，大聲地叫：

「老安你在哪裏？」

沒有人回答，只泉塘那邊有青蛙在一聲兩聲地叫着。

趙長生摘下烟袋，大聲笑着罵道：

「老安，你龜兒子東西盤着不出來，看老子等會找着不揍你！」

劉老九在屋前屋後，叫了一陣，不見答應，便憂愁地說：

「這走到哪裏去了呢？只有這兩條路。」

趙長生忽然問道：

「媽的，我看他一定躲在車房裏！」

劉老九搖着頭說：

「在那裡，哪有不答應的？」

趙長生叭了叭烟，然後說：

「我看他一定在車房裏睡著了！」

劉老九覺得他說的對，便朝車房走去，這間車房裏黑黑的，看不清楚，叫又沒人答應。趙長生便笑着說道：

「碰着兒子，叫人睬着牛屎馬屎的，等我拿個燈來！」

大腳板站在籬笆邊上，剛止地說：

「不要洩神了，也不會躲在那裏的！」

劉老九却在車房門口大聲地說：

「拿油燈子來照照再說！」

大腳板故意懶聲懶氣地說：

「看啥子嘛，他不會躲在那裏的！我好像看見他是朝汪家院子那條路走去了！」

趙長生拿去油燈子，劉老九接在手頭，首先走了進去。水車的大輪盤，靜靜地站在車房中間，因為自從禾稻黃熟以後，經過小半年都沒有使用，輪上和柱子都已結了蜘蛛網子了。只在牛馬拖輪盤走的圓形跑道上堆着不少的乾稻草。

大腳板走來車房門口譏諷地說：

「是不是沒有嘛，一眼就看明白了。」

趙長生啣着烟袋，笑着罵道：

「該不是他龜兒子東西怕冷，鑽進草裏去了！等老子滾翻翻草看。」

大脚板急忙阻止地說：

「不要鬧了！你剛起烟袋，會把草引燃的！」

「不會的，不會的。」趙長生把烟袋上的烟袋，裝在袋邊一點，就用雙手把堆起的乾稻草一掀，放齊的一條一條的草，便現了出來，同時一種才欲斷的扁柏香味，濃烈地鑽入的鼻子。趙長生取下列袋，接過劉老九手上的油壺子，便拿眼睛挨近去看一看，聳一聳鼻子。轉回頭來，向劉老九擠眉弄眼地說：

「你看着這不是扁柏嗎？」

大脚板厭煩地說：

「還有話看頭嘛，這錢人家馬七爺去年冬天就堆在這裏的！」

趙長生現出鬼精靈的樣子，譏笑地責備大脚板道：

「好說，去年冬天堆的，錢子入嘛？再問你，他哪裏買的？這橫順幾十里，除了

三濟寺公地上哪裏還有？」

劉老九也去細看了一下，然後鼻子裏冷笑地哼了一聲，裝做冷淡的神情說：

「管他們的鬼事做啥子？我們還是去找找佛老安冥冥！」一面就走出車房朝泉塘旁

邊走去。

趙長生很是氣憤，不甘休地說：

「不行，他殺過我們哇！」於是走在車房門口。喊道：「四麻子你來看看，這裏有奸東西哪！……真是他媽的缺牙巴咬蟲子蟲子！」

趙四麻子懶拖拖走了出來，帶着滿足的聲調，氣而派之地罵道：

「你媽的，你在亂鬧些什麼？你滾滾滾一點，這裏人家馮七爺的地力！」

趙長生走來拉汪四麻子，一壁壓低嗓子地說：

「你來看看，扁柏是喘個偷的？」

大脚板倒嚇地說：

「長生哥，話不好亂講的哇！我該人裏吃官司的啊！」

趙長生却不怕大脚板，小聲猶笑地說：

「看哪個說謊哪！」

走進車房，趙長生替四麻子打着油燈子，一面氣急地指點地說：

「你看，這不長新枝的嗎？這不長根三寸分長五寸的一樣大小嗎？」

汪四麻子也停停細細地瞧，但並不回答什麼。

這時馮老爺已被大脚板叫到車房門口來了，厲聲喝道：

「你們在我車房裏搞些什麼？」

汪四麻子抬起頭來，連忙陪笑道：



「我默倒，卻安娃躲在這裏，不肯進屋子，原來是……一堆木料，有啥子看頭嘛，簡直發瘋了！」一面埋怨着趙長生。

趙長生見汪四麻子，並不支持地，反而怪他多事，同時又見馮七爺銖青見骨的臉上，正睜大起細長的眼睛，怒氣勃勃地盯着他。他害怕起來，現出一臉惶恐的顏色，不敢說一句話。馮七爺走到他的面前來，大聲喝罵：

「你剛才在鬧啥子？」

趙長生滿臉通紅，回答不出一句。大脚板從旁硬邦邦地說：

「他才怪哩，明明是街上買回來的，他們要說其偷的，」

汪四麻子從旁附和他說：

「當家的哩，這樣的柏樹料子街上借少，幾百吊把錢要買多少去了，老實說，人家七爺幾家裏都買得起，借偷這一點！」

「西京爾你屎滾多了！」

馮七爺一面罵，一面打趙長生一記耳光。

趙七爺提著手裏的皮鞭子，神情現得十分窩屈，咕咕嚕嚕地說：

「我又沒有提名提姓，說你偷呢！」

「你算敢提名提姓哈！」

馮七爺又拍前打趙長生一耳光。

大脚板做模倣地揮着馮七爺：

「你老人家息氣一點，這樣手會打痛的！」一面又責備趙長生：「長生哥也是你不聽我勸！無憑口說惹些事情！」

汪四麻子也从旁勸道：

「七爺，他蠢頭蠢腦的，你饒他一手算了！」

馮七爺拿跟大脚板在四麻子勸出車房，一邊偕回頭來，大聲虎喝道：

「只要你再這樣沒眉沒眼地亂講，看我不叫開了閣起你！」

這時劉雲亮突然在泉塘那邊發出忿怒而又顫抖的聲音：

「你痛快！油壺上來照照看，是不是老老跳水了？這裏有一堆衣裳！」

汪四麻子同大脚板趕着油壺子去，趙長生垂頭喪氣地尾在後頭。

劉雲亮把兩面衣衫，對雲亮看了一下，立即塞在大脚板鼻子跟前，怒不可地吼道：

「你看看，這是哪一個的？」

大脚板把衣裳看了一下，又望一望身邊的泉塘，明白卻安娃真的跳了水了，而且明白自己的環境，只有啼哭才能息人的怒，便悲哀地說：

「我的天，當真跳水了麼？」接着流出眼淚：「我求求你們，快跟我救起來，一定借救得活的。」

汪四麻子爲難地說：

「這樣冷，咱個好下去嘍！」接着又小聲埋怨道：「真是討厭，死了都借要害人！」

劉老九則不聲不響地脫下衣裳，褲子，赤條條地跳下泉塘去。他在水裏打了幾個旋頭，像鴉子似地浮了上來，吐一口氣，又鑽了下來，約莫二十分鐘，才把仰安娃的屍體托到岸邊，由道長和汪四麻子幫着拖了上來。最後知道救不活了，大脚板想到丈夫平素的怪症，每日的吃食全部歸她，一個也沒用過，便昏與呆了起來，一面拭鼻流眼淚，一面數數落落地哭：

「我的好夫，你個窮鬼這樣苦呀……在生的時候，沒有享過一嘴肉……」

劉老九拿一件破衣裳披乾身上，穿好衣褲，氣勢洶洶地走到大脚板面前吼道：

「不要講這些話了，我問你，你今晚個個把個家跳水的？有一句含糊，我決不同你甘休！」

大脚板十分害怕，哽哽噎噎地哭着說：

「九哥，你不要錯怪了人……我沒有病的……這樣只怪……馮七爺……他害了他……」

劉老九把拳一晃，切齒地說：

「老子去同他算賬！」

趙長生立刻跟在後面，烘拉拉大聲叫道：

「這樣逼死人，老子非揍死他不可！」

汪四麻子趕忙拉住劉老九不放，大聲地勸：

「這行不得兇呀！行不得兇呀！」

劉老九掙開了，汪四麻子又來攔，便惱怒地用力一擡，汪四麻子打了一個偏偏，登時立不住足，便碰統一聲栽倒旱塘裏邊去了。

劉老九和趙長生都沒有理睬他，只一直朝仰安娃住的屋子衝去。

馮七爺已不見了。劉老九和趙長生上緊着，看看屋下也沒有人，趙長生抓着枕頭便碰的一聲，把烟燈全杯連同烟筒，屋子也立時黑暗了。

劉老九跑到姓馮家裏，見姓馮家裏也空無一人，劉老九朝外面跑着，當先朝外面跑着，喊：

「狗入的，一定是同姓馮了，我們去捉他！」

劉老九也隨手把門鎖了，劉老九和趙長生，跟着跑了出去。

田野裏翠雀白芍藥芍藥，一切草兒，嘩嘩嘩嘩的。

胡豆花豔豔花油油，正午時中雷雷地響着。

杜鵑一啼聲，正一聲聲悲哀地從遠處送了過來。

